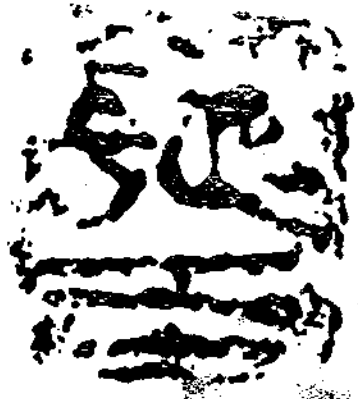


會
同
入
會



東陽縣王公



封面鉢印七方，皆羅縣陳介祺所藏鉢印之巨者。見十鐘山房印舉中。首一方乃王戎兵器四字，疑兵器之飾。而陳氏誤收之。

燕大月刊四字，乃集北魏熒陽鄭氏碑成之。

燕大月刊

第五卷
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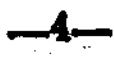
目次

頁數

攝影.....	(二幅)	趙澄
四記楊惠之塑像.....	一	顧頡剛
別燕雜詩.....		王桐齡
無產階級獨裁制論.....	一五	胡慶育譯
悼.....		又彌女士
西部土耳其斯坦之歷史.....	二三	韓叔信
軌道旁邊.....		夢夢女士
文章流別論與翰林論.....	四七	郭紹虞
節譯王爾德的朵倫骨勒.....		夏斧心
中國政治思想的趨勢.....	五一	斯頌德

北行的早上.....	落 漠
土耳其的印象.....	六三..... 鄭景玄譯
玉樓春.....	蠶 華 等
宋代婚俗零考.....	七一..... 初 白
哈蒲浩底社會思想.....	七五..... 李 宅 宅
雨天..... 心琴 翠綠 女士合譯
初愛的真.....	七八..... 謝 冰 季
木蘭花..... 胡容光等
川遊心影錄.....	九三..... 流水女士
冬日楓湖雜詩..... 也 彌 等
病中隨筆.....	一〇一..... 巨 淵
訪菊..... 方 潛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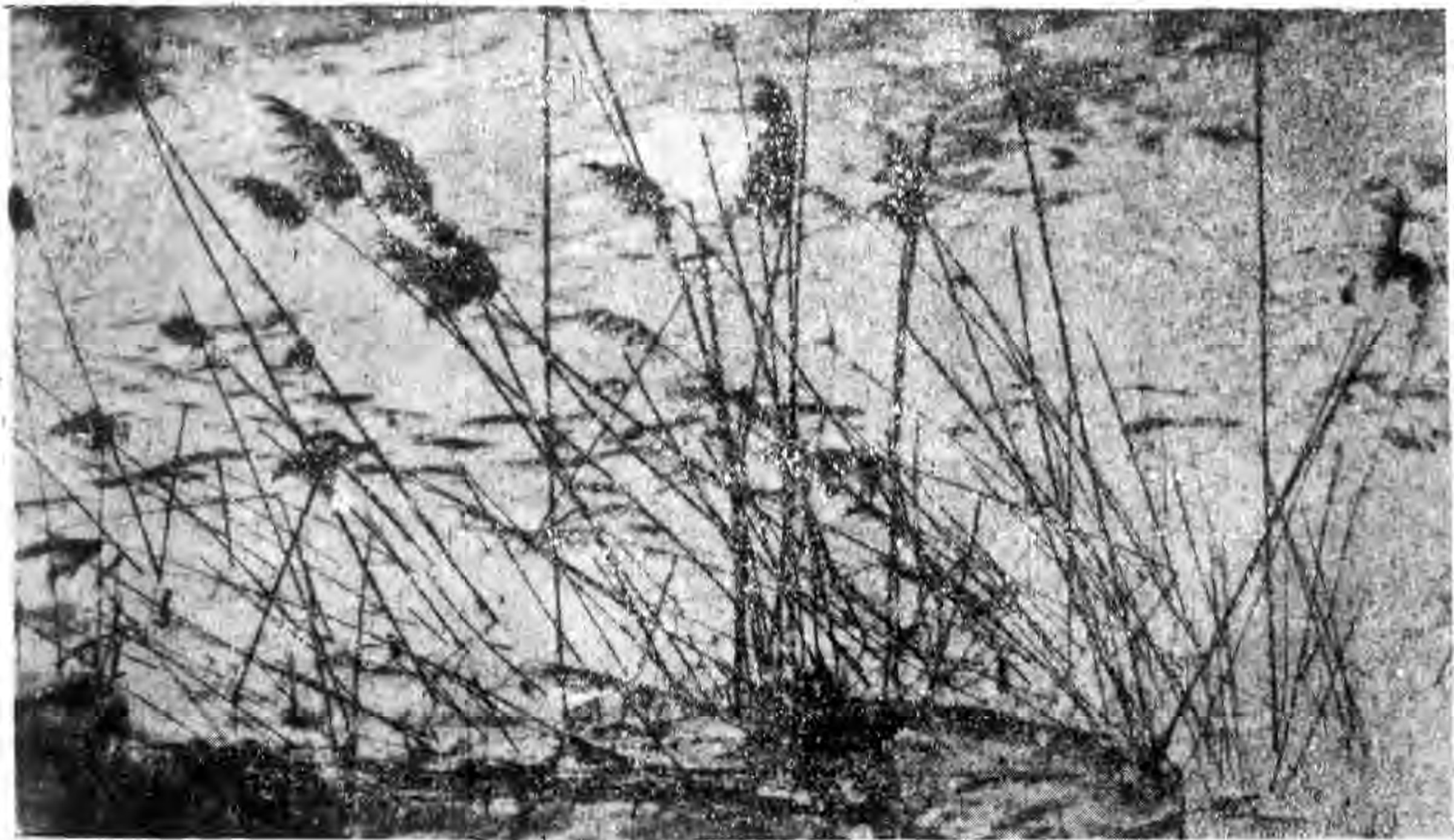
追悔·····	一〇九	陸佳女士
生之歡樂·····	一一九	朱賓文譯
慷慨·····	一二一	雨初女士
最後的懺悔·····	一三九	田泉
聖誕故事·····	一四七	清溪女士
編後·····	一五八	編者





散 牧

趙 澄



細弱

趙澄

四記楊惠之塑像

顧頡剛

民國十二年六月，我爲了江蘇句直鎮保聖寺中的唐楊惠之之塑的羅漢像快要跟着大殿一齊坍塌了，曾作記楊惠之塑羅漢像一文投載努力週刊，爲一千年前的藝術品呼救。可是，雖承蔡子民先生們的好意，商議保存的辦法，究竟大家都不是富裕的人，湊不成一宗巨款；到後來只由鎮上鄉董把五尊較爲完整的像拆下，放在寺旁的陸龜蒙祠內，就算完事。

就在這年的十二月，我又把搜集到的楊惠之之塑像的史料和幾幅保聖寺羅漢像的照片送登小說月報，這一次卻發生了較大的影響。日本美術史專家大村西厓先生知道了，特地請求政府資助，到中國來考察。他究竟是一個專家，不同我們的但有直覺的欣賞，所以他在塑像之外更注意到塑壁（即像的背景，亦稱「海山」），以爲這是極殊特的，回國之後做成了一部「塑壁殘影」，並把這寺的源流，以及楊惠之之能否塑造十八羅漢，大殿是何時建築的這些問題作爲詳密的研究。他的結論，以爲楊惠之之時尚沒有十八羅漢之名，這寺的大殿亦爲宋代所造；但看羅漢像的作風和山峯的皴法確與唐人的畫法相似，當是楊氏曾塑數尊，其餘出後人續作；至大殿則當是宋代就原址拆

卸重建，而未將塑像移動的。（原書不在手頭，就記憶中寫其大意，或有誤。）這部書出版後，爲葉玉虎先生所見，驚其精妙，請於蔡子民先生，由大學院撥款萬元，又另籌萬元，建築保聖寺古物館，聘請專家修繕塑壁，移像其中。現在大約已動工了。

十五年六月中，我因幾年來又收得了楊氏的故事不少，作了一篇楊惠之塑像續記，登載現代評論八十二期。

本年八月，又到角直（舊名甫里）遊玩了一次。我的姨丈朱蘊石先生是這個鎮上的耆碩，搜羅本地掌故最多，我便在他那邊借看了以下幾部書：

吳郡甫里志十二卷——陳惟中編，康熙壬午（四一，西元一七〇二）刊本。（此書即大村先生在中國購得者。）

吳郡甫里志二十四卷——彭方舟編，乾隆乙酉（三〇，一七六五）刊本。

吳郡甫里人物考二十二卷——徐達源（嘉慶時人）編，舊鈔本。

甫里志十冊——許起（咸同光間人）編，稿本。

崑新兩縣續修合志五十二卷——金吳澗等修，光緒庚辰（六，一八八〇）刊本。

在以上許多書裏又給我尋出不少材料。我久想聯貫成爲一文，卒卒未暇。現在借着燕大月刊的索稿，抽出些功夫寫了。因爲這一篇是我爲楊氏塑像作文的第四次，故題作「四記」。

現在先說崑山慧聚寺的楊塑天王像。

我們知道慧聚寺有楊塑，始於宋龔明之的中吳紀聞的記載：

慧聚寺有毘沙門天王像，形模如生，乃唐楊惠之所作。惠之初學畫，見吳道子藝甚高，遂更爲塑工，亦能名天下。徐稚山侍郎以此像得塑中三昧，嘗記其事，謂其傍二侍女尤佳，且戒後人不可妄加修飾。近爲一俗工修治，遂失初意。

又周必大的二老堂雜志中也有一段說起慧聚寺的唐塑的：

紹興戊寅，予在崑山，同邑宰程沂詠之遊山寺，寺名慧聚，負山爲屋，氣象粗麗。唐朝塑像猶有存者。舊傳陸探微壁畫，今漫滅不可辨。

我爲看了中吳紀聞的記載，曾於民國十一年到崑山（一名馬鞍山）下訪過慧聚寺。片椽不存，悼歎而歸。今覽崑新合志，乃知這個寺是早已燬廢了的。志云：

慧聚教寺在馬鞍山下。梁天監十年，……武帝勅建寺，……敷張僧繇繪神于兩壁，繪龍于四柱。唐會昌中，寺廢，以柱藏郡中。大中三年，刺史韋曜奏復建寺，並建天王堂，……以柱還寺。中有素琴堂，巖隱堂，……月華閣，夕秀軒，……諸勝。半壘石爲虛閣，縹緲如仙府。宋淳熙中，一夕雷火，自唐以來，名賢題詠碑刻及楊惠之天王像，李後主所書扁

榜悉燼。(卷十一)

讀此可以知道楊惠之的塑像是宋淳熙中(一一七四—八九)燒掉的。周必大的遊覽在紹興戊寅(一一五八)，龔明之的記載在淳熙元年(一一七四，紀聞的序作于此年)前。他們看見了不多時，這個像就化爲烏有了！但他們的記載留着，大家輾轉引用，鬚髯慧聚寺的楊塑到現在還存在似的，這可冤人了！

在崑新合志這段記載裏，我們竟發見了楊惠之的年代的疑竇。宋王謙書語林云：

北邱山玄元觀南有老君廟，……神仙塑像，皆開元中楊惠之所製。……(卷五)

又宋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云：

楊惠之，……唐開元中，與吳道子同師張僧繇筆迹，號爲畫友。

他們都說楊氏は開元(七一三—七四)間人。但崑新合志中卻說：

大中三年，刺史韋曙奏復建寺，並建天王堂。

宋淳熙中，一夕雷火，……楊惠之天王像……燼。

則天子堂是大中三年(八四九)建的；有了天王堂纔有天王像，則楊惠之竟是開元後百餘年的人了。這決不是志書錯講，因爲還有唐王洙天王堂記一文可證：

有釋氏子宅于馬鞍山下者，一日忽扣太原王生洙，……曰，「欲以天王堂事勞筆端」。謹

按，釋氏書云，「天王生于闍國，作兒童時猶能血鏃射妖。遂去走天竺，遇金仙子，授記護闍浮提，補多聞王。騰雲跨漢，鞭鬼捩魔，霞幟雪戟，指勾摧泮，竟鎮妙高北面水晶宮中爲藥文官長」。吁，奇怪事。孔門弟子慙於語！然儒以正直爲神，今天王能射妖摧魔，用壯護世，是亦正直也，復何慙之哉！按馬鞍山踴出平原中，……釋氏築室，鑿倚山半。今天王堂實翼西北隅，塑狀嶽聳，屹然峙空，金精犇環，力溢膺腕；毘卒象伍，作爲部落；堂宇宏麗，四簷飛翬，口麻靈庇；像若睥睨，披甲擔戈，立于烟霧。洵因勞其費。進曰：「非某力能，皆邑民爲之：塑實成于張宏度，堂實成于俞師甫」。吁，大凡力于耕者一人，切切于穫者三人，豈偶然于天王哉！釋氏子：姓闕號清建，姓趙號良顯。時大中三年記。（合志卷十一引）

讀這篇記，可知這個天王堂和天王像是僧清建良顯向邑人俞師甫張宏度捐了錢來造的，這時是大中三年。如果天王像確是張宏度捐了錢請楊惠之來塑的，則他乃是晚唐人物而不是中唐人物無疑。宋後諸書說他是開元時人，這不過因爲他和吳道子同負造像（書像與塑像）的大名，誤以爲他們是朋友，遂把吳道子的時代算作楊惠之的時代罷了。（上面記的張僧繇的壁畫，周必大說是陸探微，也是由於聯想的錯誤。）

從這篇記文裏看，可知楊惠之所造的天王像即是現在的金剛神，所以有「騰雲跨漢，鞭鬼捩

魔，霞織雪戟，指勾摧泮』及『金精粹環，力溢膺腕；若像睽瞍，按甲擔戈』的話。不過那時的像只有一個天王，後來變成四大天王（自給道致鈔襲了去，又變成了哼哈二將）。又現在的四大天王是專給佛寺看門的，而在晚唐尚不然，他有他自己的殿宇，故這篇記文裏有『釋氏築室，鑿倚山半，今天王堂實翼西北隅』及『堂宇宏麗，四簷飛翬』的話。至于徐林（稚山）說的『旁有二侍女尤佳』。現在的四大天王面前也有，只是各變為男女一對，並且分配為『酒，色，財，氣』四種象徵了。神祇和傳說的變遷常常有極可笑的，這也是一椿。

楊惠之的天王像只有三百四十年（八四九——一四七？）的壽命就毀滅了。就是不毀滅，也已給俗工們修壞了。其他無名的良工所造的天王像（北海公園內即有兩尊，筋肉和血脈表現得非常有精神）可不要讓它們再毀滅或修壞了纔好！

*

*

*

*

角直鎮離崑山只有三十六里。楊惠之如果不是江南人（他的籍貫現在還查不出；經他塑像的寺觀則多在今河南陝西兩省），如果他爲了造慧聚寺的天王像而特地到江南來的，則角直保聖寺的羅漢像當亦爲大中三年頃所塑，因爲那裏到崑山不過半天路程，儘可帶着做。

保聖寺的羅漢像爲楊惠之所造，我尙沒有找到很早的材料。大概因爲那個地方偏僻一點，去

的人不多之故。現在我已看見的材料，其中最早的要算是明許自昌（玄祐）的一段話：

保聖寺十八尊羅漢塑像，位置錯縱（當作「綜」）古雅，形模如生，乃唐朝楊惠之所作。惠之初與吳道子同師學畫，見道子藝高，爲天下第一手，遂更爲塑工，亦爲天下第一手。徐稚山侍郎謂其得塑中三昧。崑山慧聚寺毗沙門天王像亦是惠之所作；後爲俗工修治，遂失初意。吾里羅漢像雖歷朝粉飾，漸異原本，然古致猶存，爲別處所無。吳郡志及崑邑志俱載其事。（康熙甫里志卷十二雜記引）

在這一段裏，我們可以知道這十八尊羅漢在萬歷前（萬歷丁未—三五，一六〇七—許自昌年三十，見本志卷八）也有經「歷朝粉飾，漸異原本」的了。記其事的明代的崑邑志，今不易見。（阮元進呈書中有元楊德謙崑山郡志六卷，當在宛委別藏中，俟故宮圖書館開放，當取覽。）至范成大的吳郡志有汲古守山諸本，較易得，手頭未有，亦當覓覽也。

康熙甫里志內又有奚士柱（字中石。據徐達源甫里人物考卷二十流寓門，他是太倉嘉定人，康熙四十七年恩貢生）的保聖寺羅漢歌一首，雖未明揭塑像的人，但對於這些羅漢的形相的描寫很真切，值得鈔下來。（此歌，大村先生塑壁殘影中已鈔入，惟係節錄；今寫其全文。）

鰲擲鯨跳海水立，奔濤駭浪排天黑。隻履屢摩解踏蘆，走入空山僵面壁。應真五百自天台，苦憶於思老桷駭，遣教尋取少林道，瓶鉢隨身得得來。伊昔崑山海口揭，豕峰觸浪舟沈

沒。滄桑變定白蓮開，環繞蓮臺行脚歇。墟土流傳憑巧匠，攪擾支那匪一狀。擎拳踏步詫風魔，屈伸坐立紛相向。一僧呪鉢起龍珠，一僧飛錫擾於菟。獨撐赤掌擒山鬼，更感青龍賜雁奴。亭亭鹿女啣花薦，繡繡烏巢風撲面。鵝聽講時貝葉宣，猿驚定處松陰轉。半疑身悟辟支禪，又似心皈淨土蓮。竭來震旦空嘶亂，說是靈山十八賢。色空空色原無相，游戲神通何跌宕。瞿曇冷坐笑拈花，笑殺空門此亦障。圓頂岐嶷白足嘉，羣狀掛塔會龍華。精靈脫去遺軀在，擁護梵雲帝釋家。甫里千秋鎮名蹟，吳中少此奇搏埴。低眉努目互莊嚴，雷斧風斤誰肖得。肖得形骸併性靈，伐毛洗髓真寧馨。寫生不數三毫類，諦視如開十幅屏。肖像傳聞羅漢度，神鑱鬼刻當年塑。徘徊展拜炙芳徽，飯心謾向天台路。（卷五）

此詩先說達摩渡海到中國的事；又說那時的崑山（山上有黑石如豕，故又稱豕峰）是海口（上海一帶還沒有成陸地），羅漢們爲尋達摩而來，上岸之後，就在崑山附近的白蓮禪院裏歇脚。（保聖寺與白蓮禪院毗鄰，歸有光等以爲兩寺本一寺，甫里志辨之）。次寫羅漢狀貌，有降龍的，有伏虎的，有捉鬼的，有看雁的；羅漢以外又有亭亭的牝鹿，有聽講的鵝，有驚定的猿。底下讚歎塑工的神妙，以爲把羅漢們的形骸與性靈一併肖得了。又謂「肖像傳聞羅漢度，神鑱鬼刻當年塑」，似說在塑像的時候會有羅漢現形的事。這或者因爲塑得太有精神，故民間有此傳說，亦未可知。

民國七年，我第一次到角直的時候，保聖寺的大殿尙未坍塌。友人告我，「這十八尊羅漢，下面一排都曾經過修飾，只有上面的四尊還是楊惠之的『原蹟』。這沒有修飾過的四尊，我後來去時已經塌壞了。」

(摩達是疑——坐跌)



兩尊，我也想不全了，只記得一尊在趺坐，一尊在題壁

，一尊在高欄（即奚氏詩中所謂『更或青曠睇雁奴』的

）；還有一尊不知什麼樣子，問別人也不知道。這題壁的一尊給我的印象好深，他一手捧着袖子



(龍降)

(颯 高)

，一手舉筆在山石上寫字，因為站得很高，我們看不見他的面目，只覺得他正在全神貫注地寫。可惜他的地位是在殿的西北角的後軒之下，而這一角最先塌，所以我第二次去時就看不到了。現在牆下的六尊，跌坐的一尊與高颯的一尊都在內。他們沒有經過修飾（因為地位很高，平常不易



受損；又在西壁的中央，殿塌到中央時早拆下了；他們還保存得一千年的老樣子，是全國稀有的名塑像！

降龍和伏虎兩尊，現在全塌了，但我都看見。他們都在下層，曾經受過多次的修飾。尤其是伏虎一尊，因為角直地方有一種傳說，凡新年中，小孩子到保聖寺去（保聖寺在新年中是全鎮最熱鬧的市場，和北平的廠甸一樣），把這隻泥老虎摸上一摸的，就可得一年的壯健。小孩子摸不

到，和尚們便做了一個木梯，讓他們站在梯上去摸，於是伏虎的一尊是常常需要修繕的了。我看見的時候，這尊羅漢毫無意思，同別個寺院裏的差不多，不過旁邊這隻老虎還大而已。降龍的一尊則雖經修飾，還是精神飽滿的（但筋肉已沒有充分表現，色彩亦不濃厚）；這條龍蟠在梁上，更覺天矯有致。猜想當初的真蹟，不知有怎樣地好。可憐現在連這修飾過的也不復存在了！

至於歌中說的『赤掌擒山鬼，鹿女啣花薦』，以及猿，鵝之類，我都想不起。不知道是我看了忘記了呢？還是我看見的十八羅漢的樣子已經不是完全奚士柱時代的樣子呢？

許起的甫里志稿中有他自著的甫里兵災新詠三十首，詠咸豐十年太平軍到角直，焚殺一晝夜的事。其第二十二首云：

一裹朱提佛脚藏，偏來蒐索贊公房。守錢虜認阿羅漢，却用吳鈞作道場。（注）某甲匿番軼三百枚於保聖寺羅漢像中，賊跡得之，云，『佛既貪貨，難逃殺劫！』遂戕裝塑。

可見在太平天國的時候，羅漢像也會給兵士打壞過。

*

*

*

*

楊惠之的一生，塑作的種類，就我們現在尋到的，有以下這許多：

（甲）佛教像：

1. 五百羅漢（在河南府廣愛寺，見五代名畫補遺）

2. 楞伽山（同上，同上）

3. 羅漢（保聖寺的）

4. 維摩（在鳳翔天柱寺，見蘇軾詩；又汴州相國寺，見五代名畫補遺）

5. 千手觀音（見太平清話）

6. 天王（慧聚寺的）

7. 涅槃鬼神（在千福寺，見歷代名畫記，這是畫的）

8. 大殿佛像

9. 枝條千佛

10. 經藏院殿後三門二神（以上三條俱見五代名畫補遺）

（乙）道教像：

1. 玉皇（在京兆府北華觀，見五代名畫補遺）

2. 神仙（在北邙山老君廟，見唐語林）

（丙）人像

1. 優人留盃亭（見五代名畫補遺）

（丁）塑壁（如廣愛寺的楞伽山及保聖寺的海山）

他是一個藝術天才，他塑佛像，塑神仙像，塑人像和海山，哪一件不受觀者的熱烈的贊賞。但祈禱者來把它們傷殘了，俗工來把它們塗壞了，糾糾武夫來又把它們搗毀了；到現在，除了角直保聖寺還留得兩個真蹟之外，再有什麼遺留的？如果我們這保存的工作能早做十年，至少還多留得兩個。現在呢，好不容易傳了一千年的，竟在這十年中消滅了！

唉，我們不要悲歎這已倒壞的罷！我們如再不急起做保存古物的工作，則後此的十年二十年，中不知又有多少古代作家的藝術品要消失了！存留了千百年的，到我們的世裏而滅亡，這豈非我們之恥？

聽說自從去年國民政府禁止淫祀之後，凡西北軍所在的地方把佛教道教的廟宇很多拆了，把佛像都打壞了。武人來干預文化的設施，我總覺得是可以害怕的一件事。在這一年裏，古代的藝術作品不知毀壞了多少！國家沒有設立博物院，不得已而把這些東西保存於寺院，現在連寺院中也不許保存了！結果，迷信未必能打倒，而先民的藝術的遺產則真的打倒了，唉！

十八，十二，十五。

自寫此文，即尋得范成大吳郡志，其中有想不到的新材料，足以推翻我的論斷的。因稿已發排，不便追改。下一期中當作『五記楊惠之的塑像』一文，重新考證一下。

十二月廿一日，頤剛又記。

別長三小館

伴食君家幾百回 朝朝把盞夜銜杯
酸鹹甘苦都嘗遍 此後先生再不來

別西郊車夫

三年往返百餘次 勞動諸君三百回
從此東歸不復返 諸君亦有息肩時

別西交馬路

衝風冒雪幾多回 滿臉塵沙滿鬢灰
博得室人開口笑 這番休再作泥胎

回察院胡同小寓

報道先生歸故山 迎門老犬也開顏
搖頭擺尾向人笑 似說今朝是永遠

其二

稚子依依牽我衣 老妻一笑也開眉
從今穩向家中坐 莫管人間是與非

寄小照吳贈校長司徒校務長

秀才人情紙半張 不堪懸掛故人堂
三年只覺難爲別 留與先生補畫牆

無產階級獨裁制論

I. Stalin

胡慶育譯

這是 I. Stalin 底 *The Theory and Proctse of Leninism* 底第二章。我以對於無產階級獨裁制底理論，解說得非常透澈，而同時又能自成首尾，所以把牠翻譯出來，以供一般對於我們底鄰國蘇聯底政治制度底理論的基礎，具有研究興味的朋友們底瀏覽。

譯者附識

我將這個問題，分爲下述的三方面來說：第一，我們把無產階級獨裁制，看作了無產階級革命底工具；第二，我們把無產階級獨裁制，看作了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絕對支配權；第三，我們把蘇維埃制度之下的權力機關，看作了實行無產階級獨裁制的國家形式。

1. 當作無產階級革命底工具看的無產階級獨裁制

在無產階級革命之諸問題當中，無產階級獨裁制這個問題實含有一種根本上的重大意義。只

有靠着無產階級獨裁制爲工具，無產階級革命，牠的運動，展開，和勝利。才可以實現化。無產階級獨裁制乃是無產階級革命底主要支柱，機關，和工具；而牠的主要目的，則爲：（1）掃除那根深蒂固的剝削階級底反抗；（2）集中一切的革命的勝利勢力；（3）因以完成革命，和（4）致社會主義於完全勝利之境。革命可以離開了無產階級獨裁制，而打倒了資產階級底權威；但是假如當牠發展到了某種階段的時候，而牠仍舊不去樹立出一種特殊的機關——即無產階級獨裁制——以爲牠自身的根本支柱，則牠一定不能夠將資產階級底抵抗力，打得粉碎，保守着牠自身的勝利，而一步一步地向着社會主義那方面走。

列寧說，「革命底主要問題，便是權力問題」。這句話底意義是：奪得政權之後，革命便算完成了嗎？牠的意義絕不是這樣的，政權底奪得不過是革命底開始罷了。專就某一個單獨的國家而言，資產階級底權力雖被打倒；但是資產階級底本身則仍然存在如故；而且爲了其他的某種原因，他們的勢力反而較之那曾經將他們打倒的無產階級底勢力，大見增加。這便是我們之所以保障我們的權力，集中我們的權力，和致之於萬金的境地之原因。怎樣我們才可以辦到這層呢？這個問題底答案是：我們一定要完成了下列的三個在革命剛剛告成，無產階級獨裁制剛剛樹立的期間當中，而即浮現出來功作：

（一）打倒一切的曾因革命之發生而橫被剝削的大地主和資本家底抵抗力，和將他們的恢復資本

主義底威勢的企圖，掃數剷除；

(二)以下述的兩種方法，組織社會主義的改造工作：(甲)將一切的勞働者，集中於無產階級底旗幟之下，(乙)以漸進的程序，促成階級底消滅；

(三)將革命的民衆給武裝化，和將革命的軍隊給組織起來，藉以抵禦外在的敵人——即帝國主義者。

爲了完成上述的三種工作起見，無產階級獨裁制底樹立，乃是絕對地必要的。

列寧說：「從資本主義轉到社會主義的過度時期，代表著一個整個的歷史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尚未完成的期間當中，那些剝削者一定會從日至日地抱着一種恢復舊制的希望；而這種希望也就從日至日地發爲種種的恢復舊制的企圖。在他們業已受有他們的第一次的很嚴重的失敗之後，那些不肯以失敗者自居的剝削者，那些對於他們自身的失敗之可能性，全加否認的剝削者，反而加倍了他們自身的精力，敵愾，和那絕無調和餘地的仇恨，因而再進一步地和無產階級底民衆們，作殊死戰，藉以恢復他們那業已失去的「樂園」，藉以奪得他們的家族——在從前的時候，他們的家族會經過一種很安適的生活；但是到了現在，他們却受着一般「暴徒」之壓迫而倍覺艱苦，倍受欺凌了。（這便是說：他們現在也要從事於一般普通的勞力了）底幸福……」

「時至現在，還有一般步着這些剝削者之後塵而爲之搖旗吶喊的人們。這便是一般小資產階級」

級。底。份。子。各。國。底。經。驗。都。是。這。樣。的。告。訴。我。們：他。們。這。些。人。乃。是。永。遠。站。立。在。一。種。隨。時。變。化。隨。時。動。搖。的。情。形。當。中。的。在。今。日，他。們。接。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但。是。到。了。明。天，只。要。是。他。們。認。清。了。無。產。階。級。革。命。之。困。難，遇。着。勞。働。者。們。底。一。時。的。失。敗。和。衰。退，他。們。馬。上。便。會。發。生。了。一。種。左。右。兩。難。不。知。所。措。的。心。理，因。而。亂。碰。亂。撞，叫。苦。連。天，時。而。倒。向。這。個。陣。營，時。而。倒。向。那。個。陣。營。底。仇。敵」。（見無產階級革命）。

到了現在，資產階級底權力雖被推翻；但是他們仍舊是享有種種的恢復舊制的機會，因為，他們底權力雖被推翻，而他們底自身則仍然存在如故，而且在未來的某個很長的期間當中，他們底勢力還一定是較之那些將他們的權力推翻的無產階級底勢力，強大得多。

列寧說：「假如那些剝削者只是在某一個國家當中被我們打倒——這乃是很常出現的一件事，因為，好幾個國家同時發生革命，只是一種例外——則他們的勢力，一定會較之一般被剝削者底勢力，還要強大。」（見同前書）。

那些曾經一度失勢的資產階級底力量，到底寄託在什麼地方呢？

第一，「他們的力量寄託在國際資本的權力上；寄託在各資產階級底國際連鎖底力量上」（

見左派的共產主義 *Left Wins Communism*）

第二就事實而言，「在革命剛告成功的某個很長的期間當中，那些剝削者還一定會擁有下列

的無數的優點：貨幣——這斷不是一時所能取消的；具有相當價值的動產；交遊富廣；經濟組織和經濟行政上的特殊技能；行政秘訣之諳悉；教育程度優越；與技師階級間——這個階級在思想和在行動上都是帶着一種資產階級底色彩的——存有一種特殊的關係；以及其他……」（見無產階級革命）。

第三，他們的勢力乃是寄託在「習慣底力量」上的，在「小生產」Petty Production 底力量上的，因為，現在不幸得很，這種「小生產」不獨是繼續存在着，而同時還接連不斷地，日復一日地，和自然而然地供給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以一種生氣。「禁遏一切的階級區別」的意義，並不是將大地主和資本家驅逐出去，便算了事，而同時我們還要致力於「商品底小生產者」Petty Producers of Commodities 之剷除。我們現在不能夠將這些小生產者，驅除出去；我們所可致力的只是：和他們合作；將他們改造——這是很可能的——和予他們以一種新的教育。但是這乃是要借着一種很慢的和细心的組織工作，才可以辦得到的」（看左派的共產主義）。

因此，列甯便這樣地說道：

「無產階級獨裁制，乃是一個新的階級用以抵抗他們的較之他們的自身的勢力還要偉大的敵人。即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被打倒之後，他們的勢力反較前增加了十倍的最英偉的，和最激烈的。」

一場戰爭……無產階級獨裁制。乃是一種全無顧忌的戰爭。她有時須要流血的。有時是無須乎流血的；有時是橫暴的，有時是和平的；是軍事的，同時也是經濟的；是教育的，同時也是行政的；至其目的，則不外乎是對於舊的秩序底勢力和傳統習尚之痛擊。」（見左派的共產主義。）

這種工作決不是很急遽的，或者是在幾年的期間當中，便可完成的。這乃是很明顯的一件事。爲了這個原故，我們便應該把無產階級底獨裁期間——即由資本主義轉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期間——看作了一個充滿了內爭和外患，充滿了經濟的改組和改建，充滿了抵抗和退避，和充滿了勝利和敗北的整個的歷史時代；而不應該把他看作了一種充滿了極端的革命事業和革命命令的過渡時代。這個歷史的時代之所以含有必要性的原因，不只是因爲他能夠創造出一種新的經濟上和文藝上的情感，藉以促進社會主義底完成；而更是因爲：（一）他能夠供給無產階級底民衆們，以一種新的教育，俾能對於國家之治理重責，勝任愉快；（二）他能夠改造小資產階級底民衆們，和給予他們以一種新的教育，藉以促成一種社會主義的生產組織。

馬克斯曾經對於勞動者們，發表過下面的言論：「你們的工作，不只是一要改變社會的關係；而同時還要致力於他們自己之改造，藉以成爲一種政治上的優越者。爲了這種工作之完成，他們也許要透過了一種長約二十年——甚而至於五十年——的內國戰爭和國際戰爭的時期。」

對於馬克斯底這種思想，列甯復加以引伸道：

「在無產階級獨裁制底統治之下，我們一定要對於無數的小資產階級底份子，農人，小地主，執行政務者，吏員，和資產階級底智識份子，予以一種新的教育；我們一定要讓這些人們屈伏於蘇維埃式的國家之下，和承受着無產階級底監督，藉以消滅他們那些含有資產階級的習慣和傳統行爲，利用着同樣的方法，和在一種長期間的舊鬥當中，我們也一定要對於無產階級底民衆之自身，予以一種新的教育，因爲，在當初的時候，他們也是染有一些資產階級底偏見的。促成這個目的的方法，雖有種種——例如未來的新世界底秩序之宣傳，口號，革命，和命令之頒佈等等——但是他的程序，却一定要是一個對於無數的小資產階級底影響力加抵抗的長期間的和困難萬分的鬥爭程序。」（見左派的共產主義）

（未完）

悼……

又彌女士

雨綿綿，

點點滴滴。

夜深了，

微風過處，

殘燭暗垂淚。

落葉蔽蔽，

更惹起這夢一般的心迹。

往事渺茫，似烟般暗中消逝，

死，於你是生的一段收場；

於人，留下永難抹去的回想，

落葉侵窗，

細雨中我似聽到你的聲響；

我已呈厭倦，

對人生，再無勇力向前；

過去的相知相戀，

從前的交感靈泉，

似共『永別』一聲俱遠。

遺下的……

只有碎心和枯竭的淚源。

夜深了，

殘燭還垂淚，

形影孤寂，

追懷往事，幽恨更向誰申說！

對此淒涼苦雨，

魂若有知，

當悔此生相知過深切。

十八，八，五。雨夜燕大

西部土耳其斯坦之歷史

韓叔信

(1) 緒言

西部土耳其斯坦 (West Turkestan) 介於新疆與裏海之間，地廣人稀，多爲遊牧民族所居。以該地居民無固有之歷史，故今日研究其歷史者，殊覺困難。其史前人類之活動狀況，已不可考；對於其有史以後之情形，吾人今日除由中國史書上之記載，略窺其端倪外，惟有靠西洋學者對於該地調查之結果及遊記，以作吾人研究之參考。

據地學家之調查，西部土耳其斯坦古昔爲洋海、滄水之地，今日之裏海、鹹海等大澤，即其遺跡。○考古家謂一萬年以前，該地即有人類居住，相傳最初來居者，爲米索波達米亞人 (Mesopotamians) 其後漢族，蒙古族，韃靼族 (Tartars)，土耳其族 (Turks)，曾先後佔據該地甚久。最初之 Bactria 人，羅馬人 稱之爲 Tartary，其遺族即 Turkoman 人。該地居民之文化程度，曾有相當之成績，在十四世紀之末及十五世紀之初，爲其黃金時代，惜因戰爭頻仍，統治非法，其有價值之文物，多不能保存永久，故今日所遺留者，爲數已甚少。(註一) 實研究該地歷史者之大不幸也。

西部土耳其斯坦之歷史，吾人雖可由中外史書上求得之，但各史書之記載，多爲斷片之史料，實不能給吾人一概括之觀念；即欲作有系統之敘述，亦爲事實所不許；茲爲便於研究起見，將該地之歷史分述其大略於后。

(二) 未屬俄以前之西部土耳其斯坦

西部土耳其斯坦之史前情狀，已如上述；茲再就中國史書上記載，略述其未屬俄以前之狀況於下：

(1) 秦以前之傳說

關於秦以前西部土耳其斯坦之史料，頗有不能令吾人完全置信者，故吾定其名爲傳說，而不認其爲完全之事實。竹書紀年卷上，謂「帝堯陶書氏十六年（紀元前三三四三），渠搜氏來賓」。按渠搜爲土耳其斯坦之費爾加拿省，果如竹書紀年所載，則帝堯時該地曾與中國發生關係。書經禹貢曾記渠搜之名，是有夏一代，渠搜仍然存在。其後渠搜之名復見於周書。周成王時，渠搜國會獻貢物（見於中華古今註卷下），是渠搜國至是猶與中國發生關係。穆天子傳曾記穆王遊西王母之邦，按張星烺先生之解釋西王母之邦，當在今西部土耳其斯坦撒馬兒罕之附近，西王母爲部落之名，其酋長亦以此名之；後人謂西王母爲婦人者，乃見文生義之談，非可置信也。（註二）

由以上所述，關於西部土耳其斯坦之傳說，吾人雖不能完全信爲事實，但謂其於秦以前即與中國發生關係，似可無疑。但各種書籍之記載，除述其與中國相互之交通外，對於該地人民之生活狀況，與夫政治文化進展之程度，則多謂焉不詳，吾人研究秦以前該地之歷史者，甚難得完美之史料也。

(2) 兩漢時代之西部土耳其斯坦

西部土耳其斯坦在兩漢時代，爲大宛，康居，二國之全境，烏孫之西部及大月氏與安息之北部。漢武帝時曾遣張騫出使西域各國，據史記大宛傳及漢書西域傳之記載，大宛（即俄屬費爾加拿省）通漢以後，漢數遣使前往。並謂「大宛故產善馬，上（武帝）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會漢使還，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上遣壯士持千金併金馬以請，宛王不肯。漢使怒，攜金馬以去，宛人殺之，上以李廣利爲貳師將軍，大發兵伐宛，宛殺其王以降，漢立昧蔡爲宛王而去（紀元前一〇二）。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腴，使國人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而遺其子入質於漢。漢因遣使賂賜，以鎮撫之。」

史記大宛傳記康居（今俄屬吉爾吉斯荒原）在大宛西北，風俗與大月氏相同，爲遊牧民族，控弦者八九萬人，國勢不强，南事月氏而東事匈奴（註三）。

烏孫在今天山北路，巴爾喀什湖以東之伊犁河流域。張騫第三次使西域時曾將三百人入烏孫

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竊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物如故。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早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勿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爲太子，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叛，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子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當張騫到烏孫之後，嘗遣使報漢，見漢人衆國富，歸國後，益對漢尊敬。曾與漢和親，於宣帝本始二年（西歷紀元前七二年），大發兵與漢東西夾擊匈奴，大破之。（以上見史記大宛傳及前漢書西域傳）

大月氏之北部，爲現在鹹海以東之地，介於安息、大宛、及康居之間（註四），居民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月氏舊居燉煌祁連間，漢初，爲匈奴所破，陸續西走，至阿母河流域時，乃征服其地而君之。張騫出使西域時，曾由大宛經康居而入大月氏，并賜以金帛。東漢班超西征時，月氏曾助漢擊車師有功，貢奉珍寶符拔獅子，因求婚於漢公主，班超拒還其使，月氏由是怨恨。和帝永元二年（西歷紀元九十年），發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督軍士以「收穀堅守」月氏攻超不可，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果遇乞救之使，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其主將，主將大驚，遣使請罪，超縱遣之，月氏大震，由是歲奉貢獻。（以上前半見大宛傳，後半見後漢書西域傳）

兩漢時代安息國土之在西部土耳其斯坦者，爲俄之特蘭斯高加索省。在大月氏之西，其俗土糶耕田，產稻麥，蒲陶酒。地方數千里，大小數十城。臨媯水（即阿母河），有市民，善市買，爭鑄銖，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爲書記（註五）。史記大宛傳，於條枝項下，曾謂「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并且當漢使辭歸時，遣使隨漢使東來，觀光漢土。

由以上所叙，對於兩漢時代西部土耳其斯坦之歷史，吾人雖不能得到完美之解答，但於當時各國對漢之關係上，吾人可窺知其大概也。

(3) 兩晉南北朝時代之西部土耳其斯坦

東漢之後，三國曹魏時，西部土耳其斯坦之康居，烏孫，月氏，無歲不奉朝貢，略如漢代故事。至兩晉南北朝時代，其國名已不完全與漢代相同。當時之大國凡五：曰烏孫，其國數爲蠕蠕所侵，西徙葱嶺山中，無城郭，隨畜牧，逐水草，魏太延三年（紀元四四七年），曾遣史者董琬等使其國，後每使入貢。曰悅般，在烏孫西北，臨巴爾喀什湖，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地方數千里，衆可二十餘萬，其人尙清潔，其國南界產流黃。與蠕蠕結好，其王嘗將數千人入蠕蠕國，因見該地人不潔，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入此狗國中」，乃馳還，自是兩國相仇。魏世祖曾遣兵助其討蠕蠕，自後每使入貢。曰破洛那，即漢之大宛也。嘗遣使中國獻汗血馬，其後每使朝貢。

曰者舌，即漢代之康居，國在破洛那西北，太延三年（紀元四四七年）遣使朝貢，自是不絕。日暉嚙，在阿母河北岸，無城邑，依隨水草，居民可十萬，其俗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焉。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之時，三月不徙。王位不必傳子，子弟堪任，死便授之。其國無車有輿多駝馬。富者死累石爲藏，貧者死掘地而埋。自魏太安以後，每遣使朝貢。（以上皆見於魏書卷一〇二西域列傳）

（4）隋書時代之西部土耳其斯坦

西部土耳其斯坦，在隋時爲西突厥之領土；至唐時，則介於西突厥與大食二大勢力之間。境內小國甚多，在隋時有鐵汗，史國，安國，穆國，康國，曹國，何國，石國。米國。至唐時，除原有之石，安，康，史等國外，又有畢國，東曹，中曹，西曹之名稱。茲將各國之有史可攷者，略述於後。

唐國，在今撒馬兒罕地方，康居之後也。其王姓溫本月氏人，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其後爲突厥（隋書作匈奴）所破，南依葱嶺，即其地枝庶分王。隋時，其王屈木支娶西突厥女，遂臣突厥，國有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唐貞觀五年，遣使請臣，卻不受，俄又遣使獻獅子獸，太宗珍其遠，自是歲入貢。高宗永徽時，以其地爲康居都督府，即授其王拂呼纒爲都督。萬歲通天中，大以首領篤娑鉢提爲王。開元初，入貢鎧子鎧等物。其王烏勒伽與大食戰，不勝，來乞師，天子

不許。久之，請封其子咄曷爲曹王，默啜爲米王，詔許。烏勒伽死，遣使立咄曷，封欽化王。其地氣候溫宜，五穀勤修，產馬、駝、騾、驢，封牛，黃金等物。俗奉佛，姻喪制度與突厥同（以上見於隋書卷八十三及新唐書西域列傳）。

安國，在今布哈拉地方，爲康國所分之庶王國。王姓昭武氏，每聽政與妻子相對，大臣三人評理國事。隋煬帝即位之後，遣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見隋書卷八十三）。唐開元七年，其王篤薩波提，遣使上表，謂「自有安國以來，臣種族相繼，作王不絕，……從比年以來，被大食賊，每年侵擾，國土不寧，伏乞天恩滋澤，救臣苦難」云云。（以上見於冊府元龜卷九九九）

石國亦爲唐國同族，地在今塔什干城附近，其地有粟麥，多良馬，其俗善戰。隋大業七年遣使朝貢，其後不復至。（見隋書西域傳）。唐開元初，封莫賀咄吐屯爲石國王。九年，伊撈吐薄感勸彌立，請討大食不許（見新唐書卷九九九）。天寶九年，討石國其王車鼻施約降高仙芝爲浮獻闕下，輒之，由是西域不服。（新唐書卷一百三十五卷高仙芝傳）

鱗汗國，即古之渠搜國，王姓昭武（凡以昭武爲姓者，皆康國之分王）。字阿利柴。都城方數里，勝兵數千人。隋大業中，曾遣使貢方物（見隋書卷八十三）。

米國，在阿母河北，舊康居之地也。無王，其城主姓昭武，字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

人，隋大業中，頻貢方物（見隋書卷八十三）。

史國，在康國之南，舊康居地也。其王姓昭武，字遜遮。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人，大業中遣使貢方物（亦見隋書卷八十三）。

曹國，舊康居之地，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都城方三里，勝兵千餘人。大業中，遣使貢方物（見隋書卷八十三）。

何國，亦爲舊康居之地，其王姓昭武，字敦。都城方二里，勝兵千人。大業中，亦曾來貢方物（見隋書卷八十三）。

穆國，在烏澹河（即阿母河）之西，爲安息故地。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支庶，字阿溢密，都城方三里，勝兵二千人。大業中遣使貢方物（見隋書卷八十三）。

以上所述各國，惟康，安，石三國，有較完全之歷史，其餘各小國，吾人只能於隋書中略悉其大概，惜不能將其之在唐代之情況，一並得之。唐代之東曹，中曹，西曹，余以爲必隋代曹國之分封國。至於畢國，在新舊唐書中，吾未得其歷史，於隋書安國條下，略有關於畢國之記載，謂「安國之西百餘里，有畢國，可千餘家，其國無君長，安國統之，大業五年遣使貢獻，後遂絕焉。」若隋書記載果確，則畢國之成立，當在唐代以前矣。

(5) 宋代之西部土耳其斯坦

突厥民族，自被唐室摧滅其國家後，其民族之活動，仍未完全停止。突厥人之效忠唐室者，頗不乏人。即唐亡後之五代，亦有三代爲突厥民族所佔有，其民族之活動能力，實有出乎常人所預料者。突厥人在西方之活動，亦與在中國者相同，阿富汗之哥疾甯朝，爲其立國最早者，於其王摩哈美德時，曾先後征服花刺子模，薩馬兒罕，布哈拉等地，其後塞爾柱克人侵其西北，國勢日衰，呼羅珊，及阿母河北岸薩馬兒罕，布哈拉諸城，相繼落於塞爾柱克人手中。

塞爾柱克人，本居於土耳其斯坦之吉爾吉思平原，及敗哥疾甯朝以後，於宋真宗咸平三年，其會長塞爾柱克（突厥人），率所部來至布哈拉省之揚德城，舉部改宗回教孫尼派，文化程度因之大進。花刺子模及陀拔斯單（Talastan）等，亦漸爲塞爾柱克人統治。於其王滅里沙（melikshah）時代，又征服薩馬兒罕地方，於是西部土耳其斯坦之南部，大半入於塞爾柱克朝之範圍。但不久塞爾柱克本朝即亡，其在小亞細亞之庶邦，亦於明憲宗成化十七年（西一四八一），爲鄂斯曼突厥人所滅。

其次，西遼亦爲宋代西部土耳其斯坦之大國，其建國之首領爲耶律大石。大石初爲遼臣，以金兵攻遼，其王天祚棄國遠遁，乃與羣臣立秦晉王溥爲帝，後天祚責以已在不應立溥，雖大石因善辯得赦罪，然心頗不安，遂殺蕭乙薛，坡里括，自立爲王，率鐵騎二百宵遁。北行三日，過黑冰，西至可敦城，乃諭十八部王衆，說之以救國救民大義，遂得精兵萬餘。保大三年二月，遣書

回鶻(即西部土耳其斯坦之回紇王國，地在薩馬兒罕及布哈拉附近)王畢勒哥，請假道，以便西至大食。回鶻王迎之郊外，並獻以馬羊甚衆(註六)。沿途歸服者甚衆，獲馬牛羊財物亦甚多。至尋思汗(即薩馬兒罕)，戰敗忽兒珊，僵屍數十里，駐尋思汗凡九十日，回回國(即花刺子模)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至起兒漫，文武百官冊立大石爲帝，以甲辰歲(西一二二四)二月五日即位，年三十八歲，號葛兒汗，復上漢尊號曰天祐皇帝，改元延慶。於延慶三年，班師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雖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朵，改延慶爲康國元年。後欲東征不果，康國十年歿，在位二十年，廟號德宗。其後王位凡三傳，在直魯古爲王時，時出秋獵，乃蠻王屈出律以伏兵八千人擒之，而據其位，遂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爲皇太上帝，皇后爲皇太后，朝夕問起居，以侍終焉。直魯古死後，遼遂絕(見遼史卷三十天祚本紀)。

(6) 元代之西部土耳其斯坦

在元代未完全克服中國本部以前，即開始經營西部土耳其斯坦，成吉思汗十三年(西一二一八)，發兵大舉西征，於十四年秋，進兵至錫爾河畔，圍訛脫喇兒城，分兵攻撒馬兒罕，布哈拉等地，皆破之。速不台與哲伯率蒙古軍二隊，追花刺子模王摩哈美德，摩哈美德走死，嗣王札蘭丁奔印度，於是現今阿母河與錫爾流兩流域，悉入於蒙古版圖。此西曆一千二百二十年事也。成吉思汗死後，將所征服諸地，分封其諸子，領有西部土耳其斯坦者，察合台汗國佔有費爾

于（即費爾加拿）及錫爾達利亞二省；伊兒汗國佔有特蘭開斯瀕省；欽察汗國得鹹海及錫爾河以北之一小部。察合台汗國都城，初在別失八里，後移至伊犁河畔之阿力麻里。元世祖時，海都爭大汗之位，以至元九年（西一二七二），擁篤哇爲察合台國汗，因與海都結生死之盟，海都各次戰爭，篤哇莫不出兵相助。至元成宗大德五年（西一二〇一），海都卒，其子察八兒與篤哇降附成宗，然不久二人失和，篤哇盡奪察八兒之地，察合台汗國完全統一於篤哇之手。其後察合台汗國分裂爲東西二國，西國統轄阿母河以北諸地，國都爲撒馬兒罕。東國統轄今新疆準部諸地。二國各據一方，不相統屬。伊兒汗國自旭烈兀至不賽因凡十傳，不賽因爲其最後有爲之君，即位於元仁宗延佑四年（西一三一七），卒於元順帝至元元年（西一三三五），不賽因死後，尙傳五主，多昏庸不理國事，遂致分崩離析，各省獨立，爲帖木兒所滅，（註七）。

西部土耳其斯坦在元代之狀況，大略如此，至於欽察汗，因與該地之關係較少故略而不論。

（7）明代之西部土耳其斯坦

察合台國分爲東西二國後，內爭屢起，西國尤亂，諸王爭立，大權下落，國君皆爲臣下所擁立，稍不洽意，即可廢之。至明太祖洪武三年（西一二七〇），蒙古八魯剌思部（Berliss）人帖木兒秉政，亂事始定。是時帖木兒與其妹夫胡桑（Hussain）皆爲愛米爾（amir）——即大莫長之義，二人爭執國政，明太祖洪武二年，帖木兒殺胡桑，明年遂定都於撒馬兒罕。帖木兒先後出塞

哲太國，曾作數次之遠征，其王喀瑪兒愛丁屢戰皆敗，於洪武二十六年（西一三九三），困死於沙漠中最僻遠之一區。新王開柴兒火與帖木兒議和。

帖木兒之子俄瑪兒沙及其孫愛斯康賓，皆爲善戰之士，亦立戰功不少。帖木兒除征服哲太國外，又滅伊兒汗國，征花刺子模，領土包有西部土耳其斯坦全部。明建文帝四年，又遠征小亞細亞及土耳其，兵威之盛，至今西人猶稱道之。於明成祖永樂三年（西一四〇五）卒，其自傳至今流行於世。

帖木兒子孫，君臨西部土耳其斯坦甚久。至十六世紀初葉，欽察汗王阿伯爾克爾（Abul-khair 爲朮赤第五子昔班之六代孫），率兵征服花刺子模及土耳其斯坦兩地。其子昔班尼（Sheibani）於明孝宗弘治末年，又率兵征服撒馬兒罕及阿母河北諸地。稍後，又征服呼羅珊（即遼史之忽兒珊），帖木兒子孫之在中央亞細亞者，悉爲所逐。其後裔有算端巴伯兒（Sultan Baber）者，初據費爾加拿省，爲昔班尼所逐，屢圖恢復不果，乃攻陷可不里城（Kabeli）。明武宗正德十五年（西一五二〇），征服北印度建莫臥兒朝代（Moghul Dynasty），爲全印度之皇帝，至十九世紀英人入印度後始衰。

昔班尼之徒衆，自稱月即別人（Uzbeks），於征服西部土耳其斯坦之後，建布哈拉及基窪二汗國（註八）。直到清咸豐同治間，二汗國在名義上爲俄國所滅，而實際上仍然存在也。

明史西域傳四（卷三百三十二），記載西部土耳其斯坦各小國之歷史，不甚詳細；其所記之撒馬兒國，即帖木兒之帝國，謂帖木兒曾遣使來貢數次，明廷亦嘗遣使報之。其他如達失干（即塔什干）沙鹿海牙，渴牙，卜花兒，哈烈諸小國，亦曾來貢方物，中國亦嘗使其地。

（8）清初之西部土耳其斯坦

明亡後，月即別人在西部土耳其斯坦所設置之汗國，仍然存在。巴爾喀什湖周圍，清時稱之爲哈薩克；伊犁河流域，稱之爲厄魯特，葱嶺以西又有所謂霍罕（即浩罕），布哈爾（即布哈拉），布魯特等地。

哈薩克爲古康居故地，清時爲準噶爾所阻，未能與中國交通。乾隆二十二年（西一七五七）派兵追剿阿睦爾撒納時，曾直入其境，哈薩克謀擒之以獻。其右部汗阿布賽稱臣內屬，受封爵，尋遣使扎噶喇等入貢。是年秋，參贊大臣富德。率兵追捕準部餘黨，哈薩克錫拉，至左部境，會其與塔什罕部構釁互攻，方背水決勝，因遣使入其陣宣諭威德。二部皆悔悟息爭，右部汗阿布勒比斯即日遣使入貢。阿布賽先後遣其從子俄羅斯蘇爾統，都勒特赫勒蘇爾統，其子幹里蘇爾統（註九）等入覲，上優獎之。乾隆四十七年。（西一七八二）阿布賽卒，封其子幹里爲罕，其後朝貢不絕。（見西陲要略卷四）。

布魯特向爲回部別族，與中土聲教不通。乾隆二十三年（西一七五八），遣兵討回布喇尼敦霍

集占，將軍兆惠以搜捕伊犁餘孽，旋會勦道經布魯特界，其酋長圖魯起拜等，避道自陳願內屬。事聞，上以其望風歸服，特允其遣使入覲。比使至，優加宴賚，並免其納賦，布魯特不勝感激。其後會助清兵征喀什噶爾，其十七部大首領稱爲比，比以下有阿哈拉克齊，大小頭目，皆由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奏放給翎頂二品至七品有差。自是每歲遣人來貢方物。（見西陲要略卷四）。自清兵戡定新疆以後，西部土耳其斯坦之霍罕布哈爾，喀什罕諸部，無不對中國歸服，（以上各部之略史皆見於西陲要略卷四，在清粵雅堂叢書中）。

（三）俄國統治下之西部土耳其斯坦

中國對於屬地之統治方法，向用羈靡政策，屬地國王祇須每歲納貢，即可了却屬臣之職務，至於其內政及對外關係，皆可置之不理，中國歷代莫不如是也。西部土耳其斯坦，自有數汗國臣服中國之後，清廷對待之方法，仍採取以前之傳統統治政策，除每歲接收貢物外，對於該地人民之詳細狀況，概不加以注意；又因該地離中國本部較遠，故清廷亦不得不任其自然也。

當中國無力過問西部土耳其斯坦之際，俄人乃乘機經營之。先派人前往探險，然後派兵討伐，西部土耳其斯坦全地，遂漸爲俄人所吞食。茲將俄人經營之經過，及西部土耳其斯坦之現狀，略述如下：

（一）俄人前往探險之情形

俄國與西部土耳其斯坦初次發生關係之年月，已無從考知，但從各方面之記載看來，在十七世紀初葉（大約在一六二〇年左右）俄國即與基窪汗國有一度之交通。於一七〇三年，其王曾遣使到莫斯科，請求作俄國之保護國，但未得俄皇彼得之允許。十年後，土耳其人，尼福司，（Hadji Nefes）到Astrakhan經商，謂基窪地方產金甚多，人多信之。其後，西伯利亞總督（Governor of Siberia）蓋葛倫（Prince Yezhov）亦報告布哈拉地方發現黃金，於是彼得乃招尼福司赴彼得格勒，令其述說產金之情狀，此一七一三年事也。

尼福司曾言阿母河初流入裏海，後因月即別人懼俄人之侵伐，乃將阿母河之河道更改，使之流入鹽海。彼得乃遣皇子白克維赤（Prince Bekovitch）密秘前往調查，其結果正如尼福司所言。彼得因令白克維赤帶領三千人前往基窪，令其使基窪汗降服為俄之附屬國，並長住基窪為俄皇之代表，此為第一次之探險者。

白克維赤率其衆，於一七一七年正月由彼得格勒起行，經Astrakhan與Guriey二地，於六月間即至Ust-Urt高原。但行至距基窪國都約一英里之地，已為八月中旬，兵士患病者甚多。基窪汗對於該探險之使者，答覆甚好。然同時又招集其軍隊約兩萬四千人，預備向探險隊進攻，白克維赤急作準備，兩方作戰甚烈，其結果，基窪軍士死於俄軍礮火之下者甚衆。基窪汗乃撤兵，並遣使言和，又約白克維赤會於其國都。當見面之勢，備言對俄軍進攻之非是，希望俄軍能有一

部分入城內住防。白克維亦命其將軍 Frankenberg 將軍隊分離。但 Frankenberg 三次不奉命，至第四次時，不得已遂分其軍隊每六百大爲一隊。基窪汗得訊後，即將白克維赤及其隨員捕殺，並設計將俄軍完全殺戮。遣人持白克維赤之頭，往贈布哈拉王，王不受。

彼得聞訊，乃令軍隊通過裏海向基窪進兵，但遇大風濤，許多船隻沈沒。一小部分能登裏海東岸者，亦陷於飢餓絕境，幸有援軍來救，遂歸 Astrakhan。此一七七八年事也。

我自屢次失敗後，基窪有八年未被侵擾。一七二五年，彼得曾遣使往基窪，基窪汗待之甚優。六年後，Tsarina Anna 遣 Colonel Haryenberg 前往訂約，爲基窪王所拒不得入城，回來時，又爲土可曼人所攻，盡失其行李物件。

西歷一七九三年（清乾隆五十八年），基窪王遣使至俄，求女皇加他隣 第 11 (Catherine II) 遣醫士一人赴基窪，以便治其叔父之病，女皇應之，乃令 Blankenagel 前往。該醫士因直言病已不能治，觸基窪汗怒，意欲於其歸途中殺之。事爲基窪居留之俄人及土可曼人所聞，乃設法使 Blankenagel 安然回彼得格勒。

Blankenagel 回俄後，俄皇又屢次派人前往探險，其中最重要者，爲一八一九年（嘉慶二十四年），俄將莫亞維夫 (Captain Muraviev) 到裏岸東岸之調查，莫氏不幸被捕囚，約囚二月以後始放歸。當其回彼得格勒時，發表一長篇報告，舉凡基窪之政治商業狀況及販賣俄人爲奴隸

之情形，莫不詳細記載，時人因受其報告之影響，頗有主張積極對基窪用兵者。

一八三四年，俄設礮台於裏海柯爾他克灣 (Kulink Bay)，以保護俄人在東方之商務。二年後，因 Kirchis 人助基窪人不解放俄人之被迫為奴隸者，乃令曼斯羅夫 (Colonel Mansuroff) 前往探險，事未成。俄人將基窪人之至奧林格勒經商者，悉捕之，通告基窪汗，非將被迫為奴隸之俄人釋放，基窪商人亦不能放回。同時又令拜羅夫斯基將軍 (General Perovski) 率兵六千人，大礮二十尊，於一八三九年六月 (道光十九年)，由奧林格勒起身，經西伯利亞西部之高原 (Steppes) 向基窪進兵。但因路途遙遠，食糧不繼，行程只及一半，而兵士及駝馬死者已過半矣。不得已乃歸奧林格勒。然當拜羅夫斯基向基窪進軍之途中，英人愛拔特 (Captain Abbott) 已到基窪汗國，並勸基窪汗釋放俄人之被囚者。基窪汗應之，被釋放俄人約四百餘人。此一八四〇年事也。

一八四一年俄皇特派 (Nikifor) 使基窪，無甚成就。後又遣 Danielsky 再使其他，基窪汗與之訂約，允許不再與俄構兵。一八四四年以後，俄皇尼古拉視基窪與布哈拉二地為中立區域，自是後基窪人不服如故，不再受俄人之拘束 (以上各段見於 Krausse: Russia in Asia)。

(2) 俄政府征服西部土耳其斯坦之經過

一八五五年 (咸豐五年)，俄皇尼古拉死，聖彼得格勒之政治為之一變。亞利山大第二 (Alexander II) 即位後，對西部土耳其斯坦採取積極政策，屢遣兵前往征伐。一八六四年 (同治三

年)，俄將斐利金 (Verevkin) 進兵據土耳其斯坦城。明年又取察穆干及塔什干二地。

布哈拉人，曾於一八五三年助浩罕人拒俄，因與俄人啟釁，俄軍擊敗之。一八六八年俄將考夫曼 (Kaufmann) 佔撒馬爾罕，並與布哈拉訂約，布哈拉汗割撒馬兒罕於俄，并賠款二百萬元。我之各將，因恐權力不及，故未據布哈拉城，而浩罕則爲俄之屬地矣。

一八六七年 (同治六年)，俄皇亞力山大設政府於土耳其斯坦城，置一總督任其事。基窪汗抵禦俄人之拓地政策，拘俄商人爲奴隸。又於一八七〇年，助亞利安人拒俄。俄將馬柯索夫 (Markozof) 乃於一八七二年，由高加索進攻基窪，然因不能得水，且爲土人劫掠，不得已而退。一八七三年，俄政府又發兵三隊，由三路夾攻基窪。第一隊退回本國，而第三隊則大受困苦，然後入基窪之境。基窪汗投降，於是在阿母河右岸之地盡爲俄屬。議決俄人獨享該河行駛之權利，俄商獨享商務之權利。土人如有訴訟，當由俄官判斷。俄官與基窪官吏會同行政。基窪賠款多至二百二十萬。

同年，浩罕人因惡其汁克特耶 (Khudayar) 投服俄國，乃揭竿起事。一八七五年，克特耶出走奧林格勒 (Orenburg)，於是浩罕遂爲俄所有。克特耶請俄人給以年俸若干，俄政府許之。

自是以後，俄政府之征服工作，頗爲順利。一八八一年，俄將考百里夫 (Zkobeleff) 征服土耳其曼人。一八八四年，俄將柯馬倫夫 (Komaroff) 及愛里干諾夫 (Alikhanoff) 征服謀夫 (Merv)。

一八九一年（光緒十七年），俄將英諾夫（Yonoff），率騎千餘，自瑪爾，鳴朝進據帕米爾西北部，於是西部土耳其斯坦全地，遂落於我人之手（註十）。

（3）俄征服西部土耳其斯坦以後之設施。

在西部土耳其斯坦一帶之地，向以各汗之戰爭，以及售奴之事，地方不靖。自俄人佔據該地後，政治遂略有起色。俄劃分該地爲三省，曰費爾加拿（Ferghana），曰特蘭開斯瀨（Transcaspia），曰錫爾達利亞（Syr-darya）。設一總督理之，駐塔什干城以鎮撫全境。基窪及布哈拉爲俄之附屬國，其政權有相當之自由，但須受俄政府裁制。

俄人不喜外人至西部土耳其斯坦境內遊歷，尤不願英人前往。其治理該地之政策，約分二端

（a）利益獨佔 俄人欲將西部土耳其斯坦完全據爲己有，以該地爲其原料供給所，並將該地視爲獨佔之銷貨場。

（b）不加干涉 對於該地人民原有之一切風俗習慣，取不干涉主義，亦不欲他人加以干涉。居留該地之軍官子弟及居留民之子弟，可與官吏子弟同學，學校設置甚好。但土人則不能享受此等權利，不識字者甚多，除有能讀可蘭經（Koran）者外，其他文字，幾無人通曉。

城市及鄉村之統治權，完全在人民手中，官吏可由人民自選之。租稅亦由人民自己徵收。居

留該地之人民，受同等之待遇，租稅負擔甚輕，絕無不公正之事發生。

俄人自佔領西部土耳其斯坦後，即在該地建築鐵路，並廣設工廠：交通因之大便，而工業亦漸發達。農業狀況已漸改良，產棉之富，可與美國爭雄。

惟人民文化程度甚低，進步甚緩，雖在俄人統治之下，已有相當之發展，然為周圍環境所限，恐不易與現代之文化，並駕齊驅也（註十一）。

（4）蘇俄統治下之西部土耳其斯坦。

俄帝國時代之西部土耳其斯坦，吾人已略述如前矣，然則俄國革命後之西部土耳其斯坦，已有何種變化？此亦吾人今日所急欲一知者也。夫俄自一九一七年大革命暴發以來，內部變化異常重大，昔日之統治階級，今已為人所統治矣。變動之速，實有出乎吾人意料之外者。

當三月革命發生之後，一第次臨時政府，曾宣告民族上，社會上。宗教上各種拘束之解放。及列寧等執政之後，於其「勞動及被役使民衆之權利宣言」中，更承認各民族有分離而建立獨立國家之自由。於是「俄境內各民族，或因政俗不同，或因言詞各異，紛紛分離，宣告獨立。西部土耳其斯坦之宣告獨立者，有布哈拉及基窪二國。二國之政體，採用蘇維埃形式，而不奉行社會主義。布哈拉於獨立後，即與俄政府締結軍事及政治協訂。基窪於一九二〇年四月，開第一次人民大會後，始宣言廢止基窪汗國，而建設人民蘇維埃共和國。是年四月，蘇俄政府承認基窪有完

全之自治權，并廢棄以前帝俄時代之各種條約。

一九二四年九月，布哈拉與基窪之一大部分合并，組成烏斯伯克（或月即別 Usbeks）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基窪其餘部分與吉爾吉斯（Kirgis）一部分，組成土可曼（Turkoman）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兩國成立後，即加入蘇維埃共和國聯盟。

土可曼西臨裏海，北接吉爾吉斯，東達烏斯伯克，南界波斯，阿富汗。有領土十八萬一千方哩，人口九十一萬四千。首都為波耳多拉耳斯克（Poltoral'sk）。

烏斯伯克與土可曼接壤，南為阿富汗，東北為吉爾吉斯，有領土十二萬四千方哩，人口四百八十萬，首都為塔什干。內有一自治共和國，名達輯克（Tadjik）。主要都市為布哈拉（人口約七萬五千），喀西（Kashg），人口約二萬五千）等。由首都塔什干至布哈拉有電信設備。阿母河有輪船航行。（註十二）

（四）結論

由西部土耳其斯坦之過去與現在之歷史，吾人可知地勢與文化之關係，其交通便利者，其文化必高，其交通不便者，其文化必低。西部土耳其斯坦因處大陸之中心，與各地交通甚難，故其文化不易進步，他處之文化亦不易輸入，而同時亦不能將其文化廣播於外。然自帝俄佔領該地後，即建築鐵路，廣設工廠，交通因之大便，而工業亦因之發達。今日之蘇俄政府更謀該地政治上

之發展，不數年後，西部土耳其斯坦文化事業，必更有可觀者。

中國自秦漢以來，即與該出有密切之關係，考諸史書，皆有記載。但率皆概括之談，而少準確無疑之史料。然以該地曾與中國有密切之交通，故今日研究中西交通史者，又不能不根據此等史料，以致其詳細之歷史。清同治間，李光廷作漢西域圖考，對於西部土耳其斯坦之歷史，曾有較好之敘述，但謂其史料已準確無疑，則吾人殊不能滿足。其他如丁謙與顧實對於穆天子傳之地理的攷証，雖各有其特別見解，然亦仍嫌其不詳確不完全備也。

英人 Yule 所著之古代中國見聞錄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及德人 Hirth 所著之中國古代史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雖非完全敘述西部土耳其斯坦之史書，但於吾人研究該地之歷史時，亦有莫大之助也。關於西部中耳其斯坦之史書，除本文所引之專書外，其他如馬哥孛羅遊記，近人斯文赫定之穿行亞洲記；司坦因 (Ziethen) 之中央亞細亞探險記；伯希和 (Pelliot) 在中央亞細亞探險報告書；英人賴提摩爾 (Latimore) 關於中亞之論文；皆為今日研究該地歷史者，所不可不參考者也。

本文係初稿非定稿，參考引証不全，實不敢遽然發表，現因月刊編輯之請，暫將其刊佈；一俟後有暇，當更詳細加以考訂。且本文對於西部土耳其斯坦之歷史，不過述其大略而已，錯誤之處，定有許多，希望師長同學，加以指正為幸。

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改正舊稿。

(註一) 見於 William Eleroy Curtis: *Turkestan The Heart of Asia* chapter 1.

(註二) 見西北史地講義第二十五頁。

(註三) 康居之詳細記載，可參看西北史地講義第七十一頁。

(註四) 參看中國歷代疆域圖之兩漢四裔圖（武昌亞新地學社出版）。

(註五) 見於西北史地講義第四十八頁。

(註六) 回鹘王國，於宋甯宗嘉定六年（西一二二二），被滅於花刺子模國算端摩哈美德。

(Sul an Mehammed)

(註七) 見於元代西北三藩源流略記（張星煊先生馬哥李維遊記遺言之附錄）

(註八) 同上。

(註九) 蘇爾統者，其汗近族之貴稱。

(註十) 見俄國近史卷十六，蘇本銚譯，光緒三十四年出版。

又 ALEXIS KRAUSSE: *RUSSIA IN ASIA* Chapters III+IV

(註十一) 見於 Curtis: *Turkestan (The Heart of Asia)* Chapter XVII

(註十二) 蘇俄革命後之西部土耳其斯坦，參看革命後之俄羅斯李待琛劉賚書合著，上海太平洋

書店出版。

軌道旁邊

夢夢

軌道旁邊的幽居！

可曾爲了展轉的旅客，

煩擾了你的清夢？

* * *

軌道旁邊的清流！

可曾爲了輾轉的旅客，

頻頻借你暫留清影——

而冒瀆着你的幽輝？

* * *

軌道旁邊的荒塚！

可曾爲了輾轉的旅客，

驚擾了你久埋的精靈？

* * *

軌道旁邊的芳草！

可曾爲了輾轉的旅客，

愁得你連天衰老？

* * *

軌道旁邊的農人！

可曾爲了輾轉的旅客，

驚起了你正沉醉在——

微妙的工作裡的頭？

* * *

軌道旁邊的螢虫！

可曾爲了輾轉的旅客，

消失了你燦爛的浮動？

十八，暑月，滬寧道中。

文章流別論與翰林論

郭紹虞

關於文史一類的著作：最早的偽書爲盛覽的賦心與魏文帝的詩格。賦心四卷，未見，唯雲南藝文志載之。詩格一卷，則吟窗雜錄格致叢書詩學指南諸書均有之。最早的傳書爲鍾嶸的詩品與劉勰的文心雕龍。至於最早的佚書則爲摯虞的文章流別論與李充的翰林論。今惟就此二書一論之。

文章流別論與翰林論二書雖佚而各有輯本。文章流別論之輯本最早者爲張溥所輯漢魏百三名家集本。許印芳詩法萃編所錄，即據張輯。其後嚴可均張輯一、二家又就張輯加以校補，嚴可均輯載全晉文中，張輯二輯載關隴叢書中。翰林論之輯本惟見嚴可均全晉文中，嚴輯所據，只爲初學記御覽二書今樂王愨野客叢談百一詩條亦引翰林論有「應休璉作五言詩百數十篇有詩人之旨」諸語可據補入。翰林論在宋時猶有傳本崇文總目及遂初堂書目之文史類均著錄之。故宋人著述猶有稱引者。

是二書有一極相似之處，即是並爲附麗於總集而別行輯出者。晉書摯虞傳稱其「撰古今文章類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爲之論，辭理愜當爲世所重」云云，即已明言其附於文章

流別集之中，隋志總集類稱文章流別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別志論二卷，分別著錄則似於晉書所謂「各爲之論辭理愜當」者已別爲輯出。又案隋志於流別集下注云「梁六十卷，志二卷，論二卷」則知輯出之本且在阮孝緒七錄以前。惜無由見原輯本耳。惟原輯本雖不可得見，而據諸家著錄猶可略窺崖略。大抵當時以卷帙繁多之故，傳鈔者恒不相一致。一本則區文章志與流別集爲二，而論則附於流別集中者。

此晉書本傳所者是。（新舊唐志目錄類文章志四卷總集類文章流別集三十卷與晉書同）。

一本則區流別集與文章志流別論而爲二，此則隋志著錄所稱爲文章流別志論者是。又一本則區流別集流別論文章志而爲三，此則隋志注所云「流別集六十卷志二卷論二卷」者是，今張溥嚴可均諸人所輯，案其內容，皆爲流別論，其稱爲流別志論者，誤也。（文章志惟質同於序目與此不同）

至翰林論之亦附麗於總集，則昔人罕言之。今案通志藝文略既於文史類著錄翰林論三卷，而復見其目於總集類。竊疑此書本可兩屬，亦如摯虞文章流別集然，苟有二種性質者。隋志注引七錄稱翰林論有五十四卷，而叢書文苑傳序亦有「翰林總其菁華」之語，則此當是選擇性質的總集。玉海六十二引中興書目謂「翰林論二十八篇論爲文體要」，此則屬於文史之著作，劉勰所譏爲「博而寡要」者是。（各本皆作淺而寡要今據玉海引改）

大抵其爲總集者原名翰林，其評論者則稱翰林論，亦猶文章流別論之於文章流別集，而後人混而稱之耳。

是故，文章流別論之與翰林論所不同者：不過是摯虞所編重在類聚區分，故其書名流別而所論亦止及文體，李充所編重在菁華，故其書名翰林，而所論多評論作家。體例之別，如此而已，是則按諸家輯本，猶不難考知者。

節譯王爾德的朶倫骨勒

斧心

「是的，你現在不覺得。將來有一天，你老了，臉上起了縐紋，樣子變醜了，思慮在你額上刻了痕跡，熱情將你的嘴唇燒枯了，你就會覺到，而且深深地覺到。現在無論你走到那裡，人都愛慕你。你想能永遠這樣嗎？……你的臉兒真美，骨勒先生。別縐眉頭。你的臉兒很美。美是天才的一種——其實比天才還高一級，這是用不着解釋的。這是人間的一個大事實，像太陽的光，像春天，像銀色的月亮照在黑水上。這是不成問題的。美有它天賦的尊嚴。凡有美的，都算王孫公子。你笑？咳！等你失掉了你的美的時候，就不會笑了……人說美是空泛的。也許是對的吧。可是美至少不像思想那般空泛，在我看來，美是一切珍寶中之最奇者。祇有淺薄的人方不以像貌取人。世間的真奧秘是那看得見的，不是那看不見的。……是的，骨勒先生，神情優

待你。但神們賦與你的，他們急急。又要收回。你的美滿的日子祇有幾年。你的青春早了。你的美也隨之而去，那時你會發見並無勝利品遺留與你，或你竟得些下賤的勝利品而以為滿足，不過你回憶起往事，你會以那個比失敗更苦。過一個月，你便愈近那可怕的日子。時間嫉妬你，他向你的百合，你的玫瑰宣戰。你會要憔悴，面龐會凹下，眼睛會遲鈍。你會要大大地悲傷……！我勸你惜取你的青春罷。不要浪費了。不要垂聽那細微的聲音，拯救那無望的失敗。不要把你的生命犧牲與無知的，平凡的，粗鄙的人們。什麼救困扶窮都是現代的病態的觀念，虛偽的理想。要生活！要過你那高尚的生活！使你不要有損失。不息地尋求新的感覺。什麼都不要怕……！保維大無畏主義——那是現代所需要的。你就可以作他的表彰。以你的人格，有什麼不可作的。世界祇有一段，是屬於你的呵……！我初遇你時，我看你好像是不曾覺到你自己的地位，也不曾想到你將來何如。你有你的美點在引誘我告訴你一些關於你的事。我想你若糟踏了你自己，是多麼可悲的啊。因為你的青春時光很短——很短的時光呀。平凡的野花，萎謝了還能再開。茨梅到了明年這樣今年一樣的再黃，卷鬚騰上撒上紫色星星不過一月之久，可是歲歲年年有紫星重現。然而我們却不能再回到我們的青春。二十年頭心中快樂的盪漾漸漸消沉了。四肢笨了，五官鈍了。我們即變作了面目可憎的傀儡，祇有去回憶當年未敢發洩的熱情，未能屈服于試探。青春！青春！除了青春還要什麼！」

中國政治思想的趨勢

斯頌德

一「思想」與「政治思想」

「思想」這個名辭，每易混用。我們分析來講，可得三種意義。第一種是那種廣義的思想，與論理學上所謂「推論的作用」(inference)同義。一切意識知識，觀念，思考等包涵在內。第二種是狹義的思想，殆與哲學同一意味。凡關於人生最高最深的知識，亦得解釋為哲學或思想。第三種乃是介乎廣狹二義之間的，就是現代普通的所謂思想。日本金子筑水教授講得好：這種意味的思想，至少要備二種特徵。(一)這種思想決不僅是純粹的知識或理智，他與實際生活的欲望，感情，傾向等，正有密切的關係。(二)這種思想不是片斷的知識，或瑣屑的思想，乃是支配統一我們實際生活底一種顯著的風潮或傾向。不過我以為前一種特徵，毋寧是後者的補充，或說明心理的內容而已。其實，只是這一個「支配或領導我們的實際生活底一種顯著的傾向」的特徵。這樣看來，現代的所謂思想，既不止乎「推理的作用」；更有別於哲學思想。許多哲學家

，他們的學說深奧非凡，可是世上知者甚少，影響毫無，正如胡適之先生所說，此種思想，只好任其自生自滅。至如馬克思的資本論，亨利喬治的貧窮與進步及其單一稅論，則影響所到，舉世從風。於此，亦可見思想不必是艱深的哲學的而後說他是偉大了。（此點有解釋的必要，因範圍不同，只可從略。）

思想的分別如此，政治思想的分別亦如此。凡研究國家普通的根本觀念，和政治哲理，叫做『純理的』政治思想，或政治哲學。凡在政治方面，那支配或領導我們的實際生活底一種顯著的或有力的傾向，叫做政治思想。嘗說自然科學的所以穩定，而社會科學的所以錯綜萬端，一半是名辭和定義在作怪的原故。上面的解說雖如此，但是事實上有許多地方只可寬放一點而論，不能過於嚴格的按着講去。例如中國這二三十年來，那幾種政治思想是很顯著的表現或傾向之可言？那幾個人當得起政治思想家的銜頭？至於秦漢到明末清初的長期之間，更不必說了。再進一步講，就使政治思想熱鬧如西方各國，也很不容易找出其間的大路，中心或傾向。學術，思想，文化制度，等都是那樣五花六色，所以英國的學者 *Joad*，在他所著 *modern Political Theory* 的序言中，也曾感到今日政治思想的不容易分析說明。這樣看來，我們要討論中國的政治思想，至少要在廣大一點的意義上著眼，嚴格的定義是不能限制的我們了。

二 古代的政治思想

中國政治思想之獨盛於古代，其故自因社會生活的大變動，而生活變動的原因，照普通說來，不外井田公產制度的廢止，商人階級的發生，『在上者』的橫斂暴征，和長期戰爭的影響等等。這個時候興起了四大派的政治思想。就是：——

(1) 老子的哲學的無政府主義，或說得妥當點，極端的不干涉主義。他的信徒有莊子，慎到，彭蒙，田駢等，他們各人所講的手段自有不同，但目標則無大異。

(2) 孔子的改良主義，以德治為基礎。從之者有孟子和荀子。前者提倡改進的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後者亦主張改進的或溫情的社會主義。

(3) 墨子的汎愛主義和原始的農業共產主義。他帶有實驗主義 (Pragmatism) 和司多亞派刻苦自持的精神。他又可說是中國的原始的唯物論者。這方面發展的有楊子等，在其他方面的，則有尹文子、宋鉞等。

(4) 韓非子的狹義的樂利主義，和法治主義，是以上三派之和。頗得當時執政者的歡迎，例如商鞅的軍國主義，即以法治為基礎。

這樣的『黃金時代』，和希臘時代的情形一樣。希臘時代的政治思想，在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等人身上，發了多少光彩！可惜不久就轉入黑暗時期中去。教會漸漸出頭了，烏煙瘴氣的宗教色彩充滿了當時人物的思想，如奧古斯坦 (Augustine)，大摩士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和但

丁 (Dante) 等輩。這一千多年西洋的『中古時代』是如此，在中國也何嘗不是？中國自秦統一後，一直到唐宋中間一千多年 (246 B.C. - 1050 A.D.) 人們也是因為抵敵不過物質的支配，弄得宗教的煙氣，不可越拔。第一流人物儘管向老莊，向佛學方面，發展他們的思想，但據實講來，這些高談老莊，弘傳佛法的『都還沒有走上生命最安全的正路，』(朱謙之先生語，歷史哲學 288頁) 所以逃不出一個黑暗時代。在漢則陰陽五行災異之說，最有勢力。大儒如董仲舒劉向、揚雄等，十九講的是這些東西。至政治方面的言論，大要可得三點。(一) 注重國家教育(教化)或所謂德治主義的思想。(二) 王命天授之說，亦可謂之 *Divine Right of Kings* 的思想。(三) 因時制宜之論。魏晉以降，是虛無清談派最盛的時代。大家只崇奉老莊的玄談，而不求理智方面，實質方面去發展。我們勉強也只可稱他們是無政府主義的思想。此期的出色的人物，要算阮籍，幽敬言 (見葛洪抱朴子的詰鮑篇)，和陶淵明等輩。這種思想，直到宋末鄧牧，還是一個很明顯的代表。

三 近古的政治思想

中國的近古思想可說是起於 1050 A.D.。在哲學上講，1050—1600 年間 (約當北宋仁宗時至明末萬曆時) 是理學時代。這個時代的政治思想，可在一般思想上的分別中見之。簡言之：

1 司馬光的一派主張 靜 向內 無爲 天 (自然)

2 王安石及永嘉等派主張 動 向外 有爲 人 (人爲)

3 朱喜的一派主張 內 (敬) 外 (致知) 並重

第一派人如蘇東坡，主張國不必強，不必富，而在道德與人心。「自然」二字是這派的中心見地。其實他們只掛了儒教的招牌，去「道」而言「理」，內裏則仍是老道之說。這種趨勢雖然是由物質生活的狀態之下而發生的，但是他們終究是認識不出物質環境的因果，鼓勵不起人爲的努力，他們終究是失敗者，懦弱者的！第二派的代表要算王安石了。他是一個急進的社會改良主義者，他和他的信徒亦可說是急進派。無如王氏他們的學說，不能久持；社會的物質條件未曾到那成熟時期，又因手段有失於過燥之弊，竟得不到顯著的成效。可是後世受他的影響的正復不少。顏習齋先生亦曾說過：「安石之說『盡屬良法，後多踵行。』」第三派的折衷之說，十九是書本上的東西，其意義概可想見，毋庸多述。

入明以後，思想又趨於「唯心」和向內的一方而去。王陽明領袖了一班姓王的「自我」哲學者(及其他)，倡言「良知」。他這種思想，頗像現代法國工團主義者(Syndicalist)蘇來爾(S. L. Durruti)的鼓吹「直覺」(其意在喚起工人直接行動)一樣。他這種「匹夫匹婦，皆有良知」之說，在民主主義的(Democratic)精神上，雖有好處，但是講到歸根，三百多年來的良知之說，竟將漢

族亡於元，亡國清，有寇而不能禦，有災而莫奈何。多麼的可痛啊！

四 近代的政治思想

這樣的看重『自我』，注重主觀，簡直與物質的社會政治離隔了，反動之來，自然是意中之事。此時期（1600—1930）在消極方面，可名之曰反理學時期，在積極方面，可名之曰社會政治的哲學時期。『東林學派』先來演了一回政黨式的把戲。接着舊學舊思想都受各方面的打擊起來。在政治思想上第一位要數黃梨洲（宗義）。他著有明夷待訪錄，宋元學案，等書。他是王學反程朱的代表之一，正是過渡時代的人物。他的政治思想大要有幾：（一）暗示民主主義（如原君篇等）（二）恢復井田（田制等篇）。（三）以『公法』治天下（原法篇等）（四）烏托邦的社會主義（如廢金銀；定賦稅；出百穀者賦百穀，出桑麻者賦布帛……）總之，他的政治思想不可謂不顯著了。和黃宗義同時的有顧亭林和王船山。後者是張載關學復活的代表之一。就他政治思想的專著而講，最重要的是黃書，和靈夢二書。他主張『民族主義』（古儀篇等）很是著力。他又傾向於『民主主義』，可於宰制篇等裏面見之。他首先以氣候和土壤的差異，來斷定中國與異族間的差異。此點是頗像孟德斯鳩（*Montesquieu*）的地方，不過後者形容得較為過份一些而已。

以上二人，不過是理學一部份的反動，所以還不會十分透徹。顧亭林就是根本否認理學的

革命領袖了。他在政治方面重要的著作有日知錄和天下羣國利病書等。他在哲學方面，要打倒已往的內學和心學，所以在其他政治社會方面他竭力提倡實際的政事的主張。他反對資本的集中在私人手裡（如財用篇），他鼓吹法治主義（盜賊課），他又贊成鄉縣的地方自治主義。他雖不是哲學家，終究是一思想家。此時反動的先驅中，又有費密。他的工作有二：（一）打倒「道統」。（二）建立「實學」和「中道」。他以周公（政）孔子（教），以及後世研究政治和教育的人，都可說是道統。他又倡言「三重」，「九經」禮儀，制度，修身，尊賢的實際思想。他也是那「為政以德」的德治主義的人了。顏元李塏的一派，旗幟更為明顯。顏氏四存中的存治一篇，直關政治。他們也倡言德治主義，「均產主義」，「民生主義」之說。簡單的講，顏派所說，近乎實用主義而趨於樂利主義一途。我們稱之思想上的革命人物者，因為他竟能夠將靜改為動，內改為外，無用改為有用，空想改為實踐而超向實習實用一方面去（如正德，利用，厚生之說）。

其後文字之獄興，經世學派不得不改頭換面，將激烈的論調隱藏起來。當時思想方面的發展愈少，「雕蟲小技」的學術愈盛。戴震總算是最出色的了，但是我們要看他的政治思想，只可在他的「新哲學」裏面求之。簡括的說：戴氏一方處處闡明孔子的政治思想，一方則頗近於邊沁（Bentham），密爾（Mill）一派的樂利主義（Utilitarianism）。樂利主義的目的，是要謀「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所以戴氏也主張：「聖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

五 中外政治思想的接觸

其實，十八世紀的時候，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思想可言。一進了十九世紀，自乾嘉以後，軍政腐潰，教亂迭起，外侮日逼，種種環境都起了勢大變化。加以外交上屢次失敗，更予國人以深刻的刺激。中國的威權傾倒的當兒，國人又起來講究政治致用之學（即實用的經世濟時之學）『今文家』又竭力來『微言大義』，攻擊偽經，考究孔制。可惜在政治致用之學的方面，仍不見發達。

我們現在且先來看一看西方的政治思想在這個時候是什麼樣子了，因為這對於此後的中國，頗有關係。這個時候的政治思想，在西方已是社會主義的初期。前乎此已經過那鼓吹自由平等的時期了——自由平等期中有霍布士（J. Hobbes 1588—1679），洛克（J. Locke 1632—1704），盧梭（Rousseau 1712—1778）等主要人物。一進了現實思潮或社會主義的時期，在法有聖西門（St. Simon 1760—1825），富利愛（Fourier 1772—1837），蒲魯東（Proudon 1809—1865）等；在英有邊沁密爾，和歐文（Owen 1771—1858）等；在德有斯鐵兒那（Stirner 1806—1857），馬克斯，恩格斯（Engels 1820—1866）等；拉塞爾（Lassalle），馬克斯，恩格斯（Engels 1820—1866）等；社會主義者。他方面則國家主義亦正勢炎日高，英法德奧俄諸強國，各立起富國強兵的政綱；

計劃國家的強大，認為唯一最高的政治。我們在哲學上講，可說是唯理思潮，浪漫思潮和現實思潮（包含唯物論，進化論等）的三個時期。

這樣的大潮，隨著他們的商船兵艦，教士等等也漸漸滾進中國來。有人說戴震的思想，也有點像受過外的來影響，只是現在尙少明證。但是戴東原一派聲學的人物衰下以後，最近的著名的思想，沒有不受西洋影響的。等到中日戰後（1895），思想上又大大的受了一個打擊，激起了不少值得注意的人物。此三四十年中，思想界可以說打開兩條大路：（一）從舊學出來的新思想家，如康有為，譚嗣同，等。（二）從西洋影響來的思想家，如吳稚暉，孫中山，陳獨秀等。

六 從舊學出來的新思想

康有為是和今文家共同從事於經世之學的。可是這方面的成績，遠不如他們在攻偽經一方面的可觀。總算後來他的維新運動，很有功勞。他的政治思想，見於春秋筆削大義徵言考，大同書，及共和平議等書中。他的根本思想，發源於禮運一篇（第九）。所謂「張三世」，「通三統」，「異內外」諸義，是認社會政治是變動的，進化的。我們看他的大同合國三世表，升平世好像是普通所謂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太平世就是所謂（Cosmopolitanism）茲引例如后

- | | | |
|---------------|-----------------|-----------------|
| 1. 據亂世（大同始基） | 2. 升平世（大同漸行或小康） | 3. 太平世（大同成就） |
| 1. 聯合舊國 | 2. 造新公國 | 3. 無國而為世界 |
| 1. 有公議會，無公政府 | 2. 割其國地為公政府 | 3. 世界全地，盡為公國 |
| 1. 人民服于舊國 | 2. 人民漸脫舊國，歸統一政府 | 3. 皆為世界公民 |
| 1. 各國聯盟條約 | 2. 各國半條約，半憲法 | 3. 無國但有憲法 |
| 1. 銀行不盡通行 | 2. 銀行可盡通行 | 3. 銀行歸於公 |
| 1. 聽各國治陸兵 | 2. 限禁加陸兵 | 3. 盡罷各國陸兵，改為警察。 |
| 1. 無公戰艦 | 2. 置公戰艦 | 3. 罷公戰艦 |
| 1. 人民埋藏兵器，有限禁 | 2. 人民不藏兵器 | 3. 盡兵鎗器 |

他更主張廢止家族制度，以為私有財產慾是萬惡之源，而家族制度又是導於佔有慾的首惡，所以以國家來分配人民自生至死服務放胎教，育嬰，養養，養病，養老等院。（參看清代學術概論所引）他這種廢止家族的觀念，實在是受了佛法出家脫離苦海的影響。他既已有過破壞國家主義，家族制度，財產私有制的思想，何以後人的腦筋中只當他是一個復辟守舊的人呢？對於這點他辯說是『小康』的手段，可惜就為了言行不符，害在『小康』上面。不過，他的理想，總還值得紀念，將來『大同世界』到來之日，他的極端空想的共產主義，未見得不能實行。

同時章太炎也曾主張『超過民族主義』及其五無論——無政府，無聚落，無人類，無衆生，無世界——的虛無主義，他又說：『凡茲種族相爭，皆以有政府。……於是共產爲生，則貨易可斷，而錢幣必沉諸大壑矣。……於是鎔解銃礮權毀刀劍，雖未足以息爭心，而爭見自此失矣。』但是他仍蹈那高曠無稽之論，事實上只是一個狹窄的民族主義的信徒。其他如梁啟超等充量也只是——一個中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祇是想提倡民權，改善生計而已；他且自說也是一個民族主義的信徒，有慚於譚嗣同等云。

譚嗣同很激烈的參加維新運動，後來在 1898 年的時候，竟坐刑死。他的政治思想可於所著仁學裏面見之。他將『仁』看作『以太』(ether)，以太無往而不在，故仁亦無往而不在。『麻木不仁』，就是以太失了。他要人讀新約，讀幾何等書，所以他和末恕等單都是徒傳教士裡得了一些皮毛。但在政治方面，他很有激昂慷慨，卓見遠謀之處。他對於已往的政教，痛加貶斥，所以說：『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土媚大盜。』他對於當時的策劃，則主張種族革命。所以他方面指斥出『天下爲君主私產，不始今日，固數千年以來矣；然而有知遼金元清之罪浮於前此君主者乎？其人則種也，心則貪心也，其俗則蠢俗也！』一方面就鼓『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以洩萬衆之恨！』他對於將來的理想！則歸根到大同主義，他說：『以言乎大統一之義，天地間不當有國也。』又說

：「不惟發願救本國，並彼極盛之西國，與夫含生之類，言切普度之，不可自言為某國人，當平視萬國皆其國其民。」他又推崇佛教，孔教，耶穌教三者的連合的大同起來。總之，其說雖淺但在那舊時惡勢力之下，他居然大胆發表出這種言論，已足令人欽仰。（未完）

北行的早上

落漠

再見，你烟霧濃罩着的雷峯！

再見，你半青半紅的葡萄園！

* * * * *

我一個人孤獨地手持着行裝，

耳聽的汽笛聲又是嗚嗚地鳴；

一步一回頭遙望越行越遠的雷峯，

心頭忘不掉今後荒廢着的葡萄園。

* * * * *

再見，你溪邊堤上的兩行疏柳！

再見，你翠峯寺院悠揚的晚鐘！

* * * * *

我一個人孤獨地手持着行裝，

耳聽的汽笛聲又是嗚嗚地鳴；

今後呵，落葉又隨着流水而飄流，

再也聽不到山寺晚鐘的悠揚

* * * * *

再見，你仍在夢裡尋歡的弟弟！

再見，你簾前吐絲織網的蜘蛛！

* * * * *

我一個人孤獨地手持着行裝，

耳聽的汽笛聲又是嗚嗚地鳴；

我想在你發覺我走了的時候，弟弟！

那時啾，簾前的蜘蛛知她已捕了多少蜻蜓，

十八年秋於北國

土耳其底印象

鄭景文譯

十二月十三，聽完出席太平洋國交討論會的 Prof. Toynebee 演講『土耳其新社會趨勢』後，覺得土耳其問題很有興趣；並憶起在本年七月的約翰之聲 (The St. John's Echo) 載有一篇施肇基博士論土耳其的文章。他的言論是依據他在土耳其實地的政治觀察而發的，和 Prof. Toynebee 祇重社會的趨勢兩樣。所以次日我就把他翻譯出來，交給本校月刊付印。讀者把他當做補足 Prof. Toynebee 匆匆數十分鐘的演講未盡之處也可；把他當做研究新土耳其問題的初階的參考也可。不過我只用了幾個小時，草率譯成，這實在是很對不住讀者的！

一九二五年的後半年，我很巧得着一個遊歷土耳其的機會。這次的旅行，使我不得不處處都覺得土耳其和中國所發生的問題的相同點。現在我就是討論這些相同的問題，看看土耳其到底怎樣去應付和克服這些問題，然後再拿來和中國比較一下。

沒有談到這些討論以前，我要談談我怎樣到安哥拉 (Angora)，土耳其的新都去。如果，有

時候，我說得太累贅，那末還請讀者原諒。有些地方，我特意說得詳細一點，因為我覺得：這些正是表明新土耳其的土耳其人怎樣執行他們職務的舉例。

一九二五年九月，從美國坐船到倫敦。我要到了倫敦纔能領取土耳其的入境証，因為在美國沒有土耳其的外交代表。那時候土耳其和美國的外交關係還沒有恢復，因為美國的上議院沒有通過羅森條約。在倫敦，土耳其公使給了我一張入境証，和一封給土耳其的外交總長的介紹信。帶着這些，我就首途繞巴黎，日內瓦，到威尼司城。在這裡，再搭東行的快車。一路在卑爾格雷（Belgrade）按：即保加利亞的京城）停了二十四小時，再在索斐亞（Sofia）按即幽俄斯拉維亞之京城）停二十四小時，就到了君士坦丁堡。

一入土耳其國境的時候，由兩個檢驗員來查驗我們的護照和行李。對我却特別優待，祇要我打開一只皮箱，就立刻替我關上。我想他們是對我表示：我在土耳其方面沒有政治的背景，所以很客氣地待我，而同時又不能忽略他們的職權。

我也願意，如果能夠，將我所遇見而采集來的土耳其對入境的外國人監視的方法加以述說。現在所發與入土境的外國人的護照，只準他到君士坦丁堡。並且如果他想在這裡住過兩個禮拜，他還得要向公安局請求許可。若要離開君士坦丁堡，他也得要向公安局請求許可。如果他要到別的地方旅行，不但要從公安局得着這樣的許可，並且還得要在火車上受檢驗，而且每次離開他所

遊歷的城市的時候，他也要從當地的公安局領取許可。用這種方法，他們可以知道每個外國人的行動，而他們藉此也可以防範外國的陰謀，禁止他們到不歡迎他們去的地方，和容易保護他們。這些鎖碎的事情，就是土耳其所採的政策之概觀。這種政策完全是為紀念舊時的被束縛和監禁而實行新條約和自主權所激成的。像這樣施於外國人的保護權，不止一種，在保護新聞界上尤其明顯。我記得有人跟我說過他們對待某倫敦著名報館的駐土特約通信員的故事。他只許在四小時以內就要離開土壤，據官方的解釋，說他的新聞事業會使兩國發生惡感。其次就是驅逐一個美國新聞記者的故事了。他也同樣的被反對。他回國以後，簡直再不能得着回土耳其去的護照。

各國公使，除開俄國和阿富汗以外，都仍舊駐紮在君士坦丁堡，雖然幾個重要的公使館在安哥拉都有駐員秘書。土耳其的外交部也在君士坦丁堡駐有代表，以便和外國的外交團有所接觸。但是這位先生（指駐君代表）漸漸變成了一個消息的傳遞者，所以各外交官覺得，當發生要事時，不如由自己駐安秘書直接轉達來得方便。不用說，各公使和使館終久要遷到安哥拉去的。

我在那裡的時候，就是土耳其的政府，也是設立在暫定的地點。在舊城的下首的一個山谷內，安哥拉新城很快的興盛起來。這座新城是由土耳其人仿照新式建立的。他們已經計劃要修寬直而帶着行人路的馬路，而住宅區的屋房也要照美國婦女雜誌裡所登的樣式建築。若和安哥拉舊城中的古式的——只有在孔子時代纔能見得着——傾毀的而帶着那些狹窄崎嶇的道路，比起來，真

有天上人間的區別。若和君士坦丁堡舊都比起來，也同樣顯出牠的襤褸不堪，到處都是頹廢的氣象，而其中的市場尤其出名。雖然到處我們都聽見頌揚君士坦丁堡舊日的繁華。但是因為地勢關係，牠的舊日的輝耀，已祇剩下些憑弔的遺跡，並且連這些終久也得要毀滅的。誰也不能阻止自己不去將這新舊兩土耳其比較一下，就是土耳其人他們自己也很想把這種區別指給人看。他們已足以替新土耳其來誇耀，而我也覺得他們很熱望和注意使他們的國家能在外國中炫耀一時。

我業已說過：土耳其的問題在許多方面和中國的一樣。她有領事裁判權，關稅條約和金佛郎等問題。我自己相信，他們對付這些問題的努力更大。我以為，在一九一九年土耳其的情形，要比中國這二十年來的更壞。且讓我們來看看當時的情形。經過世界大戰的巨大失損，她祇得要求媾和；聯盟國為增加自己的權力，藉著休戰的條件，割據她的領土，而同時外國的經濟勢力統治了君士坦丁堡。跟着又發生設立兩個政府的紊亂狀態。一方面，在君士坦丁堡有營私舞弊而受外國勢力壓迫的舊回教皇；別一方面，國民黨又在安哥拉設立一個新政府。在國際關係上，媾和條約還沒有講妥，而國內已為國際勢力所佔據，同時又受希臘軍隊的攻擊。此軍隊籍聯軍戰艦的保護，在士麥拿 (Smyrna) 登岸。訂立領事裁判權和關稅條約的期限，比中國的還要長一倍，所以她所遇着的問題也比中國的更要根深蒂固。

祇是一種果斷的毅力，纔把整個的土耳其支持起來。在三年的期間，她不但把希臘的軍隊趕

回海裡去，（說實話，她暫時是得着俄國金錢的和軍火的接濟的），而且在羅森，她自訂的媾和條約已被接收。她在新都中，建立一個強固有力的政府，而各國因羅森條約的規定，只得承認完全無條件的放棄所有不平等權利。現在我可以逐一述說土耳其所取的步驟，再連貫的解說一下。從這裏也可以找出在中國所生的同樣事實。

新土耳其政府寧願採取安哥拉作首都，而不取君士坦丁堡或再舊一點的京城布露塞（Istanbul）作首都，是因為牠的地理的形勢，是因為牠坐落在離海濱很遠的內地。因此牠就有三種優點：第一，外國的艦隊不能舶近牠；以前君士坦丁堡，在各國想要向土皇強奪地盤的時候，常常當做外國海軍示威的根據地。第二，環繞安哥拉的地勢極便於防禦外人的侵犯。第三，牠的地勢之偏僻和房屋簡陋所生的不安逸，可以防止外國人和其他的東西居留在那里，而同時又可以鼓勵他們的國民努力於國政，且可避去外國的擾亂和干涉，而使他們專心一志於工作上。

關於財政問題，土耳其所取的方法是極其成功的。直到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爆發時，她重要的財源多半都抵押給外國的財閥，而她的金融完全受一個國際借款委員會所管轄。一九一四年以後，土耳其政府就把這項主權收回，隨意支配這些金押：第一項她們就用來開銷大戰的戰費，其次用來改編自己的軍隊，並且她還用來改良安那脫利亞（Anatolia）和環安哥拉城的鐵路交通。換言之，自一九一四年以後，土耳其並沒有償還那一項外債，雖然他還沒有取消那一項的條約。

只有在一九二八年六月間土耳其政府和債權國訂立一種試辦的條文。土耳其也有金佛郎問題，但是她並沒有像中國一樣地被外國人的苛索所壓服。據我看，她的財政政策的啟示要點，是在於新政府的勤勉和節儉。他們採取不借外債的政策，他們知道他們不能承認外國銀行的條件。他們對於已往借債的不良的經驗和其惡果，仍有很深的印象。

對於領事裁判權，土耳其所採的政策也是很堅決的。我用不着述說權利國的態度是怎樣。但他所用來反對放棄領事裁判權的理由，却和用來對付中國的一樣。我最奇怪的就是：日本在羅森會議為領事裁判權用來勸告土耳其民衆的言語辭句，和在北京會議用於我們的簡直相仿。

對付這項問題，土耳其的經驗概括如此：從外表上說，他們明知，除非用強迫手段，外國人是不會甘心放棄領事裁判權的。為要取消領事裁判權，他們必須作最大的犧牲。他們寧願為保護權利而宣戰；如果外國要以戰爭來對待，那末他們寧願見諸武力，而不願威受脅。他們看出來，取消領事裁判權是不能由與各強權國開談判所能達到目的的，就是他們戰時的聯盟國——德意志和奧地利匈牙利，祇要一談起這種問題，他們就要托辭說：如果其他權利國（當時是他們的敵國）肯放棄，他們就可以答應。

領事裁判權是怎樣地防礙國家各方面的發展，可由土耳其撤消此種權利後，她的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和實業的飛騰活躍的現象看出來。和我談話的土耳其人和外國人都以為：如果領事

裁判權仍答曰存留，或改變一個方式而存在，土耳其政府在這幾年以內，不會有這樣的成功。並且我也發現，我在土耳其所遇的外國人，連那些先前極力反對變更他們已有的任何特權的，都很慶幸領事裁判權的撤消，因為在舊的猜妒懷恨的氣象中，現在又生出一種新的合作與聲望。

關於取消領事裁判權，有一特點，中國在今日應當特別注意。記得在中國，權利國的態度，以為在取消領事裁判權以前，中國必須頒布能使他們滿意的法律。但是土耳其，因為具有戰鬥的精神，在一九二三年最終達到取消的目的，而三年後，她纔頒行新法令。

至於土耳其的一般情形，例如：農業，商業，美術，教育，我覺得中國比她進步得多。農商的權限是在希臘，亞美尼亞和猶太人的掌握中，而頭一個施行新式教育的又是外國教會。惟獨有一樣東西，土耳其人却比中國人前進得多。從啟蒙的時候，土耳其人就以他們強悍好戰的天性著名，而歷史也告訴我們，他們永久是偉大的戰將。或者就是這種好戰的品性或訓練和他們的愛國心，使他們克服這些艱難的歲月。自然，單獨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是不能負責土耳其的成功和發展的。他們的成功，要多半歸功於全國的同心一力，和能成爲一個堅固的團結。這個就是我們應該向土耳其要做法的事情。

我所以提及土耳其近年的歷史，也是因為我相信，從她的經驗，中國可以得着一些榜樣。自然，世上不會有兩國是絕對相似的，而且一國也絕不能完全依傍別國的行爲；所以中國，在許多

地方，也應該根據她的傳統的思想 and 國民的根性來找解決方法。譬如我們中國人常以講理自誇，所以凡事能夠有理由作根據，我們就可以和平了結。這就是說：如果對方講公理，我們就可無事。換言之，我們自認我們是有忍耐性的民族，我們願意用和平的態度得回已喪的權利，我們願意用闡揚公理和考查權利的合理的根據的方法，而不願一直訴諸武力。並且由近來所得的結果。我們也覺得用柔和的政策也是不錯。但是無論如何，如要得回此項權利，我們的心腸必要和別國的一樣堅決，並且，如果這些權利到了實在不能由用勸導或其他和平方法收回時，我們不可再猶豫於採取更猛烈的一致行動了。

玉樓春 七夕夜歸

鬢華

平湖煙水無行處，浮起榆花千萬縷，當時笙管已闌珊，何況尊前聽笑語。酒闌歌罷人歸去，前事悲歡休盡訴，試噲熱淚倚高樓，雲外雙星今又聚。

南歌子

長順和夜飲歸來

P K

腮雪酥紅玉，鬢雲墮綠蟬，暗香飛處影闌珊，人在燈前夢裡醉中看。酒醒空餘恨，詩成着意憐，淒涼今夜總無眠，依舊半窗冷月一衾寒！

虞美人

前意未盡，再賦，

P K

杯如酥雪燈如豆，小店黃昏酒，欽光花影半闌珊，偷看雙顰紅褪鬢雲殘。飄萍風絮空相繫，欲駐終無計。沈沈消得暗中情，老却輕愁薄恨怨今生！

宋代婚俗零攷

初 白

這篇東西不是具有統系底考據，是增在我的書宋婚姻制度研究後面的一些零片，雖然不能代表時代的俗尚，但有些地方却可找出些有興味的儀式來，這種儀式有的僅留下幾個「語焉不詳」的名詞，其餘多半早已廢止了。現在把牠按條援證，寫在下面：

嫁娶總算一樁「喜事」，所以在當時舉行婚禮底時候，親屬都要穿較好的衣服，貧家也講究些，以維持「體面」。

雞肋集：貧家終身布衣，惟娶婦服絹三日，謂為「郎衣」。

新娘坐在喜轎上還有種種迷信的舉動。

雞肋集：以灰和蛤粉。用紅紙作數百包，令婦自登輿，手不輟擲于道中，名曰「護姑粉」。

新娘下轎時候，有一種祭祝底手續，算是驅除邪祟。

雞肋集：至門以酒饌迎祭，使巫祝焚楮錢，禳祝以驅逐。

新郎迎出行禮，俗稱「拜堂」或「拜天地」，行合巹禮，也稱「交杯」。

雞肋集：其子出拜坐，人設席于父傍，飲三杯，乃行合髻等諸禮。

塵史：以雙杯綵絲連足，夫婦傳飲，謂之交杯。

交杯含有預卜子女多寡意思。

塵史：媒氏祝之，擲盃于地，驗其俯仰，以爲男女多寡之卜，媒即懷之而去。

「合髻」是一種很重要的儀式。

劉岳書儀：女坐壻之馬鞍，父母爲之合髻。

雞肋集：初婚嫁者，以男婦之髮，合梳爲髻，謂之「結髮」。

新娘坐馬鞍子合髻的風俗，後來變爲新郎坐鞍上飲酒。

歸田錄：爾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兩椅相背，置一馬鞍，反令壻坐其上，飲以三爵，女

家遣人三請而後下，乃成婚禮，謂之「上高坐」。

「鬧新房」也是很普遍的風氣，並且是很公開，很放任的。

雞肋集：女子不用大蓋，放人縱觀，其觀者若稱美好，雖男子憐撫之，亦喜之而不以爲非也。

富家嫁女底時候，喝酒慶祝，這種酒是從這嫁的女兒初生時就收藏起來的。

貧家嫁女，並不一定替女兒購辦嫁粧，有由女兒自己去預備的。

雞助集：富家生女，即蓄酒藏之田中，至嫁方取飲，謂之「女酒」。

貧家父母，對於女兒婚姻，有不作主張的。

雞助集：貧下之家，女年十四五，即使自營嫁裝，辦而後嫁。

女家對於女婿，有供給特別費用的。

雞助集：貧下之家……其所喜者，父母即從而歸之。

平民願與貴族通婚，用錢作媒介。

雞助集：進士登第，赴宴瓊林，結婚之家，為辦支費。

再嫁在當時很普通，並且還可以將前夫底子女隨帶。

雞助集：至庶姓而攀華胄，則謂之買門錢。

不過在嫁時拜堂後入洞房底時候，有時微有分別。

雞助集：處子則坐于榻上，再適者坐于榻前。

父母等女兒全嫁之後，有慶祝的舉動。

雞助集：生女多者，俟畢嫁，大會親賓，謂之「倒箱會」。

燕大月刊

第五卷
一二期

要目

哈蒲浩底社會思想
國際的經濟合作
兩漢幣制畧
中國食物進化史
關於威廉杜爛
死之哲學
杜甫戲爲六絕句研究
階升法與徐志摩
詩之片面談
碧特麗思
初愛的眞

李安宅
王成瑚譯
費致俊
董文田
夏斧心
謝爲杰
李辰冬
鄭德坤
楊蘊端
韋叢燕譯
謝冰季

陳跡
梨皮
病中隨筆
最後的懺悔
愛情的羅輯
中秋憶舊
題日記
黃昏的道上
我的安慰
暮遊宛平
心訴
附現代中國文學家彙誌

曼珂
蕭秉乾
巨淵
田泉
夏丙吉
夢玉
歟君
夢夢
落漠
廖翰翔
忠惠
(魯迅)

代售處：上海

北平

新月書店 北新書店

未名書社 東方書店

中國書店 佩文齋

哈蒲浩底社會思想 (續)

季安宅

附錄：心理術語釋義

基礎行動 (ground plan) —— 機體生活在族類延續上被遺傳結構所規定的行為型。如高等動物生活底基礎行動有：(甲) 求食；(乙) 避敵；(丙) 求配；(丁) 撫幼。動物自然不是故意地依着某種計畫去行動，不過先天獲得一套衝動，大體上能夠反應以適本身和其種族底需要罷了。

反應 (responses) 有兩種：

甲，反射 (reflex) —— 由着某種刺激而有的機械反應，不含心的作用。

乙，含有心的作用的反應。

單純衝動 (bare impulse) —— 行為含有心底作用之最粗始的形式。我們起衝動的時候，能够感

到我們底情景或情景中某項質素但不自覺行為底目的。我們先作，後想。

感情 (feeling) —— 與衝動的關係很密，(甲)多數的行為結果而得的感情 (衝動底發洩) 能夠影響行為；(乙)單純衝動都跟着有感情底湧湊。

意識的衝動反應 (Conscious impulsive response) 含有：

甲，對於當前情境底全體有個較詳密較個人的適應。

乙，感情為行動底條件。

丙，行為所造成的多數感情 (感情反應) 影響將來的行動。經驗加增，先天的趨向也就跟着改變。

丁，在人類經驗裡，行為所要達到的目的，因為經驗的原故，要在行為以前形成有意識的觀念；衝動也隨着變成目的。

志向 (Purpose) —— 對於目的有了清楚認識而後有的行動。

趣意 (interest) —— 在情境裡的趣意是衝動與感情所同具的質素。趣意是對於我們所應作的事物而有的注意或 (至少也是) 意識。在較進步的行為裡，相繼的或同時的許多衝動可以聯結成共同趣意。

本能 (instinct) —— 引導衝動 (或多或少) 以達不會先見的目的那種先天的趣意。

單純本能 (mixed instinct) —— 本能所含有的趣意只能維持或適應這種先天本能的，便是單純本

能。

複雜本能 (mixed instinct) —— 在表現上被經驗的改變的單純本能。

內在衝動 (innate impulse) 與感情反應 (Feeling reactat) —— 都是藉以達到趣意的先天賦予。

根本趣意 (root interest) —— 有時叫作本能。但在這裡，只是指着含有某度準確與詳密的先天賦予的根本趣意。

生活底基礎行動 (ground plan of life) —— 被這等根本趣意或需要所規定的行動。

模式行動 (type action) 動物的反應，並不限於反射與本能的反應，不管是受經驗的改變與否

幾種模式行動也是動物所可取用的。動物這樣試試，那樣試試，不到滿足的時候，永遠感到不舒服（有着迫促之感）。

情緒 (emotion) —— 跟着注意底努力或行動底努力而來的迫促之感，或感快或感不快，一俟對於情境的意義逐漸明了，便發展成情緒，如憤怒，希望，懼怕等。

情操 (sentiment) —— 我們對於情緒發底中心事物所有的態度，那就是對於目標有了清楚意識的趣意。

一個根本趣意包括一羣不同的趣益和情操，而為一切附生 (derivative) 趣益底張本。這些趣意集中某項中樞事物 (pivotal objects) 上，如妻，子，專業，家庭之類。圍繞這些中樞事

物的情緒，思想，行動等所結的網，終被思想 (Thought) 所發現，以有久暫之分。思想底運用可以制裁衝動，使某項衝動表現出來，使他項衝動暫時不要宣洩然而思想本身並無力量，它底背後有全盤的根本趣益，那不是單個的衝動，而是無數衝動所織就的感情網。

意志 (Will) —— 對於衝動和欲望有了上述的制裁時，便起始有了意志。意志是以一個耐久的趣意為根據的經常態度，它引導行動達到單個的目的或多教目的底系統，以使趣意得到滿足。意志是被一項事物所激起的多數衝動與感情底整個單體；在那裡，每種質素底意義與價值有了初次的明了。在我們較深切的趣益互相衝突的時候，就要用得着意志底運用。由意志而得到的決定可以根據

甲，一件根本趣意底較強動力

乙，或幾項統御原則底引用

1 單個或多數根本趣意集中在某項中樞事物而有的原則

2 將生命看作多方面的全體那種理性鑑賞，可使不同的根本趣意成功某度的協和，那就是對於人生的社會哲學。

推理 (Reason) 底作用是將觀念 (理論) 調成系統，將衝動，欲望，和意志調成最完全最協和的

表現。不將思想組織成清晰而有系統的正確原則，這樣系統便不可能。

向着協和的努力 (effort towards harmony) 是人心要了解，要駕御，要愛，要享受那種複雜而簡單的努力；這種努力是許多有限的個體中心所同有的，不過每個中心對於其他中心的關係，起始不過只有微弱的意識。

原來集中在自我的自私感情和衝動等擴展到家庭羣體及地方社會的時候，便成了社會的。個人心靈自然要希求社會關係，就是只在自我集中以求『滿足虛榮心，得到顯制地位，有所炫示』的方面，也得希求社會關係。

自表 (self assertion) 與自誠 (self devotion) 是在實際經驗裡混而為一的，自我之感 (self feeling) 將一切實在入於重要衝動的較廣趣意調結在一起。

社會本能 (social instinct) 起源於人心內在的衝動，它底表現可以見於母親的愛，父親的愛，家庭的情愛等。

同情心 (sympathy) 是要接近伴侶之人心內具的趨向。同情心底提高，可以由於

甲，情愛 (affection)

乙，在共同事業裡的友誼與合作

丙，相互的諒解 (這是大被想像所提高的)

社會衝動 (social impulse) 作為人性底初始趨向的時候，可以看成要求交互作用 (reciprocity) 的衝動。它要求旁人底反應，而且給人以需求的反應。這樣反應底需求是我們底根本趨意之一；這個趨意底殊特修改與發展，可有以下形式：

甲，同情心——化除了仇視質素而為旁人底需要所激起的社會衝動。

乙，情愛——在與我們有密切而快樂的反應的人們身上所發生之社會衝動底集中。

丙，性的衝動——在高級形式裡是具有尋求反應並施與反應的根本衝動的肉體需要或嗜好。

丁，社會衝動具有建設衝動而後，可向社會全體表現普遍的情操，得到高級的社會理想。

自我趨意 (self-interest) ——社會趨意之反，自我有兩種意義：

甲，自我是獨有的中心，包括肉體，然而自我觀念不能限在這裡，因為自我是貫穿一切經驗的質素。

乙，廣義的我：

1 不是分開的具象 (separate object) 而是我們底一般具象裡一個分明質素。

2 是我們底具象裡質素，以自己底感情作起始，且回到自己底感情。

我顧 (self-regard) 也有兩方面：

3 是我們一切活動底全體或任何一部份，因為那是我們底活動。

甲，一套感情而已，顧不到激動感情的具象，但有它們所暗示的希望和恐懼。

乙，一套衝動，以及衝動底精力與成功，有衝動底具象作背景。

自表性 (self-assertive nest) 是人心要求完成它底量能，執行它底志向的衝動，自表性不與社會感情相衝突，像自顧那樣，較廣的社會感情可與較狹的相衝突，自顧若只限於小羣，也要與較大的自顧相衝突。

自利 (egoism) 不是自然產物，乃是研究思致底結果，所以自利與利他 (altruism) 並不相反，相反的乃是局部或狹隘與全稱或合理。

反社會的衝動 (anti social impulse) 有：

甲，反感 (antipathy) 是自我過強，缺乏幽默 (humor) 人格狹隘底自然結果。不與惡意 (ill will) 一樣。

乙，惡意是絕對自利底附生結果，被演化條件所培養而以絕對自表來作情緒之表現的自我之感，在敵對或誤解的情形之下，要特別出現，以種種不同程度的仇視之感來切斷我們較為初始而合理的同情心。

丙，渴求激動 (craves for excitement) 是反感與自我之感底原因之一。苦難，痛苦，憤恨之類都較它們底反面更多激動的力量。

求知趣意 (Cognitive idle interest) 起於好奇心，但成永久的知識欲則在少數人而已。

建造衝動 (constructive impulse) 是個普遍趣意，不顧效用；使小孩弄製東西，使大人有職外癖嗜 (hobby)，都是它底表現方法。

全體 (the whole) 是自我，趣意，具象等組織成功的結構。若將三者看得清楚，就能看見全體。推理衝動 (impulse of reason) 是勝過一切偏見的努力，在所有的相關個體與所有的經驗世界裡，都將心的協和看成本身全體，以使一切零星努力都在裡面找着極致的意義，這個衝動將(甲)求知(乙)建設，(丙)社會等衝動，結在一起，而(丁)與較狹衝動留下適當地位。「我們如能認識這類全體，實行這類全體，則按認識與實行底有效程度，獲得理性意志 (rational will)；，這個理性意志，要以我們所有的一切根本趣意之協調合作為基礎，——不但是在我裡面的我底趣意，與在你裡面的你底趣益，而是在一切人類裡面的一切人底趣意」。

實現多方面的自我 (the many sided self) 有兩個條件：

甲，必有一個或一個以上互相一致的目的。

乙，每個臨時衝動都被嚴格制裁所制服於目的之下；一切不可拔除的衝動都有相當的對方，而不任其鬱鬱不得。

這種結果，除非一切根本衝動都改變得成了全體協一系統裡的機能 (functions)，而且因以得到滿足的時候，是不會成就的。這樣的成就便是協和在自我實現之內，條件上的意義，當理性意志成就協和底這樣一個條件時，背後是有人底一切根本衝動在以組織體相活動的。

究竟衝動 (ultimate impulse) 是一切其他衝動底根本，那就是向着較大全體的前進，這個衝動發展成清楚，包羅的志向 (purpose)，等於人心以內及世界底人心協和的時候，就是理性發展。

集合成就 (Collective achievement) (不管在科學界，藝術界，政界，或慈善事業) 都是由着人心生活經驗製成包羅協和的基本目的發展而來；這種協和裡有理性的實體解釋，努力組織，審美創造，和有想像力的伴侶之感底運行，都有必需的作用。

真實發展底永久原因，不是物理條件與社會條件，而是每個活人所運行的心力本身，環境條件不是原因，而是人心所要解決的問題。

引用書目

1. *Morals in Evolution*, 1906
2. *Social Evolution and Political theory*, 1911
3. *Metaphysical theory of the State* 1918
4. *The Rational Good*, 1921
5. *Elements of social justice*, 1922
6. *Social development*. 1924
7. *Liberalism* NO.16.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of modern knowledge
8. *Hayborters the social theories of L. T. hobhouse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927
 以上均為哈爾濱浩自己底著作
9. *Hornall hart: history of social thought a consensus of american opinion. in social sciences*
 Vol. vi NO.2 dec. 1927
10. *J. A Nicholson: some aspects of the philosophy of L. T. hobhous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studies in social sciences vol NO.41 dec. 1926.
11. *Fresr. Barler: political thought in England - from herbert spencer to the present day* from

『社會學原理』

University Library of modern Knowledge, No 98.

12. 健孟 (趙演)：讀霍布赫斯進化中的心雜評，哲學評論，第二卷，第三期，十七年九月

13. Morris Ginsberg Review of social development

14. 英國名人錄，1929

雨天

心琴翠綠合譯
羅色蒂原著

在一個小小的樹林裏，我尋思着的走來走去。

採花的小姑娘們接兩連三的走過我面前去。一個興致葱蔥的嚷着：看這裡！喂，看那裡！「呵，在這裡！」「什麼東西？」「一朵百合親愛的！」

「那裡還有紫羅蘭！」

「上前去找玫瑰！」呵，那可人兒的！」

「那可愛的小寶貝！討厭，這不懂理的刺！」看，我的手都刺破了！」

「那跳的是什麼？」「哦，別嚷！那是個蚌殼！」「來，快跑，快跑囉！這裡有燈籠花！」

「多好玩呀！」

「不是那樣摘！喊住他！」

「對啦，這樣！現在摘吧！」

「呵，我找到香菌了！呵，看這裡！」

「唔我曉得再上前野茴香我們還找得！」

「噲，我們出來太久了，快下雨了啦！」

「呀，閃電，糟糕，雷又响起來了！」

「不曉得我們可還聽得見晚禱的鐘聲？」

「三點鐘還沒到呢。你這個小傻瓜！」

你不聽見黃鶯兒還在唱着

「歸去歸去，不如歸去？」

「我覺得真有趣，靜！」

「噢，那裡什麼聲音？」「喂，在那棵灌木裡！」

於是這個姑娘把牠撞一撞，那個把牠

碰一碰，這個又把牠搖一搖，

搖——搖——搖——

一條大蛇竄出來了！

「哎呀，我的媽！我的娘！倒毒呀！救命呀！」

她們邊叫邊跑，邊叫邊跑，

接着大雨傾盆倒下來了，

好怕呵，一個爭先恐後的飛起跑，

東奔西竄，

呼喚叫罵

擠擠擁擁

亂七八遭

忽的「咕碌」這個跪將下去，

「嘩啦」那個滑呀下來，

前扑後踏，

咕啞啞呀，

花朵委地，

滿臉泥巴，

那跑得頂快的，

自幸「還算運氣好呀，」

我偷偷的看了一個飽，

卻不料自己溼也透了！

這首詩原是意大利詩人 *Federico*

Socchetti 寫的，經羅色蒂把牠譯成

英文，却能完全保持原詩活潑遊戲的風

味，這使我們不得不佩服羅色蒂的天才了

，我與友人把牠試譯如上，不敢說是發

表，只求同學們的指教。

六，一一，二十零綠

初愛的眞 (續)

謝冰季

十月三十日

——每天的事，有如做夢，但如果真是夢，我便在夢中給你寫信，告訴你這夢的前一段，到得醒來，這信沒有了，再回想到夢中的事，也是很有趣的呀！

今天下午校中球員，和國大賽球，在校裡足球場。——是下午四點鐘。

——其實這些事。我們都用不着來管牠。不過「今天」，哥哥！我似乎應當告訴你，「今天」是怎麼的一個天。呵！今天！——十月三十。——

今天的天沒有怨色，是喜色，沒有灰色，

也沒有其他奇怪的雲，只是滿天紅霞。——呵！似乎由天說起太晚了，應由我說起。

大約五點時，我和月亭在屋裡正在瞎談，因覺得吃飯的時候快到了，還不如先到湖邊走走。

我們走出宿舍，仰天一望，都不覺一驚。

「好紅呀！」月亭說。

我看看紅紅的天，我看看紅紅的地，我感覺得滿臉吻着溫風，我好像要醉，我好像正要上酒樓的心情，我望着圍繞我的一切，似乎今天都特別給我一種暗示。

我們走過球場，被熱烈的歡呼聲所吸引，

於是我們的脚步，便停在場邊。

——我站在那一塊地我忘記了，但我覺得有一種香味拂過我的鼻孔。——這香不是花香，不是草香，也不是一切的香，這香很淡，很清，或竟說是沒有。不知怎的，在我觸覺中，這清，淡的異香，似乎已到了我的深心。

我的吸呼因而緊張，我的心有些着急，我不願尋找。找這似曾熟識的香味，總是找我失却了的生命。

這香源離我很近，在我的前面，粘着我。呵！哥哥！是一個女人頭髮的輪廓，這輪廓具有非常的美，美，柔化在紅光中，因而我看不見球，聽不見歡呼的聲音，只是一絲絲排成很密的頭髮，映入我的眼中。——和頭髮相近的是淡紅的耳朵，嫩白的頸。

頭髮的輪廓閃動時，現在我的眼中的，是淡紅雲托着的兩裸漆黑的眼，但只一閃又是黑色頭髮的輪廓。

我覺得一怔，心裡有些惶，怕要生事便拉着月亭走開了。

我眼前只浮着那兩眼，臉上的樣子似乎記得，又似乎忘記，我非詩家，亦非畫家，所以我不會描寫她的樣子，但我覺她五官的分配，有說不出的平均，適宜的美，——這美我只是心裡知道。不會寫，也不會讚頌。

我心思的亂，使我的信不得不短。

十一月十一日

昨天下了一早的小雨，今天便有些涼意。
怕是冬天又要來了把！

適才和月亭，心如兩人跑驢回來，累極了

心如說：「嚴說今天也倍我們去玩，到現在還不見影兒，常人的話真不可盡信。」因此他很高興。我不覺得嚴之不來為奇怪，但我想着「常人的話真不可盡信」。是一句話，而且很對。

近來我曾把我對於「自然」和「人」的懷疑的問題問到同學們，他們只唱着哲學的高調，來搖頭擺尾的演說，自以為學問深奧，但無

能滿足我的慾望。這幾天爲了功課的忙，也漸漸的把煩悶的心減少了，但在閒在時還是這樣的煩悶。人說「閒在」能養成一個人的「憂鬱性」，我很惶恐，但是：「常人的話不可盡信。」哥哥！作怎樣說呢？

我覺得奇怪——也很可憐。近來我思想上變化的前進，竟是這樣異常的快。

想着自然是這樣的神妙，想着人的面孔上又是這樣的不測，現在沒有解答，將來怕也很難找出答案吧！由此想到人生，想到人爲什麼活着，即使是活着，只是這樣一天天的過去，對於問題不會解答，那末活着有什麼用？有什麼樂趣？簡直是做夢了，而這夢又不是好夢，使人醒來還要悶想，因之還要不自主的流出些無緣無故的淚來。

淚，如果是這樣流出，未免太不值得，也未免覺得可惜。但如果因着我覺得不值得，是可惜的，便想不流，而這又是不可能的事。造化真會弄人，常常使人覺得莫名的不好過。

昨天下午和心如，嚴到湖邊散步，湖邊人很多，大概都是因為是清閒的星期日下午，又是雨後新晴的湖光，所以也和我們抱着同樣的興趣！

「樞辛近來怎麼瘦了許多？」嚴忽然這樣的看着我的臉對心如說，心如聽着，也是這樣注意我的臉，似乎覺得嚴所說很對，也就說：「真的：天天見面倒不覺得，你一說我倒覺得他臉上黃得很。」

我很奇怪，他們都這樣說，似乎我臉上的瘦，已成了事實，於是我想着這幾天的飯量確

是減了。自己雖是奇怪而担心，但却不願在他們面前顯出來，使他們因我之瘦而感覺不快。

我因笑着說：「真的麼？」也許是這幾天睡得晚，可是我想不要緊的，跑幾天就會好的。」

「——想誰啦吧！」心如逗着我說：嚴也笑了，他們仍舊談着他們的話。

夕陽照例是沈下西山。暮色又從四周籠來，於是我們在燈光下分手了。

宿舍是這樣的寂寞，黃色的燈光更顯出無力而懶洋洋的樣子我心很煩，復悶，信是拉雜的寫了許多，想起明天的功課，還一些沒有着手呢！

十一月十七日

昨晚作了一個夢，夢見運動場上所見的那個人兒。——一笑。太渺茫了。

今天醒來呆呆的望着天，天今天是特別的高，蒼茫無際，我望着天，覺得心裡有無限的空虛，枯枝對我像是改變態度的冷笑，想起母親，或許也在想念着我，因而淚珠來在我的眼中了。

寫這信的時候是在姑母家，孩子們吵的聲音很大，我心緒很亂，所以怕這信不會長了。

今天是姑母的壽辰，所以我才進城來，姑母見了我笑着拉着我的手說：

「——怕要生鏽了吧！這許久都沒來我這裡？」我聽了沒有話，也只是笑。姑母近來人也真現出老樣來了，說話時頭都一顛一顛的。

今天客人真多，杜太太（是嚴的母親）也來了，我也帮着做主人，跑東跑西的瞎忙。晚間大吃，他們（及嬸們）大人們在一棹，我們幾個好鬧的在一棹，那邊很安靜，我們却大吵大鬧，席上被他們灌酒灌得不得了，我吃得大醉，但是很有趣。——有駕雲一樣的舒服。

還有一件事告訴你，方才表兄拿來音樂會的票叫我買，我本想买不買的，後來看見目錄上有你以前的朋友，張鰲的鋼琴獨奏，和孫一奇的提琴。許久不見他們了，也想去看看因而也買一張。

姑母留我在此間住，和我談及母親及你有

沒有信來，說些什麼？我都一一的告訴她老人家。我因想許久沒給你寫信了，所以就在此間寫了。

我今天很醉，便不想多寫，其實也沒什麼

可說的。

——還有小寶叫我在信上替她乾爹問好，因此我替她代上一句。

真不說了。

(未完)

木蘭花

胡容光

人生處處傷懷抱，把酒勸君君莫笑，少年時日已無多，歡樂光陰常苦少！寒食中秋都過了，月已不明花又老，今朝對酒且高歌，猶有黃花堪醉倒。

蝶戀花

玉羅琪

燕燕南飛雲北上，久別鄉閩，不病長惆悵。一月家書無就掌，樓頭搔首頻相望。萬里關山風淡蕩，日淨天高，烏雀飛來往。望盡天涯還自唱，音書縱得增長想。

西江月別

方潛明

一葉梧桐搖落，秋風早到江南，聲聲雁語有誰諳？總是離愁多半！長短亭前別淚，幾回欲墮仍含，無言強把笑言談，差勝顰眉對看！

川游心影錄

流水

離開十六年的故鄉，在腦子中已成了憧憬的幻影了。回想六七歲在故鄉時的種種情形，已不像是真有那們一回事，只像讀了一本神話的故事留了一些可愛的印像在腦子裏似的。

因為想再溫舊夢。去證實我的幻夢，現在所以在今年的暑假中不顧蜀道的難行而決然回川一遊。

自然呵，也不出別人回故鄉的一句結論：實現的故鄉並不如幻夢中故鄉那樣美。我所見的故鄉一切只是醜惡。但是我想這並不是故鄉變壞了，只是個人變了而已。在幼年天真的時代，眼中只見着天然的美；在天真失了後，只見着人世的醜惡。世界之於人，也就像一面

鏡似的反映出在牠前面的東西。這樣，我就不得不聯想到我自己的變為醜惡。故鄉如有知，牠一定也在悲傷牠失去的天真可愛的孩子吧？

在上海一個大雨的晚上，表哥送我上一個直航船——由上海直到重慶的船——後，就匆匆的走了。我一個人在一隻一人不識的船上，深夜想起來也有點慄然。又加之回想到六七歲與全家一起出川的種種情形，似乎也不禁有點滄桑之感。但想起我一人也公然敢走別人視為畏途的蜀道。又不禁驕傲的笑起來了。

在第二天我就找出四川人的兩個特點。第一吃辣椒的程度：我在學校常自命為吃辣大王，但是比起她真是望塵莫及。船上每樣菜都放

辣椒，初吃真不慣。第二就是四川人之善於罵人。上自坐船的老爺，下至茶房，張口自稱「老子」，閉口「媽的」。在北邊是不常聽見的——除了極下流的人。後來與一同船的李太太談起來，她說她有一次見着一位四川人同一個北邊人鬥嘴，四川人罵了二三十句，一句不重複；而那位北方人罵來罵去老是那幾句。在船上熱得要命。那種感覺，我想就如同螃蟹活活被蒸似的。我差不多一睡着就作夢穿大皮襖或用開水洗澡，醒了後總是一身大汗。船上的人就如同向日葵似的，隨着太陽轉——所不同者，只是人避着太陽走而已。

船走了五天，還未到漢口；而熱與煩悶又圍困着我。我起始後悔我不應該出了涼爽的北平，我起始恨蜀道難行。惟一的安慰者只是一

支水筆，幾本小說。七月十日的日記一段，很可以表現出那時的心情：

「我現在覺得旅行與人生一樣的：旅行如無最終的目的及同志的旅伴，則一定要感覺着無意義無興趣。我此次的旅行，一路受的煩悶，環境的種種刺激，假如最後沒有父母手足團聚的代價，我早終止了。人生的旅行又何嘗不是一樣！所以我以後應該找一種信仰或定一個志向，作我一生的最後的目標，始終爲着這個目標而去與環境掙扎；否則這人生多們的乏味呵！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不要追尋膚淺的快樂，不要陶醉幻滅的悲哀。只是直接痛快的走我困苦艱難的人生道路。」

這一來，我心裏總算痛快一點。人生的目標雖然未找着，至少我這次旅行的目標總是有

的；這樣我自寬自解的消磨煩熱的旅途。

船一過了宜昌，到了四川的境界，眼內所見就不是那樣單調了。水勢比下流稍急而曲折甚多，重重疊疊的墨綠色的山圍在四週，前後一看，不知船是從那邊來的，將要向那邊走。山差不多都是峭立着的，而河身又很狹，故仰起頭來，只見一線天空。至於巫山十二峰的神秘偉大，非我這禿筆所能描寫，誰要確切知道，最好自己去領略，免得我給讀者一種不確的印象。可是父親告訴我一句話，我不妨在此說一說：他說「見過四川的山水而去看西湖的山水，那西湖的風景。就像泥塑的玩意兒」

母親住在重慶，所以我在重慶住了廿幾天。重慶地勢也不平，一個城從山脚到山頂都是樓房。分爲上半城下半城。沒有一部平的路，

所以出門只有坐轎子，有時要上下幾十層石梯，不小心就得從轎子內掉出來。我頭一天下船坐轎到家——家在上半城——就累出一身汗。

重慶是四川第一商埠，所以比較繁華。一切都市所應該有的——如公園，電影園，戲園，商業場，應有盡有。我是抱的觀光主義，所以都跑去看一看。

在船上就聽說重慶新修了一個電影園，仿照上海，休息時候也有音樂；而這音樂也不是妣亞娜也不是梵噠鈴而是拉二簧。我聽了到有點希奇。所以到了不幾天就與母親一起光顧電影院。胡琴未聽着而到是長了幾分見識。四川人是專愛看上海的流氓中國片子，那天也是演的中國片子，名子不記得了。在演正片之前，演了兩捲外國造錶工廠的情形。還未演完，老

爺們不高興起來了，大嚷「我們不看外國人」。於是羣聲附和，園子都快闕破了。一會兒鈴聲響起來了，我還以為園子起了火，正想起來跑，後面忽然聽見一個聲如洪鍾的人報告：請看客原諒因為電影機器開了關不上，非要等演完這兩捲才能關，請大家等一等。於是大家也就靜下來等。我沒看完就出來了。至今還在疑惑電影機器如何關不上？

中央公園是新近建築好的，在一個斜山坡上。下望着長江，對面望着山；形勢自然很雄偉。不過真不像公園。其中沒有平坦的地方，在山坡上開些很狹的路，逛的人又多——不買票也可以進去——磨肩接踵，那種情形就如同趕場似的。在最下的一層有大餐桌大小一個水池，裏面既不栽荷花，又不養金魚，擠滿一池

烏龜。我還以為重慶人最愛烏龜呢。後來母親告訴，那是那些心好的老爺太太許的願放的生，我才恍然大悟。在上面有一個三合土（？）塑的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的總理像。別人要不說是他老人家的尊像，你就將中國偉人猜完了也猜不着。由此可見工程之巧妙。

四川教育之精——尤其是小學中學——也够瞧的了。所以稍為有幾個錢的往上海南京北平跑。我們家的房東二老爺在師範學校教國文及黨義是在北平法專畢業的。我到時他們正考完。國文季考題目是我將來之志願。因為這位先生一天抽大煙的時候多，看卷子的時候少所以常常是太太看卷子。他太太以前在北平念書我們有一點認識；因此她又來找我看，我正樂得找點事作；於是就替她看了幾本。四川人

倒是一班志士，每人將來的志願都是要「打倒帝國主義」。至於什麼是帝國主義，中國如何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如何去「打倒帝國主義」，一個人都未提到。我想他們也許明白透了底，提都不高興提了吧。

革命成功後，在四川與三民主義並駕齊驅者，還有「三煙主義」——鴉片煙，皮絲煙，香煙。只要有口飯吃的上，都要實行「三煙主義」。要是款待客人，是缺了「一煙都不行的。四川的大煙普通只五六角錢一兩。在農夫收完糧後，當局馬上迫着種鴉片，要是不種還得抽煙稅。所以在四川任何階級內都找不着不抽大煙的。

父親聽說我到了重慶，派了兩個轎夫隨同弟弟來接我回廣安（老家）。在過了母親生日

之後，就起身走。由重慶坐小汽船到合川，再往上是沒有汽船，只有坐木船或坐轎子。因為坐船上水太慢，所以我就決定坐轎子。我坐了兩天轎子，受的罪真不小。轎子並不像洋車那樣舒服，坐的東西是硬硬的，並且坐在裏面也不能打瞌睡，因為總是在上山下山，有時在一個懸巖上走，下面幾丈的深淵；有時走在兩個水田的中間。一不小心就有性命之憂，又那敢合眼？但是一路「青的山，綠的水，花花世界，」也享受了不少。自重慶到廣安走了三天，我就吃了幾個鷄子，喝了幾口水。一路上的小店賣的只有乾飯稀飯豆花三種東西。那驛的程度，一準會駭死我們的校醫，稀飯都盛好放在桌上，每一個碗邊上都爬滿了一圈綠蠅子，就好像鑽了一道邊似的。吃完了一碗後，碗也不

洗，又盛好放在桌上。

至於沿路的客棧——不配稱客棧——的情形，更是諸位夢不到的。房子是泥同竹子修成的，什麼叫石灰，什麼叫磚，他們大概也不知道。除了一個門外，沒有其他的地方可以通氣。對面三間。中間有一個堂屋——爲過往人吃飯的地方。住宿費——無等級——每晚川錢六百文（合此地四分錢）。每間屋子兩個床：是幾根木頭釘起來的，上面堆上一層稻草，再鋪一層草席；草席已變成褐色了。自然沒有被褥——幸得如此——不過枕頭是有的；是一個竹子作的小長凳子，這樣涼颯颯硬硬的東西睡了準不會得腦充血。每間房只有一張小桌子，本色我想是黃的；不過現在已變成黑色了。上面一層黑黑濕濕的東西，想必是成年的老土。

我幸得還帶了一架行軍床，不至受多大的罪。晚上蚊子很多，而驅蚊惟一的方法就是燃蚊煙——硫磺與木屑合成——。我燃上兩條蚊煙，預備開着門睡的，但是弟弟叫將門關上，因為店內時常混得有土匪。這一來就糟心了，屋子既無一個窗戶，門又關上，又點着硫磺煙，真是薰得頭暈眼花。我想再煙一天準可以吃熏人肉了。大概我在他們眼中一定是個怪物。所以我將關門睡覺時就有鄉團來尋根問底的；我關着門大氣都不敢出。後來弟弟告訴他說是北京念書回來的，他才走了。

住在這種店裏，一不用鬧鐘鬧你起來，二不用茶房請你起來；自然有種東西使你很早的起來趕路。在每個店後面，總有一個豬圈，三四個五六個豬不等，牠們是留來過年用的。在

四點鐘時牠們噉噉的叫起，一直等到滿店的人都鬧醒了。這樣，住店的人可以從從容容起來趕早程。

四川人的酸，大家也許知道。平常無事總愛講幾篇歪詩，或濫文。鄉村也免不了這習氣。所以破門上常是貼上奇怪的春聯。大概是顯顯創作的天才吧，貼什麼「忠厚持家久，詩書繼世長」的很少。我記得有一個店，兩邊是「只求心中無愧，何須門上有神」，中間四個

字是「門神在此」。其他的笑話，不勝枚舉。在第三天的疲勞中，回到了十六年不見的故鄉。自然一切都與幻夢中的故鄉兩樣。小時的游侶，一個都找不着了。曾經赤腳捉過螃蟹的方井，也變乾了。以前住的屋子已租與別人，雖然曾經去過一次，但也覺不出對牠有什麼留戀。十六年夢中的美麗的故鄉，平平淡淡在我腦子裏刷洗去了。

一九二九，十二，七。

CHINA

TOMORROW

英文「明日之中國」第二卷第一期第二期要目

動進的中國.....	密勒
新聞檢查不能免除謠言.....	黃憲昭
中國的新建設.....	史威爾
高麗問題.....	密勒
生活程度提高問題.....	林東海
太平洋會議之批評.....	徐寶謙
南京之外交政策.....	記者

訂閱：本校三樓嚴景珊

冬日楓湖雜詩

也 彌

窗外濛濛罩細風，初寒人步石橋東；樓前
景色朝來好，雪似飛花襲斗蓬。

其二

斜陽寂寂塔層層，徑轉枯楊未上燈；隔岸
幾人橋畔過，踏將殘雪滑湖冰。

其三

寒林棲鶴夜相驚，一陣詩心寫不成；幾樹
月明霜滿地，隔湖遙送試弦聲。

其四

樓閣參橫奪化工，簷牙影映接遙空；飄然
山上亭邊去，一片清新入望中。

西郊晚歸

積雪枝寒鳥影稀，疎林一路帶斜暉；遠籬
炊火煙高處，恐有行人尙未歸。

冰紋（舊作）

雨過斜陽護映霞，無人庭院落槐花；冰紋
寫就洛神賦，別有心情付墨華。

燕語拾零

瘦梅館主

寒林殘照冷光凝，湖上兒郎興欲騰，攪得
纖纖雙女手，爲憐軟玉仆堅冰。

其二

若個佳人初上場，未溜急就少年郎。憑肩
嬌喘渾無力，博得衣襟隔夜香。

病中隨筆 (續)

巨淵

(三) 病院裏的黃昏

我是死過一次了。在兩天前，我確是死過一次。當迷藥蒙上我的鼻官，不消一分鐘，我就不省人事了。我就如同實驗室裏的青蛙一般，受醫生的解剖。到我清醒時，我真的覺得曾經死過一次，而我也真的已成一個病人。因為我的健康已在我不知中給毀壞了。

割病後的我，精神是分外地疲困，整天死躺着，任時光消逝。悶着時，閉起眼睛忍受。為因病院裡的規則，而兼隻身漂泊在這萬里外的北國，家人的慰安，只能從冥想中得到。除朋友們的探詢外，實在就只有病中聊慰岑寂的幾本書。而書又在割病後兩天才准看。

我每次病時，常常會想着，假如在家裡，或不是這樣的情形吧。親人是在困苦中才覺到有用，健康是在重病中才澈悟到牠的好處。

這又是在病院中使我煩悶的第二個黃昏。我也不自知道，究竟我為甚這樣易感傷。我躺着看窗外一陣一陣的霞光，而這消逝的霞光，鈎引我已壓在下意識裡的一些過往的事。

母親的曾幾次煩心我的病苦。從小到大，使母親為多病而憔悴的不知多少次數。記得小時的一次大病，徹夜不眠而悲哭到兩眼紅腫着的母親，深夜裡為怕我養不活而哀哭的，悲切的咽聲，在夜靜中，震得我從醉夢中醒來安慰她。在我病愈後，母親還告我她是怎樣地為我

那一場病而擔心呢。現在，現在母親已死去多年了，而我也漂零在他鄉，誰安慰我這個天涯流浪的病者！

又是另外一個印象浮現。

是幾天前的事，爲了壓不過這顆空虛的心，同守德跑到夕照寺看已死了的小友永定停着的棺。站近棺傍時，陣陣的臭氣衝入鼻官，使我感到人生的虛幻。曾幾何時，這可愛的小友就物化了！

三年前的這時候，我還未到這古城，他是在這古城裡早已生下來了。我來時，他已呼嗶學語。因爲我喜歡攝影，愛小孩，藉攝影的機緣，就認識了這可愛的小友。這是爲着我是他爸爸的顧客，而他爸爸是照像館主人。

爲了這小友的天真，我多年已失的童心，

在這人寰裡，爲可紀念的時代，再甦活了一次。我也不知我怎麼會在每七天中，校課暇時，必到他的家裡，每次都要同他相處到一兩個鐘頭以上，而每次要離開他歸校時，如果不說下次再來，他是不讓走。有時偷偷地走了，再來時，他母親會告我他上次爲了我找不到我，哭了一次。以後我就不敢背着他走了。

在認識了他後，第一次要抱他，他是哭而且掙扎着。雖則他母親說不要緊的，這是X先生。他那兩道懷疑着的眼光，仍是照射着我。第一次給他糖果，小小的他，會搖頭不要。等他母親說「拿去吃吧」，加一句「不要緊」，才敢拿。

在熟識後，每次到他家去，會自問我「有糖嗎」？如果答他沒有，他會叫我立刻去買。

他家裡並不缺少糖果。

他像貌像女孩，他父母也愛把他裝扮成女孩。而有問他是男孩或女孩時，他自會答以是女孩。這逗大人們的笑。

他漸漸地大了，我告他不給他買糖果，給他買書了，他也喜歡。到再買糖果給他時，他又會告我下次不必買了。對於畫，他是很喜歡的。可是在新年時給他買的一本價值很昂的畫本，不幾天，他撕了。還告我，是他撕了，要再買。過去的寒假中，因事南歸，在上海，給他寄來不少的兒童畫報，到事情辦完了北來，這些畫報是據說有收到，可是無踪了。這又是他撕了。我也沒追問他。以後，想再爲他買，終于爲我成人的人事倥傯，未曾買。誰會想到他這短促中會死，而會爲痲病而死！

去年秋天，他進孔德學校的幼稚園。相會的時間少了。原因是我也已住在這古城外。有時偶然到他家去，都逢到未散學。有時偶爾相會了，他曾爲我述說他學校裏怎樣怎樣。說女士生很愛他，在學校裡也很好玩。有小朋友，又有女的。還要我去他的學校玩。爲了我無謂的忙，終于辜負了這小友。

他在進學校後，就常不喜歡在家裡。據他母親說，是學校有多的玩具，多的朋友。無怪他叨叨絮絮地說了一大篇學校生活的話。

冬天我要南歸時，到他家裡辭行。問他要否同我南去。他怕去了不回來，不答應去。告他是要回來的，他要在晚上就回他的家，不然就不去。告他那邊有小女孩，他要給他帶來。說不去是不帶來的，他又要去。後來告他不必

去了，他又嚷着非要去不可。問他要小女孩幹嗎，他說『要來玩』。可是，我辜了他了，因為我未曾有如他要的小女孩。在他嚷着要去的時候，是不許我出他的家門一步，怕我拋了他而去但我終於為方便起見，在寒風中，昏黃的街燈之下，偷偷地在他睡後把寄存在他家的行裝搬到前門外的一家小旅館裡度了一宵。終於背他走了。

我走後，他是怎樣，我不知道。在再來時，他母親告我，說他當天夜裡醒來曾找我，第二天還找我。

我匆匆地歸去，又匆匆地北來。為人事的憔悴，我遠離這小友一月多。北來後，第一次踏進他的家門時，他父親告我他們快搬家回上海去了。我是怎樣地黯然神傷！

遠別重逢，我滿望再可以同他歡聚，誰知遠別又將在即！

我聽知這消息後，帶他在寒街上跑了不少路。還去一位同他也相識的朋友家裏，為的是告她他要遠行的消息。她給他茶喝，他說不渴；給他糖果吃，他說不餓及怕翻。可是他饑涎着糖果的情形，煞是可憐，叫他『不要緊』吃吧，他說是怕回家媽媽罵。可憐的小友！

他還有兩個弟弟，最小的是比第二的有趣，可是不及他的可愛。

他們說是搬家上海去，可是朋友們不讓他父親走，把另外的職業壓在他父親肩上。他們終於留下。他的學業，也因為幾次的搬家，擱下了。到這第四次搬家，他和他最小的弟弟已進入那渺茫之鄉。他父母聽朋友們的勸告，要

把可痛心的景象換換，省得時時記起他們兩個小孩而哀傷。搬家了。

他死時，正是我忙着功課小考的時候。據說會打電話通知我，可是我終于未曾接到有那樣的電話。到功課考完了，送倫南歸的那一天，歡喜地買了一個初上市的西瓜，帶到他家去，想可以給他嘗嘗這熱天的產品。誰知一進門，零亂的家具，和病狀很深的他的母親的景象。我駭異他家裏向來未有的雜亂，剛問他母親「楊太太，你病了嗎？永定在那裡？」口還未開，她先開口了。「X先生，你知道嗎？兩天前打的電話……？」那沉重黯隱的語調，再給我以莫明其妙。到她再說：「大 Baby 已死了。」我「Oh」的一聲，抱着那漲痛沉重的頭，坐在一傍的凳子上，鬱悶愁煎，酸淚涼透兩腮。

，教我追傷這曾經短短地留在人間四年的小友。

再一問，才知他已死去三天了。而那天，正是他最小的弟弟死過去不到十個鐘頭的時候，唉！三天裡，把兩個可愛的天使般消逝了。這是怎樣可痛心的事嚟！就不必說是他的父母，是我，也正感覺到憾恨綿綿。

一直到我離開他的家時，我始終未曾給他的父母知道我這一次來，也為他們的孩子買了西瓜。我坐在車上，看到這小友已吃不到的物品，憶念起我的小友，心裏是難受，鼻又酸了。

他父親說他平時知他的小孩太聰明，有難養活的擔心，說他去清華演講那關於攝影的時候，雖在夜間，永定也跟他去，我的學校宿舍

開放的那天，他也跟着來。說是他太聽話了。平時的一些舉動，又都異于其他的小孩。可是我只覺得他父親太聽他的話。

他往時很怕醫生，也怕吃藥，所以這次的病，要給他送去醫院，他不願。到看病勢不好時，才請一個往時熱識的日本醫生沙田來看。只說不要緊，只隔一天，到臨死前，才說已沒法了。

日本國說是醫學高明，只製造出會殺人的一班醫生。石評梅女士的死，是由這北平有名的日本醫院的醫生的過手，我這小友的死，也斷送在這日本醫生沙田。真是高明！要是我病到快死，也斷不進這小鬼頭的醫院。一般人的信任，只給我以懷疑。立漢的起初，也不是住過同仁會的日本醫院嗎？

然而說過來，還得怨他父親太聽他的話。和太信任那小鬼頭日本庸醫。

哼！已成過去，怨悔也已枉然！

聽說他父親爲着他同他弟弟的死，有幾分神經錯亂了。平時很克勤克儉的人，現在自暴自棄了。原因是他說他是爲他的兒子而生活的，現在他兒子死了，所有的錢，他該不猶豫地用完。所以平時連洋車也不捨得坐的，現在走不了幾步，也要叫起汽車來了。他母親是爲悲傷這兩個死去的兒子，已黝瘦消沉得多了。

唉！這是如何更沉痛嚟！這個呆笨的我，既悲這小友的死，聽他父母的這種情況，要慰安他們，可是怎樣慰安法！寫信呢，談起這事，是要引起他們的傷心。自己去，因爲我過往的同他們的孩子的要好，一看到我，他們非憶

越他們的兒子不可，這哀痛又必加增；尤其是他的母親。所以我已多天躲着不敢到他家裡去了。而且，現在也已正自臥病着。這又是怎樣給我爲難的事！

幾天前，當我踏進夕照寺時，站在他的棺傍，看到『愛姪永定……』及『……贈』的花圈，我仍覺得他是未曾死，還正同我在玩着呢。可是，可是肉化的臭味已生，而明明擺在我面前的是一具小棺，還有標誌。我鼻酸

，熱淚爲悲悼這可憐的小友而滴下。可憐的小友！你這短短的一生算是完了。這罪惡的人寰已沒你的聲色。但你知否我抱着一顆永遠永遠填不滿這空虛的心嗎？

也是這樣的黃昏，霞光快斂的時分，我同守德從夕照寺歸來。想不到幾天後，我已失去健康，而死躺在這病院裡。人事的變幻，真無常際！當霞光散盡，夜幕籠罩了大地時，我帶着傷逝的情懷，沉浸在這夜的虛空裡（待續）

訪菊

方潛明

秋老客心驚，東籬採落英，有家悲蕩析，顧影倍淒清，孤雁隨風遠，危樓對月明，遙憐諸弟妹，花亦解離情

新月月刊

第二卷
第五期

要目

論人權

羅基隆

一個母親(小說)

沈從文

資本與法律

實秋譯

詩(三首)

羅曼思
饒孟侃

淺湖(小說)

李祈譯

論批評的態度

梁實秋

書報春秋(三則)

陳淑等

華嚴月刊

第一卷
第八期

袁枚的文論

李辰冬

青春的權威者

廬隱

英國古代的民謠談

曜山

把寶劍送給

波西

亡命(小說)

廬隱

人食與人屎

徐玉諾

寒夜

于廣虞

追悔

陰佳女士

嗚！嗚！嗚！嗚！汽車電掣飛馳般駛進了西直門，在電車道旁停住。凡在這里下車的人們都紛紛地下了車，黎明也從人叢中擠了下來，反身又走上紅牌的電車。大概電車才到的吧，車內空空洞洞的，絕不像汽車那樣擁擠。這時候除了自己和車上售票員外，只有賣糖的孩子們在鬥着口角，黎明焦急地張望着車外四周，希望乘客們快些來，車便可開了，他就可以早一刻到家。正在張望之際，迎面上來一個巡警，右面並行着一個着藍布棉襖褲的男子。他左臂上繫了一條白繩，那端大約握在那巡警掌中。這大約是個犯了什麼法的人吧，黎明這樣猜想。可是看那犯人的樣子，滿面笑容，一點不

會露着憂凄羞恥和恐懼的樣子。雖然一隻手已竟不自由了，他還要用右手從衣袋裡拿出紙烟來吸。也許他心裡難過極了，故意裝出沒有事的樣子，也許他慣於這種生活，不覺羞恥了吧？黎明看得呆了，他想天下真有這種麻木不仁的人了嗎！

忽然一幅他父親被逮圖刺入黎明的眼簾，一時他覺着胸膈間有一件重的東西，把他的心壓了下去，他的眼有些發迷，恍惚間看着對面坐的不是別個，原來就是他的父親，他急忙地自己的眼光收回，去，低了頭，羞憤，悔恨，自詛的情緒湧上心來，再也不敢抬起頭來了，這時電車上人已竟來得不少了，售票員嗚笛一

聲車接着移動了，售票員開始賣票，黎明愕然地給了廿四枚銅元，同時得了一張紅色的票，便又低下頭去沈思，他深自痛責，總覺着對不住他的父親。

這是一個初春溫暖的早晨，黎明正放假休息，適舒地搵了一本小說到庭院裡倚着樹根坐下看書。忽然聽見皮鞋橐橐的聲音，從屏門傳進來，他忙抬頭一看，原來是四五个青衣帽的生面人，他用奇異的目光上下打量他們一番，又見後頭那个是自家的聽差。看他滿面通紅，眼裡蒸着淚光，抖擻成了一團，黎明莫明其妙地問道：

「老王，這些人來幹麼的？」

「他……他們……是……是……是來查……」

「老王已竟嚇得不能說話了，

「他們來查什麼？」秀明已猜着十分之九心裡不覺一跳，聲音也帶些顫動了。

「我們奉命來查烟的，並且要見你們老爺。」一個裝作和顏悅色的來查烟的這樣回答。

「老爺還沒起身，你們既然為公而來，不能不讓你們查，就請跟我來看每間屋子吧。」

「黎明說好就帶他們到自己書房和臥房去查，老王便飛也似的去喚醒他們的老爺，那些查烟的人們好像預知黎明父親臥室似的。不跟黎明來查屋子，便跟着老長去了。黎明見勢不好，便也跟了過去。他們早已邁進上房的東偏房，他又跟了進去。就聽見起頭說話那人說道，「這屋裏好大的烟味。」幸虧烟具已竟收起，不見有些烟的痕跡，他們便翻床開櫃搜查出來。黎明嚇得什麼話也不會說了。本也是也沒話可

說，他平生不肯說瞎話的，讓他們家沒人吸煙，他是不肯讓他說家裡是有人吸煙，那也太傻氣了，所以只有呆着，希望查不出來，禍也從此免了。可是他中心着實生氣又慚愧，這要叫同學知道，多麼羞恥的事情呀！自己在學校裡演說會上才說過中國的最大危機，便是鴉片爲害，弄得人萎靡不振，全國病夫，意志薄弱的人們沒有不受牠的禍害的，所以吸煙的人們一天一天比一天多起來，想起來實在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同學却都能來一齊拒絕這煙毒。說得淋漓盡致，人人都稱他是有思想的青年。誰知他自己的父親便是個鴉片癮者，連他父親的一點小毒，都不能拒絕，又焉能拒絕這個全國大害呢。他也曾幾勸過他父親去戒除，他父親總以爲被禁的却是些，無產階級的人們。至於

像他這樣有錢有勢的人們，絕對沒人敢來干涉的。等到禁煙局立了禁煙之風大盛的時候，他也曾勸他父親去登籍，以免禍生不測，但父親每天想去實行總爲因循所誤，沒去登籍。這時候真有人來查煙了，怎樣處置這已生的禍患呢？他由氣憤恐懼的情緒轉而爲看不起他父親的態度了，他自己反以爲勝利了，他平常的話果然應驗了。他又想他自己的話，不能感動他的父親，但今天這種搜查的情形，也許能令他父親受極大的刺激而覺悟了哩！

這時候他父親已竟披了長袍出來，兩肩高聳，幾乎頭都看不見了。一付灰黃而枯乾的面龐，襯着除陷的兩頰和絳紫而灰白的嘴唇，加上一雙凹下而無神的眼睛，真像一具活骷髏。他手裡提着鞋就坐在床沿上著鞋。又是先前說

譚的那個人從衣袋裡掏出一張憑据似的紙來，很有禮貌的樣兒呈給黎明的父親看着說道：

「我們是奉禁烟局的命令來查烟的。」

「沒有的事，誰說的，我們這里沒有人抽烟？」黎明的父親一面揉着眼睛一面刷着鞋說道，這裝出沒有事的樣子。

「不是我們自己要來的；實在是有人告了你們，我們有了憑据才敢來的。」

「是誰告了我們，你把他說出來。」黎明的父親，像要把問題論點轉了似的，以為可以以不追究那樁事了。

「同着您的屋裡，再看您的面龐就可以証明了。其實抽烟是常有的事，說出來以後，也不過是去登个籍就了事了，以後每月交五角錢費，就沒有事了。」黎明的父親仍裝出沒有事

的樣子，把查烟的人說的話，全沒聽見，轉個老王說道，

「老王，你叫他們別亂動東西。」原來那些來查烟的人們除去查烟職務以外，還挾着別種目的。所以屋裡只剩了說話的那個，其餘一個在院裡巡守，那兩個溜進老爺的臥房去了，接着就聽見母親在裡面嚷道「這是我的錢，你們爲什麼往袋裡收？」一面說一面就走了出來，老王便跟着進去看守那兩個在裡面要偷竊的主兒。

母親也是剛起身的，蓬頭垢面，她的神色也不減於她的丈夫幾乎不能令人相信在這樁太戶人家，會出來這樣憔悴極度的主婦。黎明看著父親母親狼狽不堪的樣子，着實有些慚愧他也不知怎樣處置這樁事才好呢。學校裡學了這

許多政治法律社會等東西到現在一點用處也沒有，同時那個查烟的人甘言美語哄得黎明十三分相信承認了以後，也不過是去登一個籍，按月納些捐便沒事了。因為黎明想着世界上的事情都是這樣簡單容易，所以恨不得立刻讓他父親承認了就算了。自己本來抽着烟，早晚人家也會知道的，何必瞞着人家呢。但他父親一點也不理會，從床上站了起來，移移桌子整整床單，理理茶杯，又想上裏間屋子去看看，接着別一個查烟的人跟着他進去，他一出來，他也跟他出來，一出進，真足令人看得頭昏。但他父親的樣子實在是處在無可奈何可憐的狀態中，想要這樣敷衍敷衍，挨挨時光，也許自己來的禍患可以躲過去了似的。他母親一面洗着臉，一面和那常說話的查烟人瞎辯想要解明

她家實在沒有人抽烟，但是那人狠狡猾很利害的，他現在呈着脾眼蔑視的神氣。說的話都是些譏諷激刺的語調同時又加了些恐嚇的意味。說是若讓他們搜了出來，可面子不大好看呢，並且可以把活人可以拿去化驗的，所以無論如何總是沒有法子瞞的呢。黎明本是個極講身分極顧面子的孩子，覺着一個有錢的，上等太太叫這種下賤的差役來奚落，實在不上算待要罵那人幾句，又覺着自己實在理虧，說了出來，恐怕更惹是非，他沒可奈何，只好用他們的本鄉話來對他父親承認了那事，免得查了出來，反倒不好。他父親真是沒有主意了，就指他的妻說道，「我實在不抽烟，我的太太抽烟。」母親接着也說「是我，是我。」

「不管是老爺抽，或是太太抽，反正把東

西拿出來就沒事了。」那人又恢復了那種溫和謙順的態度。

「反正我們已經承認了，自然會去上捐，他們要東西幹麼。」這時黎明覺着一個重担從肩上落下了，便全身都成覺輕鬆了，以為這事就完結了。所以擡口而出說了這幾句有效力的話。

「那不能夠的，我們是奉命來的，既然查出來了，總得有些東西作憑据，拿回去作交代。完了還照樣送回來。」那人的態度變了些嚴重。」

「好吧，老王把烟具拿出來。」黎明很直爽地便替父親答了。老王進去去拿烟具。

「好極了，一共幾樣東西，你們把牠點清了。」那人勝利了似的說道，一面過去數東西

，一面就拿出筆來把東西記在紙上，並且念了一遍以便正誤。黎明聽了某月某日某地某姓去查烟，當即查出烟具若干件等言語中心像有一隻拳頭在想着地一樣難受，這不是在報上本地的新聞欄內登的那種語調嗎，想不到自己家裡也出了這樣怪事。他真是羞憤極了，若是這事也登在報上，豈不丟死臉了？那人把烟具包好，便說道，老爺請您同我們到我們局裡去一踰。」

「這是什麼話？你們憑据拿到了，還要我去作什麼？」黎明的父親，這時才想出一句話來說。

「官事官辦，您總得走一踰，我們才有交代。」那人現出蔑視的神氣。

「你們真是豈有此理，原來是拿團套來騙

我們嗎？先說承認就行了，人家真承認了，你們又要求憑據；憑據有了，又要人了。你們說的話，一句也不可靠的呀！」黎明憤恨極了，這時才覺悟了似的。那人也動氣了，兩眉倒豎，橫肉滿面，大聲嚇道：

「誰來騙你們？你們自己違法犯罪，偷吸了大烟，還敢說人多事嗎？」

「好漢作事，好漢當，既然我抽了烟，我同你們去得了。」母親這時勇敢起來，像要替父親去受刑似的。

「老爺是一家之主，還是老爺去好一點，一會兒，就可以回來了，」這時其餘的查烟的人都進屋來了，便你一言，我一語的這樣說着來逼黎明的父親去。黎明心裡也以爲母親是不能去的，因爲她身子太弱，怕受不了車馬勞苦

的。並且母親也不如父親那樣善於辭令，她去了，怕不中用的。他很想說他替他父親去，但總覺得他也不如他父親。因爲他常看見他父親在親友面前是很談笑風生的，朋輩中再沒比他父親能說善談的了。所以他不敢說代父親去的話。況且那事是他父親作的，應當讓他自作自受去，也許從此他父親由慚愧而至改悔而不再抽了呢，他想定主意，便再不作聲。

父親把衣袍穿齊了，那人又催着快走，但父親摸摸這里，呆呆那里，好像捨不得走似的。一會看看他的妻，又看看他的兒子遲疑着不肯出房門，好像怯懦的不敢去見人，又似乎哀求妻兒代他去的樣子，但妻兒各有他們的心思，終久不曾理會得父親意思。一直等到那人連催逼，父親無可奈何地走了。黎明跟在後面

，送他父親到了門口，扶他父親上車，那些查烟的人也要跟着坐上去，黎明以爲父親是從前政府的大官員，現在雖然失了勢，也不能讓那些粗野無身分的人和父親並坐，所以叫他們與司機人同坐，但那些人，毫不留情而惡狠狠地答道：

「得了別擺臭架子了，我不把他拿根繩子拴上拉着在街上走，還是我給你們留面子呢？」黎明想到這裏，頭潛潛然要昏過去了，再也不敢往下想了。抬起頭來往車的四圍一看，烏鴉鴉地滿車是人，那個犯人，不知什麼時候已竟不見了，心裡覺着輕鬆了許多，但他的聯想還不能打斷，接着又沈思了下去。

黎明送了父親走後，回到母親屋裡，看見母親楞楞地望着屋頂，他也默默地對着母親坐

下，老王隨着跟了進來，很懊悔的樣子對黎明抱怨道。

「其實老爺要不承認出來，也許可以免去這禍。讓他們來找，他們決不會找着的，因爲我已竟把烟具收在箱子架最下一層了。」

「那那有準呀，他們翻箱倒櫃，一定會把那東西找着，那不更麻煩了？」

「不會的，因爲他們不敢亂翻的，隨便翻看就拉倒了。就是找出來了，也不會再有受大罪惡，倒不如闖一闖，也許找不出來，就沒事了。」他又舉了許多例子都是來查烟的，結果沒有查出。這時黎明萬分後悔，這禍都是他一人闖的，要不是他逼他父親，他父親未必會承認出來的，逼他父親作犯人去的，原來就他自己的親生兒子，真是對不住他父親，所以他想快去禁烟局去打聽消息，他母親攔阻他道，

「人已竟去了，打聽消息也沒有用處的。其實剛才你替你父親去就好了。他的烟癮很大，今早還不曾抽着，又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弄出病來，真叫人着急。他不抽烟，就一二年不能回來，也不要緊。」黎明這時心裡真像刀割，這個錯完全是自己鑄成的，自己沒勇氣去受，反把父親推了出去，他懊悔得流出淚來了，他母親又加緊了說道，

「依上回王次長家裡抄出烟的時候，就是他們大少爺代去的，後來罰了點錢，就了事了。現在你父親自己去了，假如人家真來化驗他，一查他也是抽烟的話，不知會有什麼變故不會？」——，黎明聽到這里，不覺大哭起來，想起從前木蘭替父從軍和緹營救父的故事，愈發哭得利害了。他想他們都是女子，尚且這樣

勇敢，自己是個男子，還是這樣怯懦無能而且這錯是自己弄成的，還不敢去承當，真是太沒仁心了。假如不幸而有意外，他不將有殺父的大罪了嗎，他內心的痛苦使他忘記了自己是個大人，竟孩子似的放聲伏在桌上痛哭起來，母親也陪着流淚。

「唉，怎麼說的，不自己招了就好了。上局裡去。倒還不打緊，若是擲票的冒抄烟的名把老爺綁去，那可不好找了。從前李老爺就這樣上過一次當呢。」張媽進來給少爺擰臉水，一面自作聰明的說了這套話。黎明聽了更是嚇了一跳他怕他父親真個被綁去了，臉也不顧洗，竟先去打電話去托親友來想法子，去打聽父親的下落，然後再去想法保他出來。打了幾個電話，親友們却說極力地幫忙，他心裡平安了些。

想着等父親回來，一定再勸他趕快戒煙，父親受了這次的刺激定要立刻戒烟。那時候豈不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呢？這樣一想，他內心的疚痛才減輕了一些。

果然黃昏的時候，父親回來了，一見妻兒，也放聲大哭起來，以為這是莫大的奇恥。自己咒詛自己爲什麼要抽大烟呢，鬧出這種笑話來，非立刻戒煙不可，便命老王打電話，把常來的看病醫生請來。黎明雖然初見父親時有些慚愧不安，這時候他聽見父親不用已勸竟自動的要戒烟了，心裡十分喜歡。

一時醫生來了，說明要戒烟的話，醫生當然極端贊成。並且告訴他的，若是用二三星期除掉，多少要受些痛苦，若用四五星期，便可安然無事的戒除了。但無論如何總得要住醫院才行。黎明的父親，從來不肯受一點痛苦的，

住醫院似乎坐牢似的，也不自由，所以聽了這番話，把戒烟的念頭打消了一半，只好回覆醫生，以後再說。

現在離這事的發生，已竟有一年多了，不但父親始終因循着，沒有把烟除掉，連母親因病也把大烟抽上癮了。終日兩人對着，睡在床上抽着噴雲吐霧，把滿屋弄得烏烟瘴氣。黎明一片用心，毫無用處，而在他青年血性的精神上深深地劃了一條暴露父親罪惡的痕跡，他是永遠忘不掉的，每次看見父親或者回憶起來，總令他自慚和對不住他父親。想着想着，他感覺在電車上哭起來了。電車已竟走到他家胡同口，他還不知道下車。一直等售票員來問他時，他才如夢初醒似的淚眼迷惘地望了望車外才知道了天橋，便下車，活動活動，又乘原車回家。

生之歡樂

英國高斯華綏著
朱 賓 文 譯

那是在伯克列公園的附近，我剛從一間溫馨而充滿着「動產」的客廳出來，廳門隨手關上，東風撲在我的臉上，我出來到一個孩子的身邊。

她大約有五歲的光景，坐在行道上，隆起的膝上披着一件緋紅色的小裙，用一條三四片棕色的葉兒點綴着的枯枝擊着行道。在擊聲中，口裏唱着歌。黑棕色的頭髮四散在她圓圓的沾有塵煙的小面上；一頂破帽放在行道上她的旁邊；一雙淡漠的小黑睛珠從眼裏望出來。

她與「動產」正好成一個對照，令人不能不注視她一下。

所以我蟹行的（意謂一面走一面看着她）

譯者）走下街去。

她知道我在蟹行，她知道警察在轉角的位臵，她知道她周圍的一切。她看見我快要隱沒了，便前來向我獻殷勤。她像獵狐狗求乞餅乾一般的偏着頭，從捲髮中仰望着我。她微笑了——我也微笑，拐了灣。一陣輕微的鞋釘聲，原來「她」也拐了灣。如其她坐在地上是離奇的，那末她走起路來更加離奇了；她已戴上帽子——一頂大女孩子的破帽——在頭後部；她的短的緋紅色的裙子是破裂了的，她的褐色的裸腿投入在一雙婦人的靴子裏。她在後面蹣跚着，用枯枝擊着欄杆。有時她上前和我並行，向我的高帽子羞怯的瞥了一眼，隨又落後。

來往的人凝視着她，可是她不留意。
在牛津街上，我們停住脚談話。

是這樣的開頭與結束：

「你喜歡糖菓嗎？」我離開她，她嘴裏啣着一枚六便士的錢幣，用大的黑溜溜的眼睛直釘

住我，又用她手裏的枯枝擊着一家店鋪的玻璃窗。

可是我再回頭看時，她正同別的小孩子繞着胡琴跳舞，她的小裙在擁擠的街道上是一個緋紅色的小玩具。 一八九九年原作

戲劇與文藝

第一卷
第七期
次 目

藝術與宣傳

熊佛西

導演技術

王瑞麟

梅伊阿特的劇場觀

謝興

鮑明遠的純文藝

甘蟄仙

我不思量(詩)

羅曼思

水聲

楊鐘健

夢之札記

張皇

誰的力(長篇小說)

張繼純

書報介紹(四則)

純等

藝術趣話(三則)

治策

戲劇消息

達

編輯者言

鳴琪

慷慨

(獨幕劇)

雨初女士

時間 某星期六下午

地點 某大學宿舍內

人物 金彼得 大學生

李永琪 大學生

郭繼雄 大學生

陸振華 大學生

老張 校役

佈景

金彼得和郭繼雄的屋子，床上污衣堆積，地下碎紙雜亂，書籍，食物，茶壺，茶杯等物，都放在書桌上頭，金橫躺在床上看報，郭對案讀書。

金 (朗誦) 『真光電影公司，即晚開影』兩

性爭雄」一好一个片子，俗們看去！(起坐)大沙鍋(郭)，你聽見啦沒有！

郭 聽見什麼？

金 真光今天晚上，影『兩性爭雄』俗們看去。

郭 我不去。

金 我請你呵。

郭 請我也不去。

金 你這書虫！有福也不會享！幹嗎那麼用功呵！你天天迷頭迷腦的，該玩不玩，該吃不吃，該睡不睡，究竟有什麼意思呵！看你這些書，明兒把你送到墳墓去！(躺下)

郭 (仍低頭讀書)

金 (起來) 你不來，我找李子去。(找衣裳

穿)幹嗎我這些衣裳，沒有一件合適！(一件一件的翻)這洗衣服的人，真該死！他給我熨焦了一塊，明兒非揍他去不可！(又一件)唉呵！這件又給烟灰燒一個窟窿！唉！這件又髒！叫我穿那一件好呵！(思素)吶！我好像還有一套黃綢的似的(再翻)大沙鍋；也許在你的櫃子裏面罷？你自己找去，反正有洋服，就是你的。

郭 (把郭的衣裳，都翻出來)奇怪！沒有！我問老張，看他知道不。老張！(張進)老張，你看見我那一套黃綢的洋服沒有？

張 沒有……吶，金先生那一次不送了一套洋服給那打掃的小王嗎？那好像是黃的。

金 是嗎？幹嗎我會那麼糊塗，白送人家東西！

張 金先生自己願意的呵。

金 我不應該願意！我現在反對我自送東西給人家！你告訴我，爲什麼我要給不認識的人送東西？

張 這是慈善呵，看見人家沒有衣裳穿，可不

要送他一件嗎？這是積福在天，這是愛人如己……

金 你在這兒演什麼說！快滾！

張 吓！是的，金先生當時說，因爲看見小王的媳婦長得漂亮，小王衣裳骯髒，配不起她，所以叫我把一套洋服送他，

金 這倒有這麼一回事，但是好久了。

張 是的，好久了。(下)

這時李永琪在外邊喊，

李 Peter—

金 你是李子嗎？快進來，（李入，身穿體育背心，手拿網球拍，口銜烟捲）打球回來
呵？

李 泗水去啦。

金 我也常常想學學泗水，不過老不敢下水，也沒人教我，明兒請你教教我得啦。

李 可千萬別上學堂裏的泗水池去！

金 爲什麼？

李 爲什麼！有人掉在裏面，淹死了！

金 那多可惜呵！一池清水，泡着一個死尸，多麼髒呵！

李 可不是嗎？昨天費了半天事，把水換了，想不到淹死一個傭人，也是那麼麻煩，這倒不要緊，還鬧鬼呢。

金 唉呀！鬧鬼！學校裏面鬧鬼！

李 今天我去泗水，正覺得高興的時候，忽然

覺得底下有人把我的腳拉住，要不是我手足靈敏，泗水技術純熟，用勁爬上來，恐怕早又變了水鬼了！

金 這怎麼辦！我天天晚上，從外頭回來，都經過那泗水池哩。

李 你若是怕，還是晚上少赴跳舞會好，鬼是不饒人的。

金 這簡值是沒辦法。這鬼是誰！這麼可惡！大沙鍋，你聽見了沒有？學堂裏面鬧鬼了！

郭 什麼鬼？

李 水鬼。

郭 誰的鬼？

李 聽說是那打掃的小王。

金 小王！

郭 是小王嗎？去年 Peter 還送他一套洋服，他的媳婦很美的，聽說。

李 現在可不美了。人一窮，美還上她那兒去嗎？

金 他就是小王那可惡東西呵！早知道他死了，還來鬧鬼，我一輩子也不肯送他衣裳穿。

郭 李子，這小王的鬼，好些人也碰見嗎？

李 哈！哈！大沙鍋今天也管起閒事來了！這並不是閒事；這是正經的，有學問研究的價值。你告訴我，實在鬧到怎樣啦？

郭 從前天起，已經有十幾人碰見他了。華里前天晚上在泗水池旁邊看書，忽然聽見「嗚呵」一聲，一陣冷風吹來，嚇的他扣了

書跑。宗教樓那個近視收師，昨天也看見池水打滾。老魏昨兒晚上，從池邊走過。

後邊有一個黑影追着他，他利時出了一身冷汗，不敢回頭。一下子回跑屋子去，關上門兒。

金 別說啦！別說啦！他一會兒該來俗們屋了！我還打算上真光看電影呢。

郭 我陪你去，我可不敢去了！

李 你剛才不說請我去嗎？你現在請我，我也不去了！

郭 大沙鍋真不怕鬼把你拉到水裏去嗎？我就怕他不來；來了，我來年的 thesis

便有材料了。我現在借了好些本論鬼的書。茫無頭緒。若是今天晚上能碰見小王的

鬼，我便向他直接研究。（外邊敲門）來

金（急狀）來什麼！快把門關上吧！一定是那

鬼來了！（蹲在床底下）

陸振華入

李進天堂的來了。（欲走狀）

陸密士特李請不要走。我是爲公事來的，我

也要上您的屋子。

金（從床底下鑽出來）我以爲是鬼來了，誰

知道是假聖人！

郭（看看陸，又讀書）

陸密士特金，素仰你樂助好施，先請你樂助

點吧。（拿出紙筆來）

金什麼樂助！

陸現在有一樁很可憐的事情發生。是學校最

不幸的事情，我們是學校的一份子，實在不能不犧牲一點，爲他人謀幸福。

李什麼不幸！什麼幸福！怪話！

陸這一樁不幸的事情，實在是可憐，我們豐

衣足食，却不知道人家怎麼窮苦！所以現

在請你們捐助一點。安慰那無告的人，密士特

金！請您先捐的啦。（遞給他紙）

金捐什麼？

陸吓！我赤熱熱的心太誠懇，儘顧講，倒忘

了說出原因來，我們親愛的同胞小王前天

在泗水池淹死。那種悽慘的情形，實在可

憐呵！我們真要省一點餘錢，送給他無告

的寡婦孤兒。密士特金，你平常是很慷慨

的，請多捐一點。（拿起筆來）多少？

金捐！捐你的去！死！死他的去！他不可憐

我，我可憐他？他做了鬼，還來鬧；嚇得人家電影也不敢去看，跳舞會也不敢去赴！我現在恨不得把錢扔在池水裏面，壓死他那可惡的鬼！還拿錢送到他家！誰也沒有那麼笨！

陸 你知道他的家裏，多麼窮苦，他的妻子，兒女，多麼可憐呵！

金 可憐！多麼可憐，我也不捐！（吸烟）

陸 （對李）那麼密士特李，您捐點吧，多少？

李 您的捐冊呢？

陸 對不住，因為是一件小事，而且時候匆速，捐冊印不來，

李 你們對於這捐款的事，有什麼計劃？有委員會沒有？

陸 沒有什麼計劃，不過我們幾個人，覺得

小王這一死，他的家人，一定會流離失所，憐恤之心，油然而發。所以來跟同學們捐點錢，救濟小王的家庭。

李 你們這幾個人是誰？

陸 有密士特陳，密士特榮，還有……我，這幾個人，分開去捐。

李 捐了，怎樣？

陸 送去小王的妻子。

李 誰查數？

陸 吓！這倒是沒想到。

李 對不住，這樣我沒錢捐了。（吸烟）

陸 密士特李那是沒錢捐？您一個月抽的烟，

便夠小王家裏兩個月用度了。真的，你們想透一點吧。犧牲一個月的烟不抽，人家就有幾个月的幸福了。

金 別在這兒叨嘴了！快走吧！烟是得抽的，

錢是不捐！（躺下）

李 假聖人，我老實告訴你，我們並不是窮鬼，要戒了烟才能拿出幾塊錢來。我是不願意給你捐！

陸 給我捐！我並沒有叫你給我捐錢呵；這是給小王的寡婦孤兒捐。

李 給你捐，給小王捐，給任何人捐，反正錢是從一個口袋進去，哼！其中黑幕我早知道了！

陸 什麼黑幕！這太不好聽了！你告訴我，什麼黑幕！難道爲窮苦的人捐點錢……

李 爲窮苦的人捐錢！這是高等「馬扁奇術」！你不說沒有查數的人嗎！

陸 可是照良心說，捐得的錢一定完全交給小

王的媳婦呵。

李 誰知道「完全」是什麼？

陸 我們以真誠作事，犧牲時間，犧牲精神，爲着悲苦的窮人服務，只有這純潔的心，可表公正。

金 （從床起來）我實在不能再讓你們在這兒鬧了！假怪人，俗們不捐了！俗們有錢，明兒給小王的媳婦，蓋一所房子，讓她的兒子進學堂唸書去，何必勞你轉交呢！

李 俗們明兒也拿一張紙，一枝鉛筆，向人捐錢去；捐得的錢，留下一半，拿一半給小王的媳婦寄去，說是金彼得，李永琪送她的，她一定很感激我們，我們爲孤兒寡婦服務，多麼榮耀呵！

陸 密士特李，服務並不是這個意思，服務是

不讓人家知道的，服務絕對不像你們體育家，打勝了，有金牌，銀牌，掛得滿身，以顯光榮，我們服務，完全以身獻世，不做顯頭露面的事，

金 不做顯頭露面的事，幹嗎在這裡顯頭露面呵！討厭的怪人，我讓你離開我的屋子！

陸 (至郭前) 密士特郭最有理性，最富同情心，最是慷慨的，請你樂助一點吧。

郭 樂助什麼？(仍看書)

陸 就是剛才說了半天的事，救濟小王的家人。

郭 小王的家？我倒願意給他媳婦點錢，若是她讓我在她家住幾天的話。

李 你到她家住去！一个大學生到傭人的家住去！笑話！而且她還發過誓，不再嫁的。

郭 不是那個意思，我要到她家等着小王的鬼呢，(對陸) 密士特……

陸

郭 密士特陸，我現在給你五塊錢，問問她肯讓我在她家住不？若是不肯的話，明兒你得拿回這五塊錢來，我要買一本論鬼的書

(交陸五元)

陸 這五塊錢以外，密士特郭不另給她捐一點嗎？

金 捐什麼！不捐啦！快滾吧！(郭繼續讀書)

陸 難道你們一點同情心都沒有？

李 什麼叫作同情心？這世界，那裏有同情心，哈！哈！Petkr 你唸 Physics，宇宙有同情的原子沒有呵？哈！哈！同情……讓你們聖人，戴上同情的冠冕吧！

金 同情！狗屁同情！你走不走！我用武了！

（握拳欲擊陸）

陸 唉！可憐的小王！（下）

金 這討厭的東西，真討厭！剛才我忽然想起櫃子裏面，還有一罐菠蘿蜜；但是那個討厭東西在這裏，不能就立刻吃，真氣死我了！來！俗們吃！（開罐頭）

李 我也餓了，不如叫老張買點吃的回來，老

張！老張！他上那兒啦！

金 這個混蛋！老張！老張！（張入）

張 金先生

金 我以為你給小王的鬼捉住了！

張 不是小王的鬼，是他的媳婦。

金 她找你來？

張 是的，找我來。

李 找你幹嗎？

張 找我……找我要錢。

金 找你要錢？你該小王的錢嗎？

張 不，

金 幹嗎她敢跟你要錢？

張 她……她沒有飯吃，她兒子病了。

金 你是大夫嗎？

張 不是。

金 幹嗎她兒子病，會來找你！

李（拍拍金肩）傻孩子，真糊塗！（對張）她

跟你借錢來了，是不是？

張 是的……不是，我給她的。

李 多少？

張 六塊，

李 你統統有多少錢阿？

張 六塊。

李 現在一個錢也沒有了？

張 沒有了，

李 傻瓜！

張 是的，我是傻子，我看見人家沒錢，總是要給他的。

金 你自己的錢，隨便給人家，我這兩塊錢，

可不許隨便給人了，你給我買吃的去。

張 買什麼？

金 我愛的東西，都給買來。

張 金先生愛的嗎？美人嘜的香烟，嫦娥嘜的

香糖，嬌嫩的雞蛋糕，風流的酥餅，美人

臉龐的蘋果，紅妝小嘴的櫻桃，

金 對了，對了，反正美的東西，都好，

張 是。(下)

李 這些頭腦簡單的傻子，真沒辦法！一個月

辛辛苦苦賺幾塊錢，一剎時便白送給人家俗們明兒別賞他錢了，反正他也糊裡糊塗花了完事。

(張再進)

張 郭先生，剛才是您的電話，

郭 那來的啊？

張 是……不知道那兒來的，門房聽了，讓

我告訴你，你那位女朋友……

李 哈！哈！大沙鍋的女朋友！

張 她今天要來看您！

金 來這裏嗎？

張 是的，來這裏，讓郭先生接她去。

郭 她說在那裏接她啦沒有？(站起來，忙的

打扮)

張 沒說……她說請您到常常跟她相見的地方

接她去(下)

李 常常跟她在那裏相見，大沙鍋，好大的秘密！

金 快請客！她叫什麼名字啊？好看嗎？

郭 她沒有名字，也不好看，（繼續打扮，換衣裳）

李 認識多久啦？

郭 前一個月認識的，跟她談過三兩次話。

李 談過兩三次話，她便找你來？

金 大沙鍋，你運氣真好！談過三兩次話，便找你來，我那位密士周我跟她說過兩三次話都不只了，她還沒答應我呢！

李 大沙鍋，你今兒帶她到這裏來嗎？

郭 我猜她一定想逛逛俗們的宿舍吧，

金 到這裏來？到這屋子來嗎？

郭 一定。

金 俗們屋子你看！讓一個女子進來！李

快來幫忙收拾乾淨點吧（郭打扮好，下）

李 讓俗們先吃完這罐菠羅蜜，才收拾不晚。

（吃）呵！想不到大沙鍋，也會講戀愛。

金 （吃）你猜那女的美不美？

李 美！美會喜歡大沙鍋！你看他的怪樣，有享美人的福氣嗎？

金 不錯，他自己也說她不美，（外邊敲門聲）

（不得了！她來了！）（把床上衣服，堆到被褥裏面去，又把外衣穿上，對鏡打扮）

李 （走至門旁）誰？

（外頭嬌聲說：「我是來找郭繼雄先生的，他在家嗎？」）

金 先把門關上，讓我收拾好，才讓她進來。」

李 (輕輕的把門頂上) 您是剛才來電說那位

女士嗎？請暫您時候一忽(對金)快借我一件衣裳穿！(兩人把東西都堆到櫃子裏面，或床底下；又忙的打扮，然後開門，女乃陸振華的喬裝，帽子戴的很低)

金 唉呀！真嬌，大沙鍋還說不美呢。

女 郭先生不在家嗎？

李 他不接您去啦嗎？

女 我等他半天；急了，爲便自己來，既然他接我去了，我應該回去了。

金 請不要忙，稍爲歇歇，大沙：密士特郭接您不着，一定會趕回來的。

李 (介紹)他這位是密士特郭的同房 Peter 金，他頂善于交際的，女士可以隨便跟他談，(女點頭)

張 (介紹李) 這位是密士特李。

女 密士特李

李 請問女士貴姓？

女 陳

李 密士陳跟密士特郭很是認識吧？

女 是的，不過也不很熟……

(老張買東西回來，看見陸，愕然)

張 剛好，請密士陳吃點糖吧(解包裹，老張

注目看女，又接近看，陸垂頭)

女 我所聽說，貴校上下，都是很有規矩的。

李 (瞪眼) 老張，你幹嗎啦？滾！

張 (仍呆望)。

金 (跺足) 快滾！快滾！(張望陸慢下)

李 對不住，密士陳，敝校役無禮。開罪女士了。

女 不要緊，不過我真怕人家老看着我。（垂頭）

金 那麼我們不敢正視密士陳了。（以目睨之）
女 （移步到郭的書案前，翻書俛首看）

金 這是密士特郭的書，你看他多少書呵！

李 可是大半都是借來的，這些洋書，頂少人買得起，尤其是密士特郭，受經濟壓迫的人，更買不起。

金 是，他常常還叫我借錢買書呢。

女 他真是好學不倦。

李 女士頂喜歡密士特郭這一流人物吧。

女 那也難講，不過我是很佩服他那麼用功。

金 是的，他日夜不歇的讀書，什麼都不管。

李 他這人到也有趣，傻不尸尸一的迷頭迷腦的終日跑書，學問是不错，可是不會做人。

金 他從來不去看電影，也沒到過跳球場。

李 從來未看見過他運動。密士陳，大胆問一句，您跟密士特郭的交情，到底是怎麼的啊？

女 嘻！不過是一位平常的朋友。

金 若是交情不很深，可別再深了，他的好處，就是書虫。

李 你想他出去應酬一下子，在社會活動活動，是沒法的。

金 而且他家裏那麼窮，樣子長得那麼不乾淨！

李 天下好男子多着呢，何必單挑老郭作朋友？

女 他還回不來，我走吧，也許他還在那裏攔我，我碰他去，我有一樁要緊的事情，跟他商量。

李 有什麼事情，大概我們也可以幫忙一點吧。

得是自己的事一樣，

女 不過是點小事，

女 社會正要等着這樣犧牲的精神呢，（探囊）

金 什麼大事小事，不防告訴我們，我們一定盡力幫忙。

李 捐冊不捐冊，有什麼要緊呢？反正我們爲密士陳捐就是了。

女 敝校要蓋一所遊藝室，定歸每人最少担任

女 那不成，沒有捐冊，我不被嫌疑啦嗎！

捐一百塊錢，明天就期滿了，我還沒向人

金 唉！有什麼嫌疑呢？我一看見密士陳，就

金 他窮鬼，有什麼辦法呵，倒不如我們忙幫忙幫呢。

知道你有高尚的人格了，我是誠心爲密士陳而捐的，請你別多心。

女 密士特金，真慷慨。

女 既然兩位不疑惑，那麼就寫上一張紙上頭

李 唉！慷慨的人不少呢，最少還有我。

李 何必書寫在紙上頭呢？口說了，手交了，

女 是的，我早知道貴校的大學生，都是很慷慨的，無論什麼事情，都盡力捐助的。

金 你說。你，捐多少！

金 可不是嗎！尤其是密士陳的事，我們更看

李 俗們每人捐五十，剛湊够一百。

金 我捐六十，使密士陳所捐的款，比所定的數目多，不是更榮耀嗎！

李 那麼我捐六十一。

金 我六十二。

李 六十三。

金 你欺負我趕你不上嗎？我家六十三萬也有

！我捐七十！

李 我捐七十一！

女 你們兩位，無容再爭了，我想一人捐七十

也就够了，反正我知道兩位公益的熱念，太誠懇啦；慷慨的心，太豐富了！若是人人都像兩位這麼慷慨爲公，看別人的事像自己的事一樣，我們中國就有希望了！密士特金密士特李，錢現在可以交給我嗎！

金 可以（開箱）

李 我也拿去。（下）

金 密士陳，我想我應該捐八十，我家比較上來，總比李子好，（寫票交與女）

女 密士特金，真慷慨，我很少看見一個像您那麼樂善好施的人（接票）

金 可不是嗎！爲密士陳而捐，誰能不慷慨！

（歇一會兒）密士陳，你覺得我和李了誰長？

女 兩位都是很可佩服的。

金 不過總有一個比較上來，滯佩服多一點兒吧。

女 那是自然。

金 那麼兩人之中，隨你挑，你挑誰呢？

女 （低首）你替我說。

金 我替你說？你一定喜歡……李子那人，本

來沒什麼，他就會打點球，至於我……家裏讓我隨使用錢，我天天去看電影，常常赴跳舞會，在那兒好些玩藝兒。

女（羨慕狀）多麼有意思呵！

金 密士陳也喜歡跳舞嗎？

女 喜歡。

金 明兒讓我帶你到跳舞場去，在那裏，五光十色，真是迷人耳目（跳舞及醉狀）。你若去，你愛什麼，我給你什麼。

女 密士持金真是天下第一好男子！

金 我想認識天下第一的好女子！我想密士陳就是。

女（羞狀）真的？

金 真的，從我心坎說出來的，密士陳，你現在知道，除書虫密士特郭以外，還有別的

好男兒嗎？

女 是的密士特金就是。

金 那麼你應該喜歡我一點。

女（點首）

金 你以後跟我跳舞去。（女點首）看電影。

（女點首）逛東安市場。密士陳，我心愛的密士陳，我喜歡你，（接近女，其時李已入，見狀怒甚）

李（自語）他們幹嗎啦？讓我哄他出去！（

金一驚）霞佛先生在公事房要見你。

金 好，等一忽我就去。

李 他說你的物理要補考，現在立刻去跟他說好，不然，他給你一個不及格。

金（躊躇）密士陳，一會兒再見，我就回來。（下，又回頭）有人跟你說打球洒水的

能幹，你可不要相信，（下）

李 密士陳，我想我應該捐八十塊，我名譽比

Peter 高明，所以捐錢也該比他捐得多，

女 密士特李，真是慷慨，謝謝你（伸手要錢）

李 對不住，我剛才回屋找錢，誰知道那銀包

的錢，已是不翼而飛了！這幾天宿舍內發

生遺失案很多，弄到我現在一個錢也沒有

！銀行又不開門！可否請您給我您的地址

，我明日，親身送到府上去？

女 今兒晚上，就要結束了，

李 那麼今天晚上，我跟人家借了送到府上，

您府上在那兒？

女 東城……乾麵胡同……第三號……

我想我要走了。

李 請再坐一會兒吧，你本來是要找密士特郭

的，也該等他回來，然後走，（女復坐）

密士陳，剛才 Peter 跟你說什麼了？

女 沒什麼，我真是走了。

李 他一定跟你說電影跳舞，他是一個子，

一個無主見的人，天天什麼都不管，迷迷

醉醉，在淫樂之中過活。我這人，目的便

不是那樣低。學校裡重要的事情，不遺餘

力地去幹。我天天費兩個鐘頭練球，三四

個鐘頭辦自治會會務，還要到國民政府那

裡幫忙。

女 真能幹。

李 能幹倒沒什麼，不過一個人總要立點功業

，「揚名聲，顯父母，」是一個人的天責

，我們學校要是沒有幾個像我這樣的人，

學堂名聲，恐怕誰也不知道了。

女 是的，（起立）我想我要走了。

李 請等一會兒，我有句話，要跟密士陳表白

什麼話？

李 我見密士陳，真是才貌兼善，將來不應該

屬在低能兒的手下。像我這樣人，也不願意魯莽把愛情送給庸劣的女子。密士陳，您明白我的意思嗎？

女 明白：我真要走了！（起立）

李 （把女拉住，金進來）

金 可惡！李子！你騙我到物理樓去，你便一個人在這裡和她私語，我要你立刻放了她的手她已應許我了！

李 她已作了我的知己了。

金 你人格破產！你白天搶了人家的愛人，看我回家叫幾個兵來！

李 ！可惡！不用叫兵！俗們試試誰強！

（兩人大打起來，女向門口跑，郭垂頭喪氣入）

郭 唉！倒楣！白等一氣！（碰着女）對不住，女士，（看金，李打架）爲什麼他們打起來？

女 他們……我不知道

郭 您不是他們的女友嗎？女士，俗們應該勸他們才是。李子，你是個體育家，Let's 怎能比得上！

李 他說我人格破產！他這該死的東西（打金）大沙鍋，他要搶了你的密士陳。

郭 我的密士陳，我那位密士陳呵？（女欲逃了）

李 難道，……（老張進，剛阻住女之去路）

張 是誰打架呵？（注視女）哈！哈！陸先生，您打扮起女人上來，倒很像的。

金 陸……

李 你……陸振華……（把陸帽子脫下作欲打狀）

郭 這是怎麼一回事呵……

——幕下

一九二九，五，廿四，燕湖

最後的懺悔 (續)

田泉

T校有位西國教員與我大哥二哥們都很要好，每到學校放暑假後，就往廬山避暑；自己校裏的住宅就空在那裏。不期他到廬山沒幾久，就寫封信給我大哥，說「房子空着可惜，不如你搬到裏面去住；況且一切動用之物都很齊備。」大哥便搬到那裏去了，二哥因就了牯嶺 John Duff & Co. 的事，就離開了K地。只是這時，我們姊妹們，好像是聽見說大哥有些吐血，又不敢在母親面前聲張。看見大哥的樣子，還是談笑如常，也就不敢動問。只是以後他就少與慧芳姐親近了；病勢也漸漸沉重起來。不久，母親也察覺了，便着了慌，心裡更難過。汪太太就來開導母親說：「年青人得這病

，是有的；好在還是剛得，趁早兒給他治治就是。」母親想着，也只得徒喚奈何，便打發大哥到牯嶺普仁醫院養病去了。

氣候一天比一天炎熱，太陽一天比一天酷烈。轉眼間，初夏又快過去了。一日，中午，心裡怪悶的，誓也懶得讀，跑到屋後迴廊的一張涼牀上，睡起午覺來。正睡在恍惚迷離的當兒，只覺得有兩人輕步的向我旁邊的一張牀上坐下。我便睜開矇矓兩眼一瞧，不料倒是菊隱和慧芳。各人手裏都做著活計。我就裝着熟睡了。只聽得慧芳向菊隱說：「你看他倒會享清閒福，睡得這樣甜蜜！」菊隱却悄悄的起身說道：「等我去把他鬧起來。」慧芳便把她一手扯住說：「醒沒睡足，却怪不自在的！把他拉

了起來，又埋三怨四的，討他的沒臉！」菊隱方又坐下。以後，你一句，我一句，鬼鬼祟祟的，有些聽不真切。兩人愈說愈起勁，聲音也漸漸的大了。方聽得一個說：「讀一輩子，也難得穿頭；不如開一個成衣店，自己做多少，使多少。逍遙自在，不受絲毫約束，倒也過得！」一個也表同情的答道：「不瞞你說，我早就有此心願。你看，女子管不了她讀多少書；沒身價的，就是姨太太，填房，都幹！身價高一點的，也不過嫁個男人，替他養兒育女，操持家務，太沒有意思！」說到這裏，倒叫我有些稀罕，以先只聽說些甚麼，不辨是誰說的，這才睜一睜眼，却是慧芳所發的議論。她們看見我有些微動，菊隱才打斷她的話頭說：「我們太忘形了！要等他聽見了，又是也口頭上

的笑柄！」說到這裡，我倒忍不住撲嗤的一笑。她倆冷不防駭了一跳，羞澀澀的都站了起來，口裡罵着「短壽鬼！真會裝假！」兩人便搭着肩，三步做兩步的跑了進去。我自己便在這裏細細回味，暗暗尋思：覺得慧芳這說，是有意向我說的：叫我知道，她不能是我的嫂子了；又好像是說，你大兄現已得病，我不能再嫁他了；又似乎是說，除他之外，我再不與任何人締婚了；又好像在勸我，今後不要妄想了，暗忖之餘，不禁疑團百結，若能從此醒悟，也免得以後許多風波，偏是還要往迷途裏鑽，不願回頭！

記得是六月初十的那天，吃完午飯，三姐就告訴母親說，要到一位從前女校的同學，易小姐，那裏去走走。母親便道，「沒見你長

天老日的不出門兒一步！既是同學，正應去散散去」不一會，三姐換好衣服，打着一把傘。不料，慧芳也跟了去。我本也想跟着她們去，却又不好毛遂自薦。一想，計上心來；等晚飯後，洗了澡，少不得母親要叫我去接的，當天已快是黃昏，胡亂的把飯吃了，澡洗了，出來乘涼。母親走出來說道：「姐姐們沒回麼？我說，」沒有，恐怕是路上黑漆漆的，她們膽子小，今天不回了！」母親招急道：「這樣大熱天，豈不難爲了人！這怎使得！」聽見母親的話，少不得自告奮勇說，「屋裡有現成的夜燈，不如等我打了去接她們回來。」母親就囑咐說，「去了就回，別要叫人家茶的水的，」以後的話我也沒聽清楚，只顧打燈籠就跑了，誰知我這天未見伊人，心中如有所失。易小姐離我家，

原就不遠，加之我走的又快，瞬息間，就到了。叩門而入，見她們都在堂前閒話。慧芳看見我來了，現出一種喜不自勝的樣子，問我，「吃飯沒有？」我說，「吃過了，母親看見天快黑了，不放心，打發我來接你們的。」話猶未了，只見易老先生由右邊房門口走出來笑說道：「沒見你母親還把你姐姐當作餵乳的毛丫頭！她們年輕的姊妹們相見，親熱得像甚麼似的，至少也得住幾天；來了就走，這斷斷是不行的。」當時，三姐便站起來，「易老先生，別太客氣了，坐坐就走吧；打擾了一天，下次再來！」他家媽子捧上茶來，易老先生隨我坐下，沒有應酬幾句，只聽外面拍拍的響了幾聲，先倒不以爲意，揣度是誰家放燃燭，以後拍拍之聲倒斷斷續續的響了起來，這才大家硬着脖子照

着眼睛仔細的聽，才聽出是槍聲來。隨着，又聽見門外人慌馬亂起來。於是搬涼榻的搬涼榻，關門的關門。大家着了慌，將大門緊緊的關上，怕得各各面如土色，都東藏西躲。只是我們剛來這裡，摸不着藏躲的門路；他們一家子都是慌慌張張的檢契紙的檢契紙，收手飾的收手飾，一時家慌宅亂，馬仰人翻。我們三人只得亂闖，不料闖到他們的後院去了。一望，蓬草雖深，又怕中流彈，再往西北角，一望，見有一座破敗的小屋，就都依着牆，你扯我的袖，我拉你的手的爬了進去。這時，外面的槍，更來得緊促可怕了。也顧不得是茅房，便都在糞板上，顛抖的逼在一團。這牆又臨一小巷，不時的三五個兵跑來飛去，一個問：「這家進去沒有？」那個答道：「別在這裡耽擱功夫，

料這屋裡也沒有什麼，快上大街去吧！」臨走，又辟辟拍拍的幾槍，這時慧芳和三姐已駭得昏了過去，不省人事，慧芳頭倒在我的懷裡。下面，就是深深的糞缸，也聞不出臭味來，只是那一起蒼蠅，深處夜半，有了我們三個光臨，也強如是大雞臨頭，嗡嗡嗡嗡的在耳邊亂嚷。這時，又記掛着家裡，又擔心着她們，自己倒不覺得怕。以後，槍聲漸漸的遠了，都由西南角往東北角去了，因為K地繁華街市都在那裡，看了外面，已是晨光熹微，三姐和慧芳也漸次的甦醒過來。槍聲也息了。大家起來，看看身上，已是骯髒的不堪。來到廳上，一盆水，三人洗了臉。喝口熱茶，定定心，雖見外面街道上已有行人，方開了大門，踉踉跄跄的回到家來。方知是K地兵變，大事掠劫，幸虧家裡

却好，我們便忙着洗換，下午就獨自往大街上
逛去，只是全市都上着鋪板，板上不是貼的槍
劫一空，暫行停業清帳的字條兒；就是店主槍
傷斃命，暫行停業的字樣，滿目的蕭條氣象！
只得歎觀止焉。

光陰如流水般的過去，時已快到初秋，甘
棠湖的水也不像夏時那樣的沉溢了。湖分內外
，中橫柳堤。堤東，有思賢橋，堤南，是一座
宏偉偉的古刹。裡面的暮鼓晨鐘，做了我們睡
覺與起牀的時間。每當夕陽西下，我們姊妹們
，便成群結隊的，在這裡流連。這堤曲折如長
蛇，堤上，綠樹陰濃，臨旁，一小場，場上青
草如絮，我們撒鴉飄的撒鴉飄；捉迷藏的捉迷
藏；或採菱荷；或談故事，一時月自東升，漁
舟點綴滿湖，漁夫一面板官，一面對月而歌，
其聲婉轉，千山響應，真是千古韻事，次日我

們便買舟沽酒，作一次暢心之遊。登舟後，輕
風送漿，渡過桃花港。陣陣香風，拂面而來，
真叫人如醉如癡，三姐，菊隱，坐在船頭；我
和慧芳，坐在船尾，這次，我和慧芳雖非青梅
煮酒；然藉此亦可各談哀曲，聽說她以後打算
學醫。我倒忙笑着問她：「你不是說要做裁縫
麼？」他却稍沈着臉說，與你說正徑話，也是
那樣嘻皮笑臉，給你三姐評評去！」說着，就
要站起來，我忙拉着，陪了幾個不是，方又坐
下，她就向我談起她故鄉的風月和兒時的往事
來，情切，意綿，十分動聽！我也有滿腔的話
，但不敢向她吐露。正在想得入神，三姐便在
船頭說道「廟中暮鼓早已打過了，夜靜風涼，
回去吧。」說着舟子開始搖槳，到思賢橋下，橫
了舟。乘興而來，興盡而返，真是爲我寫照，

我同一萍弟在樓上廊邊，擺了一張舖。在那裏睡。菊隱和慧芳就在裡邊的一間房內，起得又早，睡得又遲。老是把我們的臥榻佔住，做他們談心做活的地方。有一天，我們把臥榻移到晒樓上去了，以爲她倆今天總找不着。晚飯後一萍就邀我釣魚去，回來時，一萍偷偷的跑下來請說她們又找着了，慧芳擁着被在那裡裝睡；我姐姐伏在那邊的欄上，我隨問：「她們看見你沒有？」一萍忙忙的搖頭；忽又憤憤的說道：「她們偏那樣惹不得！我倒不服這個氣，今天，俗們倆也上她們房裡，鬧鬧去！」說着，就拉我上樓，慢慢的探進她們房裡，一進房，就聞見一股異香，摸到牀邊，見帳幔低垂，我倆便鑽進帳裡，撐手撐脚的睡着，一摸她們的睡衣，都在牀上，便你一件我一件的穿上

，一萍輕輕的說道：「今天她們不下來，我們也不上去，況且這裡也怪舒服的。」正睡得有味時候，慧芳走進來了，我們也不理會。她把帳子掀開，見兩個不男不女的怪物，睡在牀上，便駭得失聲的嚷了！她跑上晒樓，我們也忙把睡衣脫下，跟上晒樓，見慧芳駭得香汗淋漓，嬌聲喘喘，好久說不出話，最後，她掉頭，看見了我們，才把將才的事，告訴了菊隱。菊隱起身揪住一萍罵着：「你這捉狹鬼！玩得末沒個分兒了！」我倒見機，一溜烟的跑下樓來。唉，這樣的生活真如不繫之舟。

上學的時候到了，三姐因和K A女中的一位全工，有些芥蒂，便辭了那裡的事，立意到舊京某醫學去學醫，慧芳仍進R女校，大哥二哥也都下了廬山，各自忙着上學，所謂千變

搭長棚，沒有不散的筵席。先是三姐走了，挨着慧芳和菊隱也走了，寂寞得很，加上學校的功課和規則把自己束縛得像囚徒似的，脾氣便變得十分的壞。因為上季得了頭名，便有些不把同學放在眼裡。於是有一班人，同我反對起來，有些功課靠我幫忙的，待我口頭上，還是甜甜密密，套我暑假的生活，爲了發瀉出來，

也可以得到快感，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他們。他們便報告給反對我的人。所以，以後，課室的牆粉上，常有甚麼『腳踏兩邊船兒，』『一箭射雙鴨』一類的話。以後，又叫一萍做我的鼻子。見我倆說話，不是拍着手笑，就是咳嗽有的還當着面說，「你郎舅兩個，好親熱！」意把一萍弄惱了，以後也不敢理我。（未完）

史學年報第一期

自出版以來，已銷售數百冊，近日函購者，亦有數起。現在所存無多，望購者從速。

出版者：燕大歷史學會

代售者：燕大合作社 北平文化學社 東安市場佩文齋

價目：每冊定價大洋三角五分（本校同學買者每冊只售二角五分）

世界月刊

第二卷
第三期 目 錄

中東路與列強心理分析.....	J. M. KenwOntty 原著 鄧 持 宇 譯
英國新政局.....	陳 啟 育
戰後美國的經濟.....	E. Varga 著 成 信 譯
俄國協作運動史.....	何 孝 若
將來的婚姻或許如此.....	房 兆 禮
勞働問題底另一方面.....	夏 斧 心
行爲主義的記憶論之研究與批判.....	羅 素 原 著 詹 文 許 譯
十字軍及其在文化史上的供獻與地位.....	華 志 孫
田園詩人錢飲光.....	怒 潮
日本的女人.....	敢
日出之歌.....	傅 鐵 師 譯
來客(小說).....	君 健
英文書籍介紹.....	曹 亮
編後.....	

補白

- 1, 德國航空事業之發達
- 2, 美國的一個新營業「足球」

世界學會發行

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一百三十號

1 9 2 9 1 2

聖誕故事

清溪

——導樂——

伊甸樂園已失却，

因有人曾食禁果。

從此，

縱有原林綠遍，

奇花滿園，

寶玉如星，

流金河盈，

世界已遺缺陷，

人生已吼不全。

鋒刃刺處，

湧流替人贖罪的寶血；

荆叢所編，

成爲千古燦爛的王冠。

遠祖亞伯拉罕以信沾福，

承嗣迦南流乳之土；

大衛王因勇義見寵，

其裔出救世英雄。

1

古京，

聖殿，

壇前，

新耶路撒冷將降臨，

因有人曾在架上捨命。

祭司禱告虔誠，

撒加利亞其名。

香焚銀盞，

馨烟鼻騰，

——慕然天使顯現。

祭司肅然默站，

天使徐徐宣言：

「母驚！

我來報你好音：

主將賜你奇恩，

因你是主前的義人。

你妻以利沙伯將懷孕，

嬰孩可起名約翰。

衆將悅其生。

——彼將淡酒醇醪不飲，

——自母胎而神靈充滿；

彼將具以利亞才能，

盡忠爲以色列亡羊，

爲神國引導新民。」

撒加利亞驚問：

「何以知其然？

我與妻年俱衰殘，

向因無子受辱人間，

是耻將偕我葬塚墳。」

使者答言：

「我加伯列乃真神所遣，

奉命來報你嘉音。

你不信，
你將瘖；
迄事成，
你可証我言應驗。」

天使話畢登程，

離猶太橄欖之原，

清風蕩漾，

白雲在天，

循約但婉曲的河沿，

向蔚期的加利利湖邊，

臨利巴嫩香柏之餘嶺，

抵岡巒環抱之拿撒勒村。

天使進小廊

向處女馬利亞顯現。

聖女役事殷勤，

方織作機旁，

凝神中，

微聞美好歌聲，

自遠而近。

徐仰首，

見使者莞爾音容，

正歌詩讚頌：

「美哉！

受恩的女重！

福哉！

諸女中惟你見寵！」

聖女惶恐。

天使加勇：

「斯乃天賜恩榮，

你將生救世英雄！

彼將領導雅各家羣衆

爲以色列子民盡忠。

其業昌隆，

其國無窮。」

女雖爲大衛族約瑟所聘，

然猶閨隱阿母家門，

聞所言，

不覺羞紅。

天使安慰從容：

「你將臨以聖神，

你將覆以至者之庇蔭。

聖子將由你誕生。

你親以利沙伯雖老殘，

今已感聖靈而妊，

顯上帝是萬能。」

馬利亞聞言，

驚懼消散，

心感聖神，

啟聲歌讚：

「我乃主之僕人，

承沐聖恩，

願如所言，

福祐我身。」

時在清晨，

林鳥交喧，
紫霞綺綸，

紅日漸升。

馬利亞訪親前行。

過撒馬利亞山巒，

息雅各井泉，

穿耶利哥之棕谷，

迄猶太之棗林，

進葡萄葱翠之城。

女入撒迦利亞家門，

問以利沙伯安。

以利沙伯充於神，

向救主之母歌唱：

『宜頌哉！』

衆女中之女童！

宜頌哉！

你所妊者將蒙寵！

榮矣哉！

聖母進我家衛！

幸矣哉！

喜樂溢乎我衷！

信哉！

主所言必應！

福哉！

受恩的女童！』

聖母聞歌歡揚：

『大哉！』

聖主爲我心尊！

樂哉！

至上者之喜悅滿我心靈！

婢雖微賤，

蒙主恩眷。

今後萬宗，

皆慶予福寵。

『主有大能大力，

爲我建奇蹟。

虔敬者主賜以矜恤；

驕倨者自然萎絕。

呈威者惡積；

謙遜者受益。

飢餒者珍饈飽食；

恃富者徒然喪失。

以色列民將永被扶翼；

亞伯蘭裔將永受憐惜。』

2

約翰生，

舉家欣幸，

親近開顏。

撒加利亞破瘡頌揚，

奇事傳遍猶太諸山。

約翰長，

精力強健，

被駝衣，

束獸皮，

蝗蟲充飢，

山巖野處。

曠野傳聲：

『爲當來者備其道！』

爲當來者直其徑！

填谷壘，

卑岡陵，

屈曲使直，

崎嶇使平。

天國兮，快臨哉！

虻類兮，連悔改！

來來來！

我洗你以約但之水。

來來來！

後至者將滌你以聖神之火，

拯你出必死之災。』

3

小伯利恒，

昔者曾有牧童產生。

誰信他享千秋令名！

小伯利恒，

今夕旅嬰馬房誕降。

誰知他是萬代救星！

時適該撒傳令，

轄民皆歸府註名。

約瑟是大衛族人，

遂擄所聘，

歸伯利恒城。

進城門，

已逾黃昏，
客舍人滿，
容身祇有馬棚。
聖母分娩期近，
救主是夕降生。
布裹身，
槽中寢。
破廊人靜，
只聽牛鳴。

夜闌更深，
萬賴沉沉，
郊外嚴寒，
牧人圍坐，
看守羊羣。

語低微，
聲細碎，
牧歌歇處，
忽然天光燦爛，
照耀郊原。

牧者惶懼，
天使報佳音：
「你衆勿驚！」
此乃美事天傳，
關乎億萬生靈。
今夜於伯利恒城，
基督已降臨。
你往！
隨星光，

訪馬棚，
見槽作牀，
有嬰孩安躺。
彼乃彌賽亞，
你衆久盼望。

俄頃，
天使和天軍，
空中同歌唱，
響徹層雲：
『榮耀聖光，
歸乎至上！
福澤和平，
世人沐恩！』

仰星芒，
牧人前往，
抵馬棚，
見嬰兒睡槽中，
星光止其上。
馬利亞看護在側，
約瑟守衛其旁。
牧者肅然，
恭誠跪拜。
比出門，
將斯美事，
遐邇播揚。
三哲人，
在東方，

觀天文，
察星象；
知有英豪誕降；
啟程覓聖邦。

長夜漫漫，
沙漠茫茫，
星輝下，
駝背上，
博士尋求救世之光，
往朝萬王之王。

博士抵聖京，
直走王宮問。
希律自視軒昂，

私胸陰狠，
暗嫉有王新生，
遂密使哲人先行探訪，
言已亦將隨往，
敬禮新王。

博士達小邑之破房，
銀星止牛廊，
趨視槽中，
果有嬰兒恬躺，
面目輝煌。
哲者肅然，
崇拜端莊；
盡獻寶藏，
黃金，沒葯·乳香。

獻不盡，
靈魂的景仰！
歌不盡，
心中的頌揚。

——尾聲——

流水年節，
重逢聖夕。
歷歷，
真靈奇蹟，
讓我也來尋覓，

讓我也來禮謁。

隨星芒，

向耶路撒冷，

向伯利恒，

朝拜新王。

槽馬下，

草牀前，

讓我呈奉靈裏的信愛望，

高歌心中的感謝與頌揚。

一九二七聖誕夕於燕大

編 後

編 者

爲甚麼不再純粹一點——淘汰復淘汰；而使牠儼乎其然的在出版界占一個優越的地位？我想

。然而只是想而已。實際上，作不到。理由前期說過了，此處毋容贅。

這期在極力編縮中，（新詩都拿來補白）還是超過了六十多頁。因為在假前還要出一期的緣故，此期就居然有着不稱合訂本的充足的權利。

封面從下卷起，擬請名畫家裝飾。為求美觀起見，必要時，或用三色版。篇中並增珍貴插圖。

董文田君的中國食物進化史，下卷續登。還有這次被擠出來的好稿件，擬在下期用。

書局已交涉好幾處，代售或交換廣告。祇要在宣傳方面努力，我想不難暢銷的。

這麼厚厚地一本月刊，僅售二角五分，實在只夠印刷費。要是買來送親友，確是最便宜最雅緻的贈品。在校同學如有定購贈送親友者，折扣扣外，還可以直接郵寄所贈親友處。

「巧媳婦難煮沒米飯」能力也還很不夠的我們，用盡氣力，一樣無法維持經濟困難的月刊。切盼師友多多援助。

前期手民排誤過多，我道歉。來稿多有割愛，我又道歉。

蔣主席恩賜言論自由後三日。

出版委員會職員

主席	副主席	文書	週刊部	月刊部	年刊部	總務部	經理部
胡慶育	蒲耀瓊	關瑞梧	趙恩源	周天沂 戴南冠	陸慶 翁初白	關瑞梧 蒲耀瓊	胡慶育 于兆敏 李碧夏

燕大學生自治會出版委員會月刊部細則

- 第一條 本部定名為私立燕大學生自治會出版委員會月刊部
- 第二條 本部設正副部長各一人由出版委員會提名經全體會員選舉之
- 第三條 本部部員由正副部長聘請之協同編輯稿件
- 第四條 本刊除暑假停刊三期寒假停刊一期外每月出版一次全年共出八期但於必要時得出合刊特刊或增刊
- 第五條 本刊每期定為八十面至一百二十面特刊或合刊定為一百五十面至二百面但於必要時得增減之增刊面數臨時酌定
- 第六條 本刊文稿之徵集與修改由各股編輯員分別負責各股範圍以外之文稿由正副主任臨時特約專員編輯之
- 第七條 本刊每月十五日集稿二十日付印三十日出版但於必要時得變通之付印以前得開編聯會議討論該期之內容與形式
- 第八條 文稿校對由各股編輯員斟酌辦理之
- 第九條 投稿揭載後酌贈本刊
- 第十條 本細則有未盡事項得由本部提交出版委員會修改之

月刊部職員

部長
副部長
部員

嚴菊生	羅裕鼎	薛正	趙羅	鄭林莊	斯頌德	賈希彥	張慧筠	梁治耀	侯樹彤	翁初白	卿汝楫	馬仰曹	林培志	李滿桂	沈揚	王鎮中	方東	陸慶	戴南冠
蘇汝梅	譚超英	韓叔信	劉長林	趙澄	蒲耀瓊	楊續	張瓊霞	費致俊	孫增敏	陳作傑	連士升	胡夢玉	林啟武	狄潤君	吳其玉	王忠惠	方一志		
譚叔就	關瑞梧	謝為杰	趙泉澄	鄭濼	楊端	曾遠	麥情曾	梁誠生	陳雲章	夏雲	胡慶育	馬彩	周叔昭	李振東	田聰	王成翹			

月刊部投稿規則

- (一) 凡關於政治、社會、經濟、科學、文學以及其各方面之研究、討論、介紹、批評、創作、翻譯、各種文稿、本部一律歡迎。
- (二) 本刊體裁不拘，文白話均請分段，加新式標點，於必要時並請逐節逐段加小標題，以醒眉目。
- (三) 來稿如係翻譯，請將原文附來；如有未便，亦請將原題、原著人姓名及原著名稱、卷數、用洋文詳細開列。
- (四) 來稿務用毛筆或鋼筆寫清，紙張最好用方格紙，如用洋紙亦請每頁寫一面，插圖更新另紙繪就，以便製版。
- (五) 本部備有稿紙，凡需要者，請來函索取。
- (六) 本部對於來稿，須先聲明，以增刪，或附以按語；其不願者，須預先聲明。
- (七) 來稿揭載後，酌贈本刊一冊或數冊。
- (八) 本稿之未用者，即經發稿人索取，亦得先行寄還。
- (九) 來稿請註明真姓名及詳細住址，以便通信；至於發表時用何名號，悉聽作者之便。
- (十) 來稿祇限校內師友，但與本校有關係者，得酌登之。

現代中國文學家彙誌



(二) 郭沫若

郭沫若四川人，現年三十八歲。畢業日本帝大醫科。親友病，得識看護安娜於病院中，後因愛而成眷屬，生子女三。回國後，與郁達夫成仿吾王獨清等組織創造社於上海。十六年去廣州為中山大學文科學長。北伐軍興，任總政治部宣傳科長。武漢規復，升任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當革命軍向下游推動時，中有謀與

東南買辦階級妥協者，郭氏憤而去職，時倒蔣聲起，郭氏乃發表脫離蔣介石以後及請看今日之蔣介石二文。後任鐵軍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十七年七月國共分家，隨葉賀軍展轉至廣州，失敗後，盤居滬濱，復逃亡日本。其詳細事蹟，可參看郭著我的幼年反正前後及水平線下內之到宜興去各作品。塔，橄欖等書中亦有自述之記載。

郭氏自開始文學生活到現在，在他作品中可以看出一貫之向上的反抗的偉大精神，而這精神，即是時代表現者產生的實際背景。其思想進程，可分三階段：(一) 感覺現實不滿而反抗一切之渾沌時期。於是具有幻美的追尋，女神，瓶，星空，塔等書即此期代表作。(二) 生活壓迫渴求經濟制度顛覆期。於是有一無情生活逼到十字街頭之警語。(見塔序) 橄欖即此期代表作。(三) 階級意識覺悟期。於是鮮明的離開個人走向集體，高唱革命文學。譯品有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的結果，石灰土，屠場，新俄詩選。創作有一隻手，英雄樹，其他如我的幼年反正前後亦有鮮明色調。郭氏在現在中國文學家中為一般青年所最信仰者。其著譯達數十種。

請看世界政治舞台的縮影

中外評論

對外各種問題，有系統的論述

○ 對於國際情勢，加以科學的分析

○ 海外名人重要言論的譯載，雋

永有味的國際時事述評，熱烈懇摯的對於政治外交諸問題的通訊討論

南京中外評論社出版

本校合作社代售

燕大月刊第五卷第三期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

北平海甸燕京大學

學生自治會

出版委員會月刊部發行

廣告價目			定價		
特	等	普	每月一冊	半年四冊	全年八冊
全面三十元	四分之三而十元	全面二十元	實價大洋二角五分	實價大洋一元	實價大洋二元
半面十五元	四分之一而五元	半面十元	定購全年者附贈本刊特刊或紀念刊		
國內日本寄費在內歐美另加郵費	半年二角 全年四角				
通					
四分之三面八元					
四分之一而四元					